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1990.1

誰是天安門廣場的 真正「黑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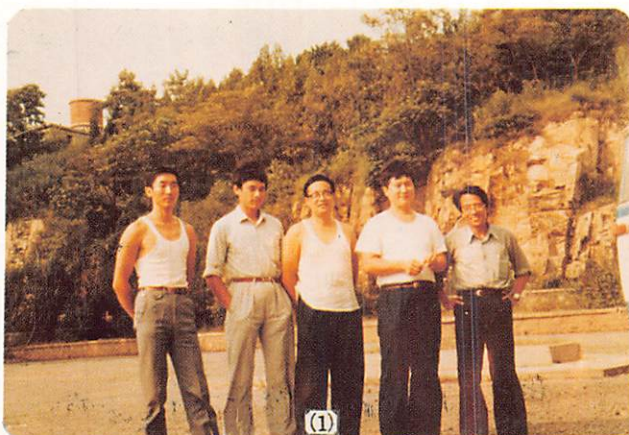
強硬派爲什麼會贏
盲眼死囚越獄計劃
民主先是瀉藥後是補藥
下一個整肅目標：國安部
中國的巴士底—秦城監獄
東歐民主大潮在拍中國岸
岳武：我是怎樣離開中國大陸的

89

天安門廣場的真正「黑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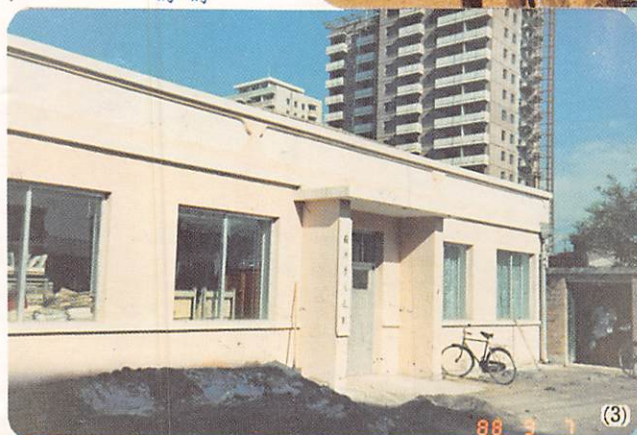


(4) 王軍濤在西北地區搞調查。
 (5) 王軍濤的家被二十四個小時監控。
 (6) 這是在民主女神像倒下的地方豎起的塑像，士兵的槍口頂着工人老大哥的胸口。



(1)

(1) 在這次被捕的五位北京之春民運人士：
 (從左至右) 閔琦、王軍濤、陳子明、李盛平、黎明。
 (2) 王軍濤！北京各界聯合會的組織者。
 (3) 王軍濤主持的「經濟學週報」社。



(3)



(2)



(5)



(4)



(6)



(7)

歷史性的一年——一九八九

路邊

每一年都有它的歷史。但歷史只會記住有數的幾年。二十世紀是多事之秋，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年份不在個別：譬如兩次世界大戰的起止年份，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那一年，「阿波羅」登月的那一年，如此等等。無論從什麼標準看，行將過去的一九八九年都稱得上是一個歷史性的一年。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一九八九年，那麼，我們應當說，一九八九年，乃是一黨專政的共產極權體系全面轉化的決定性的一年。

共產極權制度是二十世紀的新事物。是的，它是一種新生的事物。它的出現至今剛不過七十二年。儘管一直有人把它看作是古代專制政體的延續與變種，而這種觀點當然不是毫無道理，但是我們仍需把它看作是一種於本世紀才誕生的新生的事物。至少是和現今風靡世界的、起源自十七、十八世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相比，共產極權制度要更「現代」得多。從這個嚴格的標準出發，當不少中國民運人士把追求政治民主化稱作「第五個現代化」時，他們的說法其實是不準確的。從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直至今日，中國的知識份子們的一個相當普遍的毛病是崇拜「摩登」，唯「新」是從。正是出於這種急功近利的、不肯深思熟慮因而膚淺焦躁的心態，一大批自命不凡的優秀人物才會在上半世紀匆匆地、草率地拋棄了所謂「過時」了的自由民主主義，而迫不及待地擁

抱了更「先進」的、更新的共產極權主義。如今不少有識之士已經懂得，社會主義國家的所謂經濟改革，不是別的，就是從「最先進、最科學的計劃經濟」回復到經濟自由主義，從馬克思、斯大林回到亞當·斯密。同樣地，政治改革、政治民主化實際上是回到洛克，回到孟德斯鳩。歷史，在兜了一個大圈子之後，業已證明，十七、十八世紀西歐思想家創立的自由民主思想，乃是最成功的思想理論。當福山（FRANCIS FUKUYAMA）「歷史的終結」論文作者（斷言：自由民主理論「已經不需要進一步改善，而其它的思想都陷於枯竭」時，我們或許可以對其前一句略加保留，但我們不能不為其後一句深表贊同。盛極一時的馬克思主義已經被拋棄。曾經一度，青年馬克思的思想頗受青睞。然而，事態演變的過程表明，那只不過是從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回復到經典的自由民主主義的一個中轉站而已。一旦人們到達了經典的自由民主主義，他們也就告別了青年馬克思。

四十年前，一批優秀的學者聚在波士頓的劍橋，對其時方興未艾的共產極權主義開展了嚴謹的學術討論。在這次討論會上，人們對極權主義的根源、性質進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討。很多結論，至今仍不失其真知灼見。當時學者們對極權主義的演化一般抱悲觀態度，他們看不出在這樣一個高度完善的自閉系統之中，

如何會有一條從內部超越的通道。但是在鐵幕之內的人們，却從來沒有放棄從內部改變極權社會的英勇努力。直到去年，這種努力的成效依然被衆多的人們懷疑。然而，不是奇蹟的奇蹟出現了。一九八九年，僅僅一年，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驚人的、戲劇性的、本質性的變化。隧道打通了！它並不像乍一看去的沒有盡頭。在此之前，人們總是抱怨這條隧道太長太長；一旦打通，人們才發現它其實很短很短。這條隧道真的是很短，不過數十年而已。假如我們還記得，歷史上多少黑暗的統治動輒存在二、三百年時，我們不能不慨嘆於共產極權制度的短暫。實際上，我們以為它太漫長的這種感覺本身就暗示了它的太短暫——難道不是我們自己，在昨天、前天還在為這個制度喝采和效忠嗎？我們自己的急劇變化難道不表明了這個社會本身的急劇變化嗎？

不錯，蘇聯與歐洲形勢令人鼓舞，但猶不可一片樂觀；而中國大陸的現狀無疑還使人們心情異常沉重。可是，無論如何，我們已經感受到了頂上的光明。我們知道，在黑暗與光明之間僅有着最後的一層薄土。八九民運功虧一簣，令人痛惜不已。然而，這種失敗本身包含着成功。我們可以說，應該說，必須說，八九民運已經從意識上、盡管還不是從存在上，從邏輯上、盡管還不是從事實上，宣告了極權統治在中國的破產。和馬克思所說的相反，不是人們的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而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從邏輯過渡到事實，一般並不需要太長的時間。

二十世紀即將邁入它最後的十年，明天是屬於我們的。

別了，難忘的一九八九。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

第一份中國海外民運刊物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1990年1月號80期

1989.12.15. 出版

1982.11.17. 創刊

P.O.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NY 11370-9998
Tel: (718) 429-6777 (718) 507-4739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ew York.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Copyright ©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大陸沉浮

東歐風雲

經濟論談

民主牆

人物

紫禁城

參考消息

封面故事

觀察家

62	60	58	52	47	44	40	37	33	31	29	27	21	16	14	10	7	6	3	
北京怪現狀隨記	沙甸村屠殺記實	大陸人的納粹意識	盲眼死囚越獄行動	好兵帥克又造反了	從雅爾塔到馬耳他	兩大陣營在柏林接吻	東西方邊界將退到中國	東歐和中國民主運動的比較	——週末沙龍討論記錄	東歐民主大潮在拍中國岸	——胡平答記者問	復辟·穩定·低增長	——當前中國大陸經濟走向分析	民主先是瀉藥才是補藥	我是怎樣逃出中國大陸的	中國的巴士底——秦城監獄	來自大陸的報告(之一)	紅色恐怖下的北京(續上期)	下一個整肅的目標: 國安部
林馬石	馬萍	石磊	吳明	楊漫克	蔡咏梅	本刊記者	王魯	丁楚	岳武	未名	昆江李	江河海	李遠	程玉	少君	李遠	路邊	中國民聯總部	

救呼電台廣播聲之「四六」

全美學自聯呼籲各校中國學生組織及各界人士大力資助、支持學自聯職能機構——六·四之聲廣播電台。

目前，六·四之聲廣播電台每天於北京時間下午 8:00 — 9:00 向大陸播音，中國 90% 地區可清晰聽到。

來稿、捐款請寄： 101E 51ST P.O. BOX 15-7939
CHICAGO IL 60615

支 票 抬 頭： CHINA CRISIS
聯 繫 電 話： (312)624-2806、(312)288-6320
傳 真 號 碼： (312)288-6840



時事評論 特訊 港台焦點 譯文精選 資料庫 留學生 爭鳴 讀史偶拾 讀作篇 大事記

封底 封面 封二 封三

95	92	87	85	83	80 76	72	71 69	67 66 65	46 64 63
陳子明和王軍濤 天安門廣場的真正「黑手」 紅色恐怖下的北京 中國民聯聯絡站一覽	海內外民主運動大事記	得人心者得天下	獄長囚徒各居其位億位個位不容混淆 ——兼與丁楚先生商榷	我們對布什總統感到遺憾 ——訪全美學自聯韓聯潮、賈浩	中共中央關於大清查的文件 一九八九年美國國會關於中國民運的提案「覽	強硬派為什麼會贏	香港民主運動正退回本土 保釣乎？愛國乎？獨立乎？	方勵之獲第六屆肯尼迪人權獎 瓦文薩：向人權鬥士方勵之致敬 方勵之：我們不是孤立的（錄音發言）	我表揚鄧小平 面臨調整的美國對華政策 一九八九年世界最壞和最好的領袖 ——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
主編：丁楚 主筆：胡平 主編：楊漫克 主筆：劉義	薛偉	李思叢	陳雪	帥泰	本刊記者	馳遼譯	易人 劉添財	馬怡陽	房志遠 畔之 吳峰

中國民聯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委員們：

最近，東歐的政局發生了很大很大的變化。你們想必也和我們一樣，對之十分關注；只不過大家的心情感受不盡相同罷了。四面楚歌，你們能不感到孤獨？內外交困，諸位今後如何是好？

也許，你們之中的少數頑固份子，正在天天祈禱上蒼，指望着有一天東歐形勢大逆轉。可是從現在的情況看來，這種指望恐怕是會落空的。應該說，正是你們，為東歐的共產黨人們樹立了榜樣、一個反面的榜樣。畢竟，這個世界上沒有多少人願意作千古罪人，願意把自己放在隨時可能噴發的火山口上。採取「你活我也活」的態度到底是一種更明智的選擇。

根據以往的經驗，我們推測，你們之中的頑固份子，在面臨着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內外夾攻之下，多半會一意孤行、甚至變本加厲的。這對於你們之中多數肯識時務者無疑是一個凶兆：當年毛澤東為了防止中國變修，使得多少黨內同僚蒙災受難，相信你們記得比我們更清楚。當然，這批頑固份子們深知清洗必需「分期分批」的進行，故而在眼下，他們對已被清洗者還會刀下留人，而對將被清洗者仍要笑臉相納的。但整人機器既已隆隆開動，一切不肯助紂為虐者的被清洗，便只是個時間先後的問題。今天中國的形勢，實際上十分簡單：那一小伙屠夫集團已經陷入了自絕於人民，自絕於歷史的不復之地，他們不得不靠着不間斷的清洗與恐怖來維護自己。這就迫使着每一個不甘心做犧牲品或殉葬品的人們團結起來和他們作堅決的鬭爭。

可能，你們之中的某些人還懷有這樣的幻想：以為在一只手鎮壓民主的同時，另一只手不妨抽出來「為人民切切實實做幾件好事」；或許能化解危機，把一個搖搖欲墜的專制統治再連續下去。然而半年過去了，你們做的「好事」又在哪裡？那些飲鴆止渴式的種種補救措施，真是不提也罷，它們的唯一功能不過是埋下了更大的危機。說來也難怪，為了壓下人民的普遍不滿和強烈的民主要求，這就已經耗盡了你們的全部氣力而猶嫌不足，哪裡還騰得出精力做什麼「好事」呢？東歐的共產黨們在解決人們最基本的物質需求方面歷來比你們幹得像樣些，尚且阻止不住民衆追求自由民主的天然願望，何況你們已經把國計民生搞得一塌糊塗。時至今日，假如你們肯讀歷史書的話，想來會對清末統治者的困境很表同情了，因為他們就正是妄圖在維繫專制王朝的前提下搞什麼「深化改革」的。八、九十年前遭到失敗的事，八、九十年後更沒有希望成功。

還是回到東歐的政局上來吧。如前所說，你們為東歐共產黨樹立了一個反面的榜樣，相應地，東歐共產黨又給你們樹立了一個正面的榜樣。頑固派嚇唬人說：「後退大家就會上斷頭台」，其實，不後退的結果才會是上斷頭台。毛澤東當年不是也嚇唬人說不反修防修就會千百萬人頭落地麼？事實證明恰好是所謂的反修防修倒使千百萬人頭落了地。還是俗話說得好：後退一步自然寬。今天的中國有十一億人口，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年輕人；而今的世界被叫作「地球村」，現代化的通訊媒介早已把五大洲聯為一體。在這樣的情況下，指望着讓一個人心喪盡的專制統治五十年、一百年地維持下去，實在是痴人妄語。

最後，我們願向你們提出一個小小的建議：值此蘇聯東歐發生歷史性變化之際，作為「社會主義大家庭」中之一員，你們何不派出幾個高級點的代表團分別去那裡考察考察呢？這難道不比呆在紫禁城裡悻悻然地自我解嘲好得多嗎？這事一定要趕快做，因為你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慈禧在戊戌事變後第七年才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繼而下詔書準備立憲，結果就因為動得太遲而讓人民起來革了命。東歐的經驗證明，共產黨若能為時不太晚地放棄一黨專政，它們在新的民主政治格局中尚可保有一席之地，這對於你們、對於我們大家都是有好處的。一黨專政橫豎要終結的，這個歷史的大趨勢，連瞎子都不會看不見。如今的問題是：讓它善終呢，還是讓它惡終？在這一點上，也僅僅是在這一點上，你們還有着部份的選擇權。望諸位三思。

此致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總部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於紐約

誰是天安門廣場的真正「黑手」

李遠

震撼世界的中國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已過去了半年時間，全世界熱愛正義的人士，全中國嚮往自由的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那持續達八個星期之久的日日夜夜，也永遠不會忘記那些為爭取民主自由而英勇獻身的勇士們。

當全世界的目光隨着 CNN、ABC 的攝像機從校園追到廣場，從疲乏的倦容追到六四之夜那血腥的場面外，人們認識了柴玲、封從德，看到了王丹、吾爾開希，也知道了嚴家其、萬潤南、劉曉波、侯德健。他們都是英雄，爲了中國的未來，爲追求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他們獻身了，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你們可曾知道，中共從一開始就瘋狂叫嚷的：「天安門廣場的黑手」在哪兒？誰是這次學潮的設計者？

據北京中央文件分析：此次學潮主要是由一些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搞政治陰謀，同國外敵對勢力勾結的人組織籌劃的。

於是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指出這次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是在一些三朝元老（七六年天安門廣場事件、七九年西單民主牆和這次八九民運的參與者）的籌劃下，與趙紫陽手下的體改所、發展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合作配合，勾結美國中央情報局，企圖顛覆共產黨。他還猖狂

地叫囂，只要我抓到三個人中的任何一個，天安門廣場真相就會暴露出來，那些已抓的或在逃的學生，只不過是受人指使而已。所以，當六月十三日公安部發出通緝二十一名高自聯領袖時，同時以密電通緝另外七人，而且要求務必盡快捉拿歸案。這七人中，首當其衝的就是李錫銘所提的三個人：陳一咨、王軍濤、陳子明。

陳一咨大家早已熟知，關於他已不用再介紹。王軍濤、陳子明何許人也？海外報刊顯然在學潮期間多次做過報導，但却經常把他們兩劃進社會科學院。而實際上他們兩個人根本不是任何官辦機構的在編人員，他們就是被共產黨監控了十幾年的三朝元老，在這次天安門民運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經歷過七六年四五運動洗禮的人也許還記得王軍濤那張紅林林的娃娃臉，一付憨厚樸實的樣子，但他却勇敢地向傳統社會挑戰，十七歲的他成爲因天安門廣場事件入獄最年輕的犯人。四五事件平反後，王被選入中共團中央後補委員，成爲那個時代的英雄人物，繼而七八年又考入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成爲系團總支書記。一個共產黨爲其鋪好的前程在等着他。然而叛逆的性格沒有使他沉浸在得意中，他勇敢地向共產黨挑戰，第一個站出來否定毛澤東



王軍濤

，指出毛不過是一個農民而已，並和陳子明等有爲青年一道創辦了後來成爲西單民主牆運動旗幟的「北京之春」，撰寫了大量抨擊社會制度的文章，並積極參與了八〇年北京大學學生民主選舉活動，和胡平一樣成爲那時大學生心中的偶像，他因而被團中央除名，失去了系團總支書記的職務，畢業被分到山溝裡的原子能研究院，與沸騰的城市和有着活躍思想的青年

人分隔開。但是他沒有屈服，毅然離職，開始了職業從事民主革命的生涯。

一九八三年底，王軍濤南下湖北、四川、福建、廣東幾省，長途跋涉，在大學、工廠、民間團體四處講演，披露時弊，宣揚民主制度的優越性，並參加了八四年初在廣州舉行的全國第二次青年理論工作者研討會。

從一九八四年初到一九八七年之間，王軍濤在武漢與華中師範大學的一些青年教師，創辦了聞名三鎮的「江漢補校」，開始以學校為基地，建立民主革命的「黃埔」，培養有民主自由思想的生力軍。王的舉動，像一顆欲爆的炸彈，嚇壞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連以改革著稱的趙紫陽都親自關照「驅王離鄂」。從此，王軍濤又開始了浪跡天涯的生活。直到一九八七年底，陳子明在北京建起自己的基地：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王軍濤才又回到北京，開始埋頭撰寫「公民論」一書，並主持轟動國內外的「中國公民政治心理調查」的課題。一九八八年之間，出任被該所購買的「經濟學週報」副主編一職，以該報為陣地編製大量社論和評論，為八九民運製造了大量輿論準備。

凡見過王軍濤的人，無不為他誠實、質樸和聰敏所吸引，他身具領袖的氣質，有強烈的感召力，也能在萬人之前滔滔不絕，口若懸河，也能在喧嘩的火車站裡酣然入睡，情態動人。按理說，他不應該有今天這樣的行為，也不該有今天這種結局，他是共產黨寄予希望的一代，有一個在大陸引以為自豪的父親。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副教務長的父親，帶給兒子的是將軍後代的光環，舒適的住房和上層社會的社交圈。但是他沒有在這條路走下去，而是叛逆了這個家庭所給予他的背景，他所爭

取的是自由和民主制度。記得筆者去年底離開大陸時，王軍濤到機場送行，相處十年一旦分離，我們都有些戀戀不捨。他緊緊握着我的手說：「你走吧，每個人都在不同的軌道上運動，而我也已經定型了，中國一天沒有自由，我就不會安定，事業成功需要一批犧牲者，我肯定是其中的一員，上帝讓我生出來就是幹這件事的。」現在回想起來，心中不禁一陣酸楚。

最後與我擁別的是陳子明，他仍然是那麼冷靜、成熟的目光給人以安寧和信心。世界上有些人，天生就有一種組織能力，能運籌帷幄，按着自己所設計的藍圖一步步實現。這種人是一種天才，而陳子明就屬於這種人。在北京化工學院上學時就參與了「北京之春」編輯組織的陳子明，也是天安門四五運動的參加者，沒有人會想到他畢業後會考入科技大學生物系，更沒有人會想到他毅然退學進入社科院去探討他真正喜愛的社會科學——政治學。早在「北京之春」時代，他就預見到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下搞改革，注定會以失敗告終。可惜當時他能量太小，沒有人會聽他的。圍繞在改革派周圍的是一些少壯派卜體改所、發展組和國務院研究中心那些人。陳子明不願進去，也不可能進去這個圈子，他要建立自己的體系，建立自己的世界。從八五年開始，他與李盛平一起建立了「北方書刊發行社」，首先在經濟上有了立足，繼而建立了「中國行政學研究所」，發行「中國行政研究」，並成立了「北京青年政治學研究會」等團體，開始了沒有任何官方色彩，沒拿官方一分錢的純學術研討活動，把觸角巧妙地保護起來，等待羽毛的豐滿。緊接着，又創辦了「中國行政函授大學」和「北京財貿金融學院」兩個公開化的大學，開始培養自己的人才，最興旺時，學員曾達二十萬人

之衆，在中國大地聞名四海。有了這個基礎之後，陳子明開始實施他最初的設想——建立一套對中國前途未來的研究體系，培養一批精英人才。於是「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白底黑字的三米多長的大牌子掛在了京昌公路旁的一個大院的門上。在北京的理論圈子裡，幾乎無人不曉這個非官辦的研究所，人才濟濟，八八年在中國政治經濟舞台上，這個所成爲唯一可以與體改所、發展所匹敵的民間力量，一個接一個地辦討論會，一篇篇課題報告奠定了它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嚇壞了一些保守勢力，有關單位曾幾次打報告要查封該所，但終因種種原因沒有得逞，這個所的建立，給王軍濤這樣的職業革命者提供了根據地，給衆多的理論工作者提供了機會，給官辦的研究單位提供了壓力，特別是八八年三月份，該所以三十萬元代價收購原屬經團聯的機關報「經濟學週報」後，該所一躍成爲中國理論界嚮往的搖籃，使該所擁有未曾有過的鼎盛時期。這一年，出版了「中國政治學年」、「政黨學導論」、「現代政治學導論」、「現代政治發展譯叢」、「政治人」、「官僚機構與政治危機」、「政治腐化研究」等幾十本探討政治制度和科學的書籍，同時還發行了「政治與行政研究」雙周刊，召開了「知識份子問題學術討論會」、「中國經濟週期波動問題研討會」、「政治學新學科建設學術討論會」等十幾個大型學術研討會，並建立了一支有三萬人隊伍，遍佈全國的信息網絡系統，與經濟日報組建了「中國民意調查中心」，和勞動人口部合辦了北京人才評估與考試中心。開展了「政黨制度研究」、「政治腐敗研究」、「國民外交心理調查」和「中國公民政治心理調查」等幾十個課題的研究。直到八九民運開始，該所已有正式人員近百

人，客座研究人員兩百多人，成爲在共產黨獨裁專制統治下出頭的一個奇蹟。

從八八年底開始，王軍濤、陳子明等就開始預料到八九年的五四左右，在中國大地將掀起一次民主運動的高潮。因爲從多年對中國政治經濟的研究分析中，他們清楚地看到十年改革潛伏着巨大的危機，體制問題已成爲不可避免與反獨裁的衝突，改革與反改革派的鬭爭已上升到獨裁與反獨裁的高度。改革的前景建立在是否削弱共產黨領導的基礎上，民主運動的導火索一觸即燃。因而，從去年十月在西直門國務院「二招」召開「十年改革回顧與展望討論會」開始，王軍濤和陳子明就開始準備迎接八九年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日到來。八九年初到五月份，該所曾參與組織了各種研討會，講演達二十幾次，對首都大學生的指導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學運開始後，學生們毫無經驗和策略，風餐露宿，缺吃少穿。所務委員會決定：時代賦予我們這偉大的責任，我們必須與學生共存亡。

第一筆，也是最需要最可貴的經費送到了罷課的學生手中，在混亂的學生組織中，有一個強有力的班子指導着他們如何保護自己，保護已取得的一切，中國學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令人矚目的良好秩序，從四月到五月的學潮，天安門廣場靜坐、遊行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全世界看到了中國人民民主自由的呼聲，使保守派無從下手。但是，在學生們手拉手高舉着標語行進，夜晚在吉他的伴奏聲中高唱戰歌時，是誰爲他們書寫了一張又一張令人激動的標語，是誰爲他們起草着一份又一份嚴正聲明，又是誰默默地做着大量的鮮爲人知的幕後工作，將天安門廣場所發生的一切告訴全世界，引起三十億人的關注。是他們，王軍濤、陳子明他

們幾十個、幾百個有良知的青年，爲了實現中國民主自由的明天，他們甘當着無名英雄。但這一切，中國的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共產黨中央全知道，他們在二十四小時監控中，在隨時會被捕的危險中，不顧一切地奮鬥着，他們早已被監控十年了，存在公安部有關他們的檔案恐怕要有幾米高了，這一切他們都知道，甚至他們面對着衝着他們來的攝像機而泰然處之，依然幫助學生領袖組織記者招待會，起草一份份嚴正聲明，討論下一步的策略。從學潮開始，兩人就未曾回過家，他們在廣場周圍建立了一個又一個陣地，從薊門飯店到東方賓館，安置着一個又一個疲乏的學運領袖：王丹、吾爾開希……。

在公安部所發的秘密通緝令上，王軍濤與陳子明是最重要的要犯，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們兩被描繪成這次天安門廣場的黑手。黨內反動勢力是鮑彤、陳一咨；國外反動勢力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台灣國民黨；國內反動勢力就是以陳子明、王軍濤爲首的一伙三朝反黨元老。李錫銘甚至揚言：陳一咨、王軍濤、陳子明三個人只要抓到一個，天安門廣場事件真相就會大白於天下。所以欲置這三人於死地而後快。六四大屠殺後，陳一咨幸運地來到自由世界。而王軍濤則懷着一顆沉重的責任心，帶着同甘共苦的弟兄們開始了流亡生活，陳子明也在朋友們的勸告下，携着自己患難與共、懷孕七個月的妻子王之虹遠避他鄉。

雖然國內外的同學、朋友盡了最大的努力設法營救這兩位在民運起了重大作用的英雄，終因各種各樣的困難沒能成功，近日忽聞兩人同時被捕，一時目瞪口呆，無法相信這是事實，十年來的滄海與共，歷歷在目，我們共同爲之奮鬥的未來已不再遠，而他們却身陷囹圄。

請您訂閱 中國之春 月刊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地址：英文 _____
_____ 中文 _____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總 _____ 期）開始。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北美地區：P.O. 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歐洲地區：PARISER ST 52 5300 BONN W. GERMANY
港澳及世界其它地區：香港 九龍 廣東道 501號 二樓 4室

訂費（每年）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港、澳地區）
機關：60 美元 200 港幣
普通訂戶：28 美元 96 港幣
學生訂戶：24 美元 84 港幣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資：航空
加拿大 US\$15
中美洲 US\$25
歐洲、南美洲 US\$35
亞洲、澳洲 US\$45

共產黨鼻子下面的「獨立王國」

少君

在中國大陸，對於民辦和官辦的區分是很難下一個定義的，這幾年像四通公司、京海計算機公司這些所謂的民辦企業，實際上並不能說是真正的民間企業，因為他們都有一個上級單位，即掛靠單位。在大陸常規上來說，沒有掛靠上級單位，根本不可能拿到營業執照，所以據筆者所知，像四通公司隸屬四季青鄉，京海隸屬計算機所。所有的研究機構也是如此，前一段湧現出來的中信研究所、首鋼發展研究所、華夏研究所、康華研究所等等，實際上均為半官辦機構，至於體改所、發展所、經濟所等等，更是徹頭徹尾的御用機構。但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嚴密控制下的社會制度中，有一批人經過多年的探索和研究所，竟在共產黨鐵桶般的封鎖下，奇跡地創建了沒有任何掛靠單位，純民間的研究機構，也是國內創辦最早，規模最大的民辦實體——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

該所的籌建醞釀於一九八五年底，一批從七六年四五運動中組織的青年人，在經歷了西單民主牆和北京高校競選等幾次政治事件後，深深感到深化自己、補充自己的重要性，同時一致認為應該有一個培訓、開放、拓展事業的陣地。於是經過多方奔波，一九八六年八月終於在北京軍事博物館對面的羊坊店大街內的一座小灰樓裡掛出了牌子：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當時這座小樓是二龍路肛腸醫院的病房，地下室和三樓用於出租，所以當時的環境之差是可以想像的。第一次所務會議就是在充滿福爾馬林味的地下室一間潮濕的小屋內召開的。這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議，就在這一天，在社會上徬徨十年的一群對國家前途充滿憂慮的年輕人，決定丟掉目前的鐵飯碗，投身於這前程莫測的偉大事業中，為實現中國的民主貢獻自己僅有的能量。在煙霧繚繞中，籌辦組長，原社科院哲學所助理研究員陳子明，用低沉的語調說：「今天，我們這些人就準備為此而犧牲了，雖然大家還有各種各樣的理由，對我們的前途有所懷疑，但中國的政局和形勢，要求我們必須有一批人去開拓者，所以我正式宣佈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暫名）現在成立了。」

在場的人都十分激動，由於大多數人都是歷經磨難，並沒有產生激動的場面，只是十分默契地互看了一下。他們是：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百科知識」雜誌編輯李盛平、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戰綫」雜誌編輯閔琦、中央黨校研究生郭夏、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楊百揆、經濟日報記者錢建軍、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人員陳兆綱、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編輯王志剛、民政部管理幹部學院講師黎明、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張倫、北京經濟學院研究生侯曉天等。

現在重新看到這個名單，大多數人現在已身陷囹圄。其實在當時，他們曾多次談到會有這麼一天，因為他們之中有些人已經有過牢獄生活的經歷。他們面對社會的責任無所畏懼。

在羊坊店期間，該所以突然崛起的新形象，震動北京青年理論界，接連召開了「知識份子問題討論會」、「國外政治和行政學研討會」、「軍事政治學研討會」等大量專題討論會。籌組了「中國青年政治研究會（籌）」，創辦了「政治與行政研究」雜誌，制訂了一系列出書計劃。隨着時機和力量的成熟，按照所務委員會的工作計劃，於一九八七年八月，在北京海澱區雙泉堡一座漂亮的五層大樓前，正式宣佈「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成立。這時的該所已不同從前，經過一年多的探索和積累經驗，已擁有專職工作人員四十九人，特約研究人員近二百人，擁有辦公室、資料室、計算機房六十餘間。設有社會學部、經濟學部、政治學部、心理學部等學術研究部門，並設有辦公室、科研處、計算機室、編輯部、公開部等科研輔助部門。

該所從成立到八九年初，共開展了近四十項學術課題的研究，舉辦了十四次學術討論會；編輯出版了社科著譯作百餘種，在中國理論界奠定了它的基礎，贏得了一致好評。並和體改所、發展所等官辦研究機構開始了橫向交流和協作。並聘請了原教育部副部長、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秘書長李正文任名譽所長、中國人民大學第一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位評定委員會主任謝韜為顧問，選禮聘工人出版社副總編何家棟、經濟日報副主編丁望、中國科學院心理學所所長徐聯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主任袁方、北大法律系教授龔祥瑞等為特約研究員。並收購接管了經團聯機關報「經濟學週報」，由四五運動英雄，「北京之春」副總編王軍濤出任副總編，主持全報工作。與此同時，還開始了對延安地區、兗州煤礦等區域進行諮詢，擴大影響。第一次在全國範圍招聘信息員三萬餘人，建立了一支信息隊伍。八八年還與「經濟日報」聯合建立了「民意調查中心」，與北京人才交流中心創辦了「北京人才評價考試中心」。完善了「中國行政函授大學」和「北京財貿金融學院」的教學計劃，使八八年在校學生達二十餘萬人。建立了自己的「黃埔」。

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崛起，立刻引起了中共上層的恐慌，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該所曾四次被告到中央書記處，兩次上內參「情況反映」。中共從公安部到教委層層加壓，企圖扼殺這個「第三力量」。

在這次八九民運前夕，該所主要領導：陳子明、王軍濤、謝小慶等，敏銳地意識到一場民主革命即將開始，從八八年底就開始了研究和探討，從二月到五月裡，該所為使「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之日喚醒民衆，連續召開了十幾次研討會，並參予「七所一會」所決定的任何活動。從四月學潮一開始，他們就生活在公安部、國家安全部二十四小時監控之中，但他們沒有退却，而是勇敢地衝到最前綫，將全部的財力、物力、人力投入到這場爭自由、要民主的浪潮中去。凡是從天安門廣場活着逃出來的民運人士，都不會忘記陳子明、王軍濤、王之虹、畢宜民、鄭棟，這些日日夜夜在廣場，在臨時指揮中心與他們一起戰鬥的勇士。是誰將天安門廣場的真實情況第一個通知國外？是誰發起了首都知識份子自治聯合會？是誰組織了

中國新聞界的第一次大遊行？又是誰將一批批物資源源不斷地提供給天安門廣場飢餓的學生？是他們。

這一切，海外的人一無所知，而中共當局則一清二楚，他們把王軍濤、陳子明列為最重的通緝犯而密電全國，李鵬曾惡狠狠地叫囂：「天安門廣場事件我只要三個人——陳一咨、王軍濤、陳子明」。

在震驚世界的這場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主運動中，有人站在了台前，得到了世界的承認，從死裡逃生，面對他們的是歡呼和鮮花。而真正起作用的人却一直戰鬥在他們後面，等待他們的是逃亡和死神，好在這個世界是公正的，歷史是公正的，我們有責任也有必要將他們——陳子明、王軍濤、王之虹等對中國民運的貢獻公諸于世，呼籲中共放下屠刀，手下留人，為自己，為子孫，留下一條生路。

現在，該所已遭到徹底查封，大部人員均遭拘捕、隔離審查和傳喚。研究所主要領導人陳子明、王軍濤、王之虹、鄭棟等二十餘人，在逃亡海外途中，由於叛徒出賣，日前被捕。為了使讀者全面了解：「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歷史和概況，使各國的中國問題學者有所考證，下面將部份列舉該所近年所從事的一些學術活動，供歷史學家參考：

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宗旨是：倡導知識份子的良知、客觀、公正性和歷史感，維護學術的尊嚴和信譽。

課題：1、人民代表的政治認知和政治態度調查。

該所在八八年四月人大會議召開前夕，通過抽樣，對一一七二名全國人大代表發出了問卷，回收率為百分之七十。研究涉及人民代表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國家財政、經濟政策等

的政治意見和態度，並對代表們自身的政治認知和議政能力進行了調查。該研究成果已在六月十月的「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北京日報」、「香港「文匯報」等報刊發表。

課題：2、當代大學生狀況研究。為迎接「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到來，從八八年中旬開始對北京、上海、哈爾濱等十個城市的一千名大學生進行了問卷調查和座談。在調查基礎上撰寫了十篇研究報告：

「大學生對畢業分配制度改革的评价」

「大學生的擇業意向」

「大學生的自我評價」

「大學生的倫理道德觀」

「大學生的戀愛觀」

「大學生的自我評價」

「大學生對學潮的反思」

「大學生對中西文化衝突的評價」

「大學生對改革的心理承受力」

該調查綜述和研究報告分別刊載於「人民日報」、「中國教育報」、「中國文化報」、「大學生」雜誌等。

課題：3、社會世俗化研究。

本研究開始於一九八八年五月，停止於八九年四月，

第一階段研究報告分別在「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週報」刊登，題目為：

「中國功利主義文化的興起和社會變遷」

「文化與制度的整合危機」

「功利主義文化和中國傳統傳統文化的衝突」

「中國功利主義文化的起源及其歷史進程」

程」

第二階段中止於八九學潮之中。

課題：4、改革中的幹部心理研究。

本項研究於一九八七年三月至五月進行，一九〇〇個調查樣本遍及全國二十九個省市區，研究結果表明大陸各級幹部的心態已由重意識形態轉為重生產力標準，由傳統思想轉為改革情緒。報告見「世界經濟導報」。

課題：5、黨政分開研究。

本項研究側重了解各級黨政幹部對黨政分開的背景、現狀、前景、具體作法和社會效果的心理反應，問卷結果極有意義，但研究報告被有關部門扣壓。

課題：6、當代中國青年社會心理研究。

本項研究是由所長陳子明親自主持的大規模調查研究，對近五年的中國青年社會心理的演變情況，進行了細致分析、探求並掌握其中的規律，對八九民運和學潮的發生進行準確預報，是一份極有價值的科研成果。

課題：7、公務員制度改革研究。

本項研究通過題卷、座談和討論會方式，對於中國實行公務員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面臨的問題、障礙和後果，進行了綜合調查，對二〇〇〇份有效問卷進行了計算機統計處理，報告未及問世。

課題：8、多種分配方式的社會贊許度研究。

本項研究了解了國內各階層對多種分配方式的範圍、比例、限度的社會贊許度和容忍度。研究報告進行了認真詳細地分析和預測。

課題：9、政治腐敗研究。

該項研究成果曾被共產黨中央定為反動行為。本項研究了解和探討了共產黨體制下，在現代化進程中所伴隨的政府腐化的表現形式、波及範圍、社會功能、防止措施和效果等，其

結論使一些人很不高興。

課題：10、國民外交心理研究。

本項研究旨在了解國民對於外交問題的敏感性和關切程度，以及對於國內外問題相互關係的認識，對於各種中外問題、全球問題的態度。並進行了初步分析定性。

課題：11、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研究。

本項研究的報告認為，我國從建國至一九八六年國民經濟出現了十次波動，平均周期為三·六年，高於世界上發達國家經濟周期的頻率，表現了在超越體制下經濟發展階段的不穩態勢。該研究在國內外經濟學界產生很大反響。「人民日報」、「學術界動態」、「技術經濟與數量經濟」等報刊分別專文介紹或登載。

課題：12、國外三大科研計劃的比較研究

該研究對美國、西歐、日本的三大科學計劃的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性質與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了深入考察和比較。研究成果分別以「關於美國「星球大戰」計劃的再思考」、「尤里卡」計劃：歐洲聯合發展的基礎」、「日本「人才建設新領域研究計劃」初析」為題，發表在「科技日報」、「未來與發展」等報刊上。

課題：13、中國土地制度研究。

該研究考察了中國土地制度的沿革，指出現行土地制度導致兩種所有制之間、城市內部各用地單位之間、市民之間用地利益發生傾斜，造成農業用地日趨短缺、水土流失。提出改革土地征用為土地購買，城鄉共同實行土地批租制度、改農村土地公有制為共有制等政策建議。

課題：14、消費經濟研究。

對中國大陸消費體制進行了認真研討，在調查分析的基礎上，出版了研究成果——「消費

叢書」：

「論我國消費體制改革」

「我國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分析」

「消費經濟的運行」

「消費心理與行為」

課題：15、中國公民政治心理研究。

本課題為國內外影響極大，有幾十家外國通訊社和報刊予以報導，對中國政治學的研究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該課題現在國內首次開展了大規模的政治心理調查，從「政治意識」、「政治責任感」、「政治原則」、「政治倫理」等多方面對我國各階層公民進行了充分調查，並提出了詳盡的分析報告。在「世界經濟導報」、「理論信息報」、「中國青年報」、「中國文化報」、「北京日報」、「人民日報」上發表或連載。並引起中共上層震動，分別轉載十幾種「內參」上。得到一些海外知名學者的重視。

課題：16、政黨制度研究。

該研究是承接中共中央組織部下達的課題，研究報告論述了黨政分開的必要性，提出加強政府首腦任免權，允許多黨議政，在人民代表大會中建立最高行政首腦競爭機制等十條設想。大概該報告研究的太深入了，中組部收到報告後，再沒有下文了。所務委員會決定將其公開發表在「政治與行政研究」雜誌上。

課題：17、政府人員評價系統研究。

該項研究為承接國家「七五」計劃間重點科研項目。第一階段研究成果由主報告和十四個附件組成。主報告分(1)西方各國政府人員評價的基本情況；(2)中國現行幹部評價系統；(3)關於公務員評價的幾點思考之部分。

該報告對大陸現存政府人員評價制度進行抨擊，要求將公務員評價建立在科學基礎上，

建立國家考試機構。

為配合課題的深入研究和討論，研究所還組織了一系列大型研討會，幾次重要的是：

1、知識份子問題學術討論會。

一九八八年初，該所與「中國文化報」聯合召開了兩次知識份子問題學術討論會，吳廷嘉、黃萬盛、鄭也夫、高增杰、許紀霖、闔布克等北京、上海中青年學者，對知識份子研究的意義、知識份子的特性價值進行了熱烈討論。「光明日報」、「世界經濟導報」等分別刊載了會議紀要。

2、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討論會。

來自體改所、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社科院的幾十名中青年理論學者，對課題進行了細緻熱烈的討論。認為社會學的學術共同體應當建立在科學、公正、統一的標準上，形成社會學者的職業行為規範和技術規格，造就一種良好的學術環境和職業道德。

3、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問題研討會。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由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國家科委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國數量經濟學會聯合舉辦的這次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了第一階段會議。一九八八年八月廿二—廿八日又召開了第二階段會議，舉辦單位又增加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和吉林大學系統工程研究所。與會人員認為過去三十年中，我國經濟的周期波動不僅一直存在，而且其劇烈程度也是世界上罕見的。會議對八六年以來經濟學界對於經濟周期波動問題的研究成果進行了分析和總結。「經濟日報」和「經濟學週報」對此會進行專題報導。

另外幾次比較有影響的討論會是：

「一九八八年世界經濟展望學術討論會」
—由該所和「中國日報」經濟部、「人民日報」海外版、「瞭望」雜誌聯辦。
「時局與選擇」討論會。
—由該所和「世界經濟導報」、「中國管理科學院」聯辦。

「政治學新學科建設學術討論會」。
—由該所和社科院政治學所、吉林大學政治學系、四川社科院聯辦。

該所除了開辦大量社會、經濟、政治的研究課題、舉辦學術研討會外，還編輯出版了大量叢書，書目有：

(1)「現代化與政治發展譯叢」(十三冊)
—主編：陳子明。

(2)「現代化與政治發展叢書」(十三冊)
—主編：陳子明。

(3)「中國政治手冊」(七冊)
—主編：閔琦、陳小平；副主編：王軍濤。

(4)「財會改革與發展叢書」(六冊)
—主編：所經濟學部。

(5)「現代稅務管理叢書」(八冊)
—主編：所經濟學部。

(6)「當代對外經濟叢書」(八冊)
—主編：所務委員會。

(7)「現代審計學叢書」(七冊)
—主編：北京財貿金融函授學校。

(8)「當代社會學基礎理論叢書」(五冊)
—主編：時憲民。

(9)「當代社會學名著譯叢」(九冊)
—主編：裘方；副主編：王軍濤。

(10)「現代金融叢書」
—主編：王巍。

非系列叢書還有：「現代政治學導論」(

陳子明等著)、「政黨學導論」(郭夏等著)、「中國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難產的社會心理因素」(閔琦著)、「職位分類與人事管理」(陳子明著)、「人員評價手冊」(謝小慶著)、「公民論(未定稿)」(王軍濤著)等一百餘種。

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還擁有「中國行政函授大學」、「北京財貿金融學院」、「北京現代應用技術研究所」、「中國民意調查中心」、「北京人才評價與考試中心」等獨立經濟實體，其中「中國行政函授大學」和「北京財貿金融學院」有專職教職工一百多人，學員二十餘萬人。中國民意調查中心有信息調研員三萬餘人，遍佈全國。

該所在經濟上完全靠自己產生的效益服務於社會，沒有大陸官方的一分錢。同時還擁有自己的喉舌：「經濟學週報」(主編：何家棟；副主編：王軍濤；社長：陳子明)。

「政治與行政研究」(雙月刊)
—主編：陳子明、副主編：閔琦、陳兆鏞

「太平洋論壇」雜誌
—執行主編：包遵信。

由於他們有如此成熟和完備的機體，使他們在中國社會上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和力量，對中國的改革，對八九民運的產生和發展，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做了不容置疑的貢獻！

值得我們去思考和研究的是，在中共如此封閉、專制的社會中，為什麼一群矢志報國的年輕人竟能在眾多的困難和障礙下，在幾乎不能生存的條件下，奇跡般地建起了如此之偉大的陣地，並在關鍵時刻，起到了它應該起到的巨大作用，這一難道不該給海峽兩岸的學者、身在海外的四萬七千名留學生們，留下一個嚴肅的課題嗎？

在監牢和理想之間

——記我的朋友王軍濤

回想起來，我第一次遇到軍濤時，談論的竟是坐監獄的事兒。那是一九七九年的冬天，民主牆剛剛興起的時候，在「北京之春」臨時的編輯部、印刷所在地，雲集着一伙「四·五英雄」，軍濤是其中較年輕的一位，大部份的編委們都有過鐵窗經歷，說起監獄裡的事兒，自然是猶如和尙們談經，每人都能說一通。閒談中，一個年輕小伙子誠懇地說道：「我是真怕坐監獄，我可不想再進去了。」因為我在七七年也曾光顧過北京市公安局五處的半步橋拘留所，對那個滋味記憶猶新，所以不由地打量了一下這位說實話的小伙子，多少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說出這番話時的表情即不顯得卑謙，更不是玩世不恭的，而是一種十足的傲岸，這就是我對軍濤的第一印象。

對軍濤個性和品質的真正了解則是一年以後的事情，當時國內的政治空氣十分冷峻，民主牆已是危在旦夕，軍濤那時還是團中央委員，「組織上」給予他很大的壓力，要求他對民主牆運動做檢查，很多朋友勸他為保存有生力量而暫且低頭過關，但他則堅持要「實話實說，絕不認錯」。處於各方面的壓力之下，他精神上十分痛苦。記得有一次，我和幾位朋友路過北大，突然想到去慰問一下軍濤，在一所禮堂裡把他找到了。當時，學校負責宣傳的部門正在審查各系為一個聯歡活動所編排的節目，

軍濤正在等候登台表演。他的節目是朗誦一首自己最近寫的詩作。看到突然闖進我們這幾位不速之客，即是高興，又有些為難，我們先是在禮堂裡開心地閒聊，離他登台的時刻越接近，他的神情也就越拘束，拿不準是否要我們留下觀看他的節目，我們當中一位大姐在一旁訕笑着，說非要看他獻藝不可，而我看到他臉上的難色，則有些不忍，於是從兜心裡摸出一枚硬幣放到他手上，示意讓他由運氣來決定我們的去留，他拿着硬幣把玩了片刻就又還給了我，很痛快地請我們留下觀看他的表演。大概是屑於玩那個碰運氣的把戲吧！對他朗誦的詩句我已全然記不得了，只記得內容是兩個矛盾的聲音在一個人內心中的對白，一個是着眼於現實的，另一個是忠實於理想準則的。舞台上的軍濤站得像他平時一樣硬板板的，但却十分自然，因為他朗讀的正是他的內心，從此我知道他是多麼透明的一個人。

不久，我就要準備來美國讀書了，軍濤在他給我的臨別贈言中寫到：「你屬狗（DOG），願意顛倒過來成為上帝（GOD）嗎？如果願意，請以愛因斯坦為你的思想，以維納斯為你的靈魂。」在以後他的來信中他又提起這段話，說是他「生活了二十二年後經過無數次挫折、成功、狂喜、巨痛和苦苦的思考之後才意識到的做人準則」，是他內心深處對我的祝福。

程
玉



王軍濤說：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他寫了四首詩。

時光荏苒，一晃就是八年，去年初冬，我回國探親，和軍濤在一個生意冷清到沒人光顧的酒樓從上午一直坐到晚飯時分，說真的，八年之中，我們各自在兩個如此不同的社會中的掙扎和遭遇是一、兩個下午也說不清的，所以只好在比較抽象的層次聊聊我們思想、感情和

生活中的心得和困惑，他談得最多的是在人生的角色承擔中究竟是以工具理性為準則還是以價值理性為準則的問題。我感到這好像是繫在他心中的一個「結」，他時時刻刻在尋找他的「解」。「六四」之後，聽到軍濤被通緝……被捕的消息，我心裡常常不好受，便拿出手頭還保留下來的一些信件和紀念物，發現在我們之間的交流中，軍濤思想的脈絡八年以來竟有十分驚人的一貫性。在他的一封信裡，他寫道：「我越來越感到理性與感情是兩回事，人，不應當也不能夠片面地發展理性，而扼殺感情，這將使人的感情變態。……知識可以滿足思想的需要，却不能滿足靈魂的需要，而健康的靈魂是生命的最本質的特徵，……這種越來越強烈的靈魂深處的渴望，正一步步把我逼向宗教，我幾乎就要到達「上帝」了。原來，這八年中，軍濤一直在「理性」與「靈性」的對白中生活。凡是接觸過軍濤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一個具有超強使命感的人，而處在中國這種特定的環境裡，要想使自己的行為即是理性而功利的，同時又不違背道德和審美的原則，這實在是太不容易了。這種對「理性」和「靈性」相同高度和強度的知悟和渴求使軍濤時常陷入痛苦，但也使他保持了人格的完整。在我們這一代人中，我遇見過太多人格扭曲了的理性至上主義者、功利主義者、實用主義者。交到像軍濤這樣的朋友，猶如在沙漠中找到了一片綠洲，會情不自禁地讚嘆生命的美，而這種美也正是軍濤的魅力之所在。

我遠離北京的朋友們已經有許多年了，這些年裡，他們之間分分合合，陰錯陽差，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故事，沒有變的是，軍濤始終是深受每一個人尊重和喜愛的朋友，他證實了，無論是在是非圈子裡還是名利場上，一個人仍

然可以保持見義勇為，肝膽相照，充滿愛心的美德。當然，軍濤為他的誠實和善良也付出過許多的代價，他也並非不知道說假話，昧良心所能帶來的實惠，因為這一切就發生在他周圍，而他的言行完全是出自他自覺的設計和選擇，或說是他內心的「上帝」使然。

說起軍濤活得自覺，使我又想起了一件小故事。去年冬天在北京，我們在一個「討論會」上遇到了，才兩天不見，這次看到他臉色灰蒙蒙，頭髮亂蓬蓬的，他告訴我，這幾天他躲在郊外的住地忍受牙痛的折磨。我在美國已混了八年，仍然看不起牙病，所以每次回國，不論時間多緊，醫牙的事兒總少不了在日程之內，這次回去也不例外。於是便熱心地要向他推薦我的牙醫生。他十分勉強地笑着對我說，不必了，他暫時還不想去醫牙，目的是想試試自己對疼痛的接受能力。我想笑話他迂，但又不能。難道是以快感為生命第一追求的美國世俗文化已經把我世俗化了？怎麼竟然忘記，如何對待人生中的苦難從來是任何一個宗教所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而肉體的疼痛自是生命活動中必不可少部份，一個人要以什麼態度接受這個現實，怎麼會是不值得檢驗的呢？

此時此刻，或許軍濤就正在接受苦難對其人生信仰的檢驗。自從消息傳來，說他已經被捕，十年以前他不想再坐監牢的那段說詞就時不時地撞入我的記憶，好像一個生硬、粗糙的東西在一遍遍地磨擦我的傷口，這麼多年在美國異常單純的學院中生活，本來以為我的神經早已退化得不勝麻木和混沌了，而軍濤雖然是我珍視的朋友，但從來也不是我的靈魂所繫，可是不知怎麼的，六月以來，我已好多次地在夢裡見到了他。然而，軍濤，我什麼時候才能在現實中再見到你？

中國六四國殤紀念幣

此幣由香港美術學生凱斌和中國美術家共同設計，美國藝術家彫刻並由美國鑄幣廠鑄造。銀幣義賣所得款項將捐贈支援中國民主運動。購買者十日內可以退換。



金 幣	成色：999 金	銀 幣	成色：999 銀
	重量：1/4 盎司		重量：1 盎司
	呎吋：22		呎吋：39
	造幣廠：美國		造幣廠：美國
	發行量：5,000 枚		發行量：20,000 枚
質量：特級（鏡面）	質量：特級（鏡面）		
價格：\$ 190.00 美元	價格：\$ 35.00 美元		

支票請寄： CHINESE NUMISMATIC SOCIETY
P.O.Box 740787, HOUSTON, TEXAS 77274-0787
Tel: (713) 771-8403 Fax: (713) 771-0106

來自大陸的報告

李遠

八九民運在中國歷史上譜寫了最壯麗的一章，幾百年來，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在全世界引起如此大的反響，而且徹底打破了十億人民對共產黨所抱的任何幻想，民心所向，自由民主的呼聲已不可能用專制手段長久壓下去了。四萬七千多海外學子，幾十萬炎黃子孫，表現空前的團結，在反對共黨專制獨裁政權的運動中，真正表現了中華民族的骨氣和心聲。然而，由於六四之後大陸獨裁政府為了封鎖消息，對內對外均採取了強制措施，在瘋狂捕殺民運份子的同時，對新聞報導嚴加控制，使我們無法洞悉真實情況，對廣大海外學子瞭解大陸動態造成困難，與國內的通信由於國內的高壓政策也無法透露真情。所以，本刊為了真實地瞭解六四之後北京的現狀，瞭解六四之後民運勇士及家屬的境況，瞭解中共當局為壓制民衆所採取的政策，特決定派人深入虎穴，進行系列報導，以真實的感觸報導大陸現狀。

乘客勸我回去小心

九月初的一天，我登上了〇九八七號班機，能容納三百多人的波音七三七型豪華客機，只有五成左右的客人，頭等艙一個人也沒有，只有幾個疲乏的乘務員，懶散地躺在那裡。坐在我旁邊的是一個六十多歲左右的老人，從

穿戴上一看就知道是大陸幹部，而且級別較高。也許他在國內被衆人捧慣了，實在不甘寂寞，回過頭問我道：「小伙子，去北京觀光呵？」

「不，是回家探親」。當他聽到我一口純正的北京話時，不禁吃了一驚。他看看左右沒人後說：「你現在回去說話要注意哦，北京不比美國說話隨便，到處是戒嚴部隊，沒事別出去亂跑。我這次在美國雖然只呆了一星期，對像你們這些留學生很擔心，你們在國外開，要知道家裡有多擔心，弄不好還會受牽連，好好讀書千萬不要再鬧。」老者一腔誠懇語言，使我對他產生好感，於是我們便大聊起來。他是水力電力部的一個局長，本來六月八日來美驗收一套機器，原計劃派三個人，但六四事件破壞了此行，一直拖到八月底，另二個人因為政審沒過關，只讓他一人來美。他告訴我，北京老百姓從學運一開始就非常同情學生，直到現在大多數人還轉不過彎來，不過幾十年來老百姓「跟黨走」走慣了，這次部隊鎮壓學生也是因為軍歌中有一句說：「黨指向哪裡，我們就打向哪裡」。老人講：我到美國看到報紙說三十八軍不執行命令，二十七軍有人倒戈之類的，覺得可笑。外國人太不瞭解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了，我是從土改時過來的，共產黨那時有許多幹部親手將當地主的親爹娘槍斃，因為每個人都被告知必須做黨的好兒女。所以說這次部隊進城執行任務（老人原話），根本沒有外電

所說的是吃了興奮劑，不知道對象等等。要知道自從八七年部隊取消從戰士中提拔幹部規定之後，軍人士氣一直不高，只有一種情況破例，就是執行戰區任務立功時可以保送軍校提幹，所以那些農村兵巴不得有戰區任務，何況對於手無寸鐵的學生，又沒有危險，衝鋒時根本不會猶豫。

老者的一席話，引起我許久的沉思。我們也許離開大陸太久了，忘記了我們曾經歷過的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四五運動、西單民主牆、對於四清、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打倒四人幫、「二個凡是」等等運動和事件所留下的記憶，在美國這個自由的環境中漸漸淡漠。中國大陸畢竟在共產黨專制統治下達四十年之久，人們對以往的血腥鎮壓和無情的政治運動心有餘悸，面對學生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大多數老百姓採取的只是觀望和同情，當軍隊開進北京時，真正勇敢抵抗的大都是血氣方剛的大學生和中學生，這一點到北京後得到證實。中國有幾千年的封建統治，順民心應根深蒂固，老百姓自我感覺總是低姿態的，不願招惹是非，所以造成這次如此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一天之間消失在槍口之下。試問，像中國這種情況，如果發生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他們的政府怎麼可能生存呢？

社會仍充滿商氣

飛機經過十四個小時的飛行，終於到了上海，在過邊防檢查時，只見武警對每一個人的護照都與他前方台子下的一張紙對照，我想那是張通緝令或禁止入境人員的名單吧。上海機場與以前沒有任何變化，也看不出特殊的緊張心態來，這使所有六四之後第一次到大陸來的乘客鬆了口氣。

飛機又經過一個多小時飛行，最後到達了目的地——北京。由於我幾乎沒有行李，出關時沒費什麼時間，往直走出大廳，幾個出租車司機尾隨着身後，一個勁地小聲說「TAXI，TAXI」。等我走到門外，一個身材高大的司機看出我是大陸人，拍了我一下肩膀說：「老哥，去哪兒，還是坐我的車吧，現在到處是大兵站崗，你又沒身份證，坐民航班車，萬一遇到攔查，非關你二天不可。」

我一時搞不清他話的真實度，說到：「去人民日報多少錢？」大個司機一愕，隨後笑道：「您是記者，那好，一百二十塊怎麼樣？外匯券八十塊，要是別人我肯要二百塊外匯券，要知道一個月前沒有五棵（五百塊）兌換券，甯想進城。」

經過再次討價還價，我們終以九十元人民幣成交，坐上了他那輛NISSAN-V6小轎車。您剛從美國來，聽說老美都不理老鄧了，司機明顯是機場的常客，由於天天拉國外來的班機，行情滿清楚的。

「國內現在平靜了嗎？天安門廣場死了多少人？」我反問的。

「唉，反正是死了很多人，真的，我那幾天，天天在那兒，直到大兵開槍，一片片地倒人，現在說沒死人，誰信呵。」司機憤怒的回答，在以後的日子裡，類似的話，我從出租車

司機、賓館服務員、售貨員和許多市民口中聽到過。中共經過這次學潮，民心喪盡，幾乎所有人在底下咒罵共黨早點下台。

在進城的路上，各主要路口，頭戴鋼盔的戒嚴部隊、崗哨林立，荷槍實彈，隨意盤查車輛和行人。此情此景，讓我想起我們兒童時代所看的反映解放戰爭時期的電影，中共把國民



頭戴鋼盔的崗哨林立，荷槍實彈，左邊一位顯然是軍官。

黨時期描繪得軍警橫行，民不聊生。而現在，中共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百日祭北京見聞

到北京不久，正趕上六四百日祭，北京城內傳言甚衆，軍警驟然增多。九月十二日夜，

建國門和玉泉路附近，兩個崗哨被幹掉，是夜槍聲不斷，九月十三日，全市大小路上的電綫桿和牆上都貼滿了「北京市民民主自治聯合會」的傳單，號召人民團結起來，舉行公開悼念「六四」英魂。儘管很快均被各級派出所、居委會揭掉，但內容早經百萬人口傳遍全市、全國。據內部消息，當局十分懼怕百日祭這一天，他們擔心國外所舉行的大規模活動波及北京，使死灰復燃。所以從九月八日起，就發佈緊急文件，要求各單位嚴格清查天安門民運的參與者，對這幾天有反動言行的，單位負責有權關押、拘禁。如果那個單位出現問題，單位領導加倍處罰。此文件完全置法律程序於不顧，陳希同、李錫銘為向老鄧盡忠，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據說那幾天抓的人非常多，北京郊區幾個拘留所全部關滿。

筆者在百日祭這天，冒着生命危險，騎自行車轉遍北京，是夜，天安門廣場燈光昏暗，輕輕搖曳的燈光，似哭泣，在緬懷死者的幽靈。當天整個天安門廣場周圍地區重兵把守。幾名身穿白色橫斜帶的學生，剛一出校門就被帶走，不知去向，我問了幾個出租車司機，願出價一百元外匯券，在天安門廣場繞一圈，結果無人敢以人試槍，最後我只好騎車獨行。由於天安門廣場四周是北京城南北東西的重要道路，所以盡管廣場戒嚴，四條馬路却不得不讓車輛通過，但行人絕對禁止。當我騎過紀念堂時，只見持槍待發的士兵筆直地站成一條綫，面對車輛虎視眈眈，歷史博物館頂部，幾十名機槍手索性臥倒，讓人感到好像在進入刑場。當我騎到廣場正對面，迅速抽出全自動相機，拍了兩張廣場照片，只見幾個大兵急步奔來，我緊踏自行車，衝過南池子，也許他們距我太遠了，沒有再迫，我一直擔心的槍聲也沒響

。後來我又遇到過幾次類似情景，可能與我虔誠地禱告有關，上帝一直保佑我免除危險。

這一天，大陸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紀念活動發生，大多是學生，市民中各種各樣的傳說紛紛，以表達對統治者的不滿。北京市九月十三日夜又發生了哨兵被摸掉（殺死）的情況，第二天報紙報導有一輛解放牌卡車連人被抓獲，四名士兵受傷。

駐軍士氣不振嚴加防範

此時此刻的天安門廣場，成了衆人神往之處，市民們討論爲什麼關閉廣場的原因，大都認爲在洗刷罪證。爲了探求罪證，筆者幾次試圖闖入廣場均未成功，這時一瞭解內情的軍方朋友告訴我一條通道。於是筆者身背照相機，從中山公園西門進入，來到南門，與南門哨兵攀談，說自己一直在國外，不瞭解真像，想看看天安門和廣場，照像留個紀念，因爲明天就要回去了等等。大兵看看我，又看看旁邊的同伴，忽然間覺得自己手中有權力，居然振振有詞地說：「你能從國外毅然回國接受教育，可見愛國心切，咱給你個機會，不過進去後不要說我們放你，你就說是天安門管理處讓你進來的。」接着他看了看我的護照（外國護照），一揮手，竟使我如此輕易地進入天安門戒嚴地區。我毫無顧忌地開始照像，也許我行動太隨便和一口標準的北京口音，雖經過幾次盤問，我都按照那個當兵的鄉音回答，果然奏效，幾乎所有大兵都把我當成記者。在穿過通往廣場的地下通道時，一副慘狀立刻映入眼前：幾百個士兵橫躺在通道兩旁的墻下，身上只有一塊薄如紙的被毯片，串堂風一過，個個都冷得直哆嗦，看那些半睡半醒的士兵，最多不過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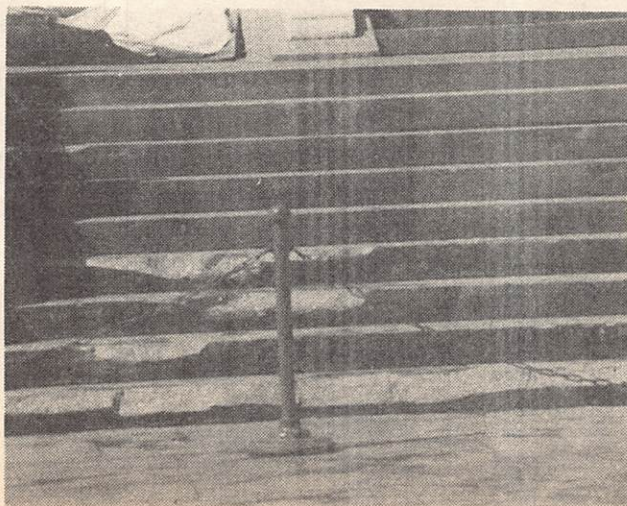
六、七歲，幾乎還未成熟，讓同齡人去屠殺他們的兄弟姐妹，共產黨老人幫也真是夠狠的。我正要悄悄走過，突然一個人站了起來，問道：「今天怎麼換了這一身？」我愣了片刻，在大陸生活的經驗，個個明白對方把我當成了軍報記者。「車夫沒來？」對方又問。幸虧我認識這個記者，便很隨便答道：「去幹別的活去了。」這時才看到對方是一個年輕的中校，一付疲倦的樣子。他轉身拿起幾張黑白放大照片對我說：「他給了我幾張六月四日照的，太少了，你和他說再多給幾張，反正是不要錢的。」我敷衍着，同時拿起相機想照下通道內的情景。對方一步上來，擋住鏡頭說：「對不起，上面規定不准照，誰也不行。」我只好收起相機，進到出口處，又看到幾根繩子上掛晒着潮濕的毯子，一付殘敗的樣子。從一張毯子一角，我看到「五一〇二三〇」部隊的番號。由於多年生活在部隊大院的環境薰陶，立刻知道該部隊屬於北京軍區。這樣，第一次證實了參與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並非像外電所說的那樣，是從湖南、廣州調的兵，而就是北京軍區的部隊。後來遇到一些軍隊權貴子弟，也證實了這一點。可見國外太不了解共產黨的軍隊，以爲他們會有感情區別。

廣場！廣場！

進入廣場，極目遠望。只見原來樹起自由女神像的地方，如今建起一個四人像，把原來工農兵像的形象倒了一下次序，變成了工兵農像。正在修繕的花壇，又重溫毛澤東時代的舊夢，半圓型的紅太陽顯示着老鄧的夢幻。我無暇觀賞這些，迅速走到紀念碑前，尋找了跡，只見彈孔均被水泥堵死，但被坦克壓壞的路面

，階梯還沒來得及修，讓人潮感到這裡曾發生過激烈戰鬥。廣場電綫燈桿和豎立於兩旁的華燈下都新裝了錄相監視器，歷史博物館下軍車一排排，隨時待發，從該館的玻璃窗看，裡面已改成軍營，頂樓有幾個崗哨。如果不是筆者在其中，任憑別人怎麼描繪，也不敢相信今天所看到的情景。國家衰敗，指日可見。

正要離開廣場，恰逢天安門換老毛像，舉起相機，拍下了二張沒有毛澤東像的天安門，留下了這難得的歷史鏡頭。



坦克壓壞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尚未修復。

陶力、候曉天近況

以後幾天連續探望了一些民運領袖的家屬，這裡不便逐一描述。總之境況極慘，劉曉波太太陶力已精神恍惚，茶飯不進，內心痛苦難以言狀。王軍濤太太侯曉天，被逐出住房后，

漂流四方。最後在朋友千方百計幫助下，才在北京鼓樓大街附近一間全北京最破的大雜院中找到一塊地方棲身，而且被二十四小時監控，紅色恐怖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幾乎所有的民運領袖家屬的精神創傷都很大，他們也都有了共同願望，希望逃到海外為民運人士留下留情，不要把功勞都攬到自己身上，實事求是，將來歷史重寫時，面對自己戰友，以免無顏以對。（以下一段字迹不清）

北京人不食嗟來之食

北京市面上的生活，大體上說基本恢復正常，供應問題由於是首都而得到保證，難以恢復的是市民的心態。從四—九月，北京市工業經濟總產值掉了十幾多億，許多工廠停工待料，更多的工廠東西賣不出去，連曾是中國最緊俏的北京吉普、大中華香煙、青島啤酒都賣不動，共產黨為了收回貨幣，將大量黃金拋到市場上來，金價跌到一一〇元人民幣一克，第一次低於國際市場最低價。即使如此，市民也很少有人去搶購。六四之後，由於銀行緊縮貸款，人民幣幣值上升，美元黑市價從七·八元兌跌到六·〇美元，各種各牌彩電冰箱充斥市場，甚至降價推銷。盡管政府天天吹噓是他們的措施使今天市場有今天，而百分之七十的市場則將功勞歸功於學潮。在市場繁華的外衣下，是北京工業正處在嚴重的經濟危機之時，百分之八十的工廠發不出工資，百分之六十的工廠開始停工，國庫空虛，據專家計算，這樣下去，用不了四個月，國家財政儲備將用完，一場新的危機，由政治導致經濟的危機，將轉換成由經濟轉換成政治的危機。所以老百姓緊握手中小錢，等待着更大的變化。

十一國慶百姓罵街

由於工廠機關無事可做，陳希同、李錫銘兩人竟調用幾十萬工人為老鄧跳忠字舞，從九月上旬開始，幾乎各工廠機關均有人抽調到「國慶慶祝辦公室」所屬的「集體舞訓練中心」，開始操練忠字舞，山呼萬歲。跳舞被當成政治任務，左查右審，簽保證書，每天除工資外，補貼八元，為了防止學生鬧事，只找了幾十個學生裝門面，所以十月一日之夜廣場上，女

被反革命暴徒毀壞的車輛統計

軍車 警車 公共電氣車 1280 輛

軍用汽車 1000 輛
裝甲車 60 輛
警車 30 輛
公共電氣車 120 輛
其它機動車 70 輛



這也是節日的裝飾。

的均來自工廠機關，男的均為武警士兵。男的盡情擁抱，調情享受，女的欲躲不及，欲哭無淚。一付慘兮兮的場面。從電視上看老鄧愁眉不展，陳雲如同僵屍，李鵬自鳴得意，楊尚昆暗藏殺機。純粹是一張百醜圖。白天的遊園和晚上的活動嚴格按組織系統登記名單發票，不許帶書包，放焰火的時候，市民不准上街，大批軍警林立，彷彿在過鬼節，北京市民無不怒

罵。也許不同以往了，市民們不再害怕，經常有人當街破口大罵政府，連托兒所一、二歲孩子也會喊打倒李鵬、打倒小平。

十。一過後，中共為了轉移人民對六四的注意力，大造抓經濟犯的輿論，公開了自首時間和地址，天天播放「兩院一會」通告，企圖以此為缺口，搞垮改革派，整個社會人人自危，又回到互相揭發、檢舉的文革時代，但直到今天，官倒大的一個沒動，小的不痛不癢，民衆完全看透了這伙人的表演。

大學校園一片恐怖

大學生目前的心態如何呢？我走訪了北大、清華、人大的校園。為了防止串連，北大學生宿舍的小南門只准出不准進，校警持棒把守。正門凡來人嚴格登記盤查，對所找之人姓名、住址、班級，核查如實後方可進入。走進著名的三角區，過去轟轟烈烈的大字報全然消失，北大記憶最親切的佈告欄，被移到學四食堂門西邊。靠東的宣傳欄均被劃分為團委、工會、各系的宣傳專欄，全都是有關綠化方面的圖片，好像八九民運在這裡根本沒有發生過，佈告欄裡貼着「拳擊」、「迪斯科」、「托福」等標題的招貼，再沒有充滿激情或幽默的傳單。當我舉起相機時，北大人紛紛躲避，複雜的臉上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慢慢在末名湖畔，不再有情人雙雙的風情畫，二名法政系學生告訴我：「北大人已經死了，該死的都被打死了，活着的也和死了一樣。現在所有的人只有一個念頭，出國！去尋找自由的生活。」

有關學校死人的情況，校方嚴格要求學生不准對外講，由於同學剛剛返校，除了已經公佈名單的四個死去的同學之外，真正死多少，

失蹤多少，目前還無法統計。我所見到的同學，均告訴我：請你轉告在國外的北大校友，我們北大人是自豪和光榮的，無愧於歷史對我們的寄托，將來有一天中國民主之火重新燃起，那麼點火人一定還是北大人。

站在唐吉訶德像前的三角地，我苦想很久，一個世紀來的歷史變遷，對於北大這個民主自由的發源地來說，絲毫沒能使其滅弱，反而更強了。無論是北洋政府、國民黨，還是今天的共產黨，北大人都是以血的代價去喚起民衆，點燃民主的火把，而自己的好兒女則倒在火把之下，像劉和珍一樣，長眠在養育她的地上。

走進清華、人大的校園，從同學們臉上的目光中，我同樣感到他們內心的不平，正如清華化工系一個同學所言：「我怎麼能忘掉倒下去的同學，怎麼能忘掉至今還在隱隱作疼的槍傷，怎麼能忘掉那幾十個日日夜夜，共產黨用壓制的辦法只會增加人民心中的仇恨。」

共產黨爲了奴役下一批新生，竟開創了世界教育史上的新紀元，北大八九級新生全部到石家莊陸軍學校報到，接受一年軍訓。畢業生全部分配基層，以觀表現。近三年畢業的學生，凡在機關工作的，全部帶戶口下放外地，勞動二年，接受改造。

知識分子痛失改革江山

筆者在北京期間，所見到的知識界人士，無不搖頭嘆氣，痛聲挽惜失去的一切。改革十年，功過失不必細論，但十年來湧現出的民主思潮可慶可喜，可今天喪失殆盡，令人痛心。據熟悉內幕人士透露，北京從六四之後抓了近二萬人，分別關押在秦城監獄、潮白河管理處

招待所（國家安全部看守所）、東城砲局、大興團沙勞改場等地，由於基層情緒上的抵觸，初審工作至今不能完成，根據法律規定，拘留期限最長爲三個月，現在早已過期，嚴重違反中共自定的法律，執法人員頗有微詞。特別是抓人的警察心有餘悸，因爲當年抓七六年天安門廣場事件的人是他們，搞西單民主牆、北大競選、九·十三事件都是他們，抓一次放一次，平反一次。檢查反復寫。這次又抓，而且盡碰熟人抓，擔心不久又平反，所以幹起工作來能泡就泡。社會曾傳言，被李鵬、鄧小平親自命名爲英雄的天安門屠夫崔國政的母親，在和楊尚昆、江澤民合影留念後，問楊：「現在我兒子是烈士，我成了烈士的母親，如果有一天這件事平反了，我的待遇和我兒子的稱號會不會變？」在場人無不愕然。當天下午崔母就從北京消失了。

中共幹部紛紛留後路

據筆者所知，目前秦城監獄只關押了鮑彤、李洪林等級別較高的人士，知識界的民運精英則被關在隸屬國家安全部的「潮白河管理處招待所」，劉曉波、楊百揆、包遵信、王丹、白南生、白南風等，此處據查實，就是關押六四民運期間回國的韓玉、童伯寧之處。據民運人士家屬講，目前已可以有限範圍的探親，還未發現刑訊的事件，與國外傳說嚴刑拷打有所不同。原因有二，一是共產黨希望用這些人的嘴爲其辯護，如劉曉波錄像和王丹供詞錄音等；二是基層辦事人員給自己留有後路，因爲這些人現在是犯人，明天也許是他們的主人，幾十年的歷史已教會他們小心從事。如果王軍濤、陳子明被捕，估計也將會關押在這裡。

新聞封鎖外刊受歡迎

這次八九民運，對中共統治階層內幕鬭爭是一個大曝光，對抓捕民運人士的問題上，也反映出他們情治機關的內鬭。據說抓劉曉波時，曾先後出現過兩批屬於不同單位的人前去抓人，這種事情發生多次。大批民運人士外逃成功，也和他們窩裡鬭有關，疏於城守，關於此點，筆者將另文述評。

縱觀全國六四之後的局勢，外穩內亂，特別是北京，陳希同、李錫銘二人僅功近利，使得連市府官員都無法忍受。一個朋友告訴我，北京副市長張百發到亞運會建築工地，告訴財務部門緊縮財政開支，原計劃撥給亞運會工程的款項都讓陳希同發給警察當獎金了。張忿忿地說：「積極了幾個月連副總理都沒混上，將來北京人不定……」後話他沒敢說出來。朋友說大家都明白，原市長吳德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當你深入胡同深入到雜院裡時，老北京人都在罵娘，說民國不如清朝，今天不如昨天，對共產黨幾十年的夢想，一日之間被槍聲震醒，化爲失望和仇恨，各種各樣的故事在流傳，各種版本的民運錄像帶在傳看，海外的照片、雜誌、報紙被人們當成寶貝。「中國之春」、「九十年代」、「新聞自由導報」，甚至「中央日報」都可以在一些至好的朋友處看到。北京已不再是過去那個封閉的首都，現代化的信息傳遞，使北京人能立刻知道世界輿論的大概。對於東歐國家對社會主義的置疑使中國人感到一種希望，大多數人懷疑共產黨明天會完蛋的說法，但大多數人堅信六四的歷史會很快，而且一定會重寫，北京人還充滿信心地等着這一天。▲

紅色恐怖下的北京

(續上期)

江河海

問：關於六四後整肅的情況，你們談到很多人。國外對這方面情況瞭解不夠多，你們的材料十分寶貴。關於六四大屠殺的情況我們知道的比較多，但不知各位能不能補充一些材料。六月三日晚至六月四日你們都在哪兒？

江：我在木樨地。

海：我在天安門廣場。

河：我在南池子。

江：來到海外後，我看了不少材料，但我要強調一點，從六月三日夜裡十一點多開始到六月四日晨，部隊殺人比較多，比較集中；但從六月四日晨至六月八日，部隊殺人也不少，這一段往往被忽略了。在特定的時間內，任何人看到的都是屠殺中的一部份。但是從六月四日至六月九日，全北京的人都在議論，屠殺的情況從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方向一點一點地被描繪出來了。很快就成爲一幅詳盡、全面的景象。

不少材料都提到了木樨地殺人的情況，但似乎並未強調指出，這裡是軍隊首次屠殺民衆的場所。我死裡逃生，是這場大屠殺的活的見證人。我家離木樨地不遠，六月三日晚，鄰居們都議論今晚要出事了，我很惦記學生的情況，就上長安街去了。在街上，看見一群人圍着一個學生。這個學生氣喘噓噓地說，軍隊從萬壽路方向朝東推進，在公主墳就開了槍，公主墳已經失守。

當時，不少學生、市民已在木樨地橋頭堵了許多障礙物，我認爲有那麼多汽車堵在那兒，部隊很難通過。我當時穿越了木橋頭，來到橋西，事後回想起來，這一行動也許救了我的命。

十一點，部隊從西來到了橋頭前。我們在路邊向部隊扔磚頭、石頭。李錫銘在報告中講，北京哪來那麼多石頭，這些石頭都是暴徒事先準備好的。他的話講對了，不過這些暴徒不是別人，就是戒嚴部隊。北京市內沒有什麼石頭，戒嚴部隊的汽車載了很多石頭，一些士兵背兩條子彈帶，一條裝的是石頭，一條是子彈，所以在屠殺前，他們早已充份準備。

因爲我們知道戒嚴部隊在公主墳開了槍，都非常氣憤，一邊罵他們，一邊扔石頭，這支部隊開始也向我們扔石頭，後來，向天空鳴槍，以示警告。然後突然調準槍口，向我們射擊。當時他們的射擊還是有控制的。一是打我們腳前一、二米處，一是打我們頭頂上一、二米處。開始我以爲是橡皮子彈，但一看腳下子彈將馬路台階打得金星四濺，頭上樹葉紛紛被打落，不少人嚇得翻牆跳進院子，我也躲在一個水泥柱後，動也不敢動。這時，有人從牆裡選向外扔石頭，遭到了部隊更多的射擊。我附近有兩個人被打倒，在呻吟。一個老頭大聲對牆裡的人喊「牆裡的不要再扔石頭了，要不然我們都會被打死的！」而且有人大喊部隊派人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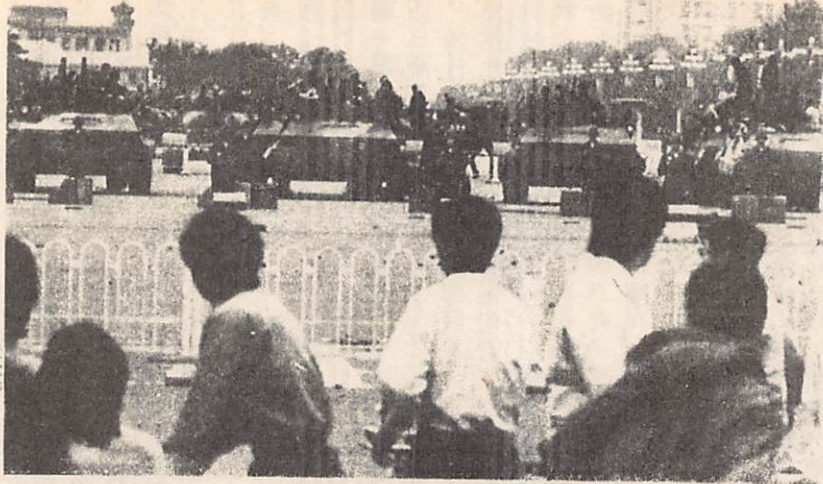
我們這邊搜查來了。我心想這下完了。由於裡邊不再扔石頭了，加上天黑，搜查的部隊沒深入幾步，就又退了回去。

我們正要過去救那兩個被打倒的人，一個我一生中永遠不能忘記的情景發生了。從這支部隊中跑出二排人。前排半跪，後排站立，兩排人之間相隔大約六米左右。因爲木樨地橋頭的學生、市民爲了阻擋部隊通過，已點燃堆在橋頭的車輛，試圖用火來阻止部隊。透過火光可以看見不少人影在橋上晃動。就在這時，這兩排士兵開始用手中的自動武器向橋頭橫掃，射擊持續大約三分鐘。橋那邊先可以聽見哭喊聲、呻吟聲，之後就沒有聲音，也再也沒有人影晃動了。我的心戰慄了。然後我看見部隊很快上去清理這些還在燃燒的車輛，開出了一條可供一輛車通過的道路，然後，整個部隊就開始通過。從射擊結束到第一輛軍車通過，速度很快，不到五分鐘，車一開過橋，頓時就槍聲大作。士兵在軍官的指揮下，見誰打誰，並開始向兩側追殺。

部隊這時命令我們不許抵抗，一律逆部隊前進方向撤離現場。我承認人們都驚呆了，誰也沒反抗，就遵照部隊的命令撤離了。

我們橋西傷亡不大，我撤的時候看見總共四、五個人流血。但橋頭和橋東太慘了，橋頭上大約有五十人至一百人之間，估計很少有生還。

我有幾個同學在橋東，一個雙腿受傷，筋被打斷了，估計要終生殘廢。一個被彈片彈進眼睛，左眼完全失明，右眼幾乎什麼也看不見了。他們講槍響後老百姓就開始跑，復興門一帶兩邊還開澗些，比較容易跑，但軍隊喪盡天



良，延伸到兩側追殺，住在廿二樓上的人從高處看到士兵在軍官的督戰下，向人民瘋狂地射擊，軍官的槍指向哪兒，士兵的槍就向哪兒，開始是打單發，後來完全是自動武器打連發，原十六軍軍長汪洋的女兒在廿二樓險些被擊中，子彈穿過她的被子，擦傷了她的大腿，免於

一死。我另一個同學在西單住，他講西單也非常慘。因為木樨地到西單一帶路障林立但人並不多。西單附近及六部口是繁華區，又是通往廣場的最後兩處攔截要點，所以聚集了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和學生。在攻破木樨地橋頭後，因開了殺戒，士兵也就視人命為草菅，不少士兵射了人後哈哈大笑，殺紅了眼。他們約十二點時到達西單，因受到阻攔，於是採取立體射擊，上、中、一起掃。因為不少人在樹上、房上或牆頭上，上就是掃他們。掃射的結果，很多人像鳥一樣被打落到地上；中是平掃，下就是打臥倒的人。西單附近四合院多，馬路上的人無處可跑，殺得極慘重。六部口的情況也差不多。一直到今天，西單、六部口一帶的牆上還殘留着這支殺人部隊立體射擊的彈痕。北京市委只能修裝天安門廣場，還無力量修裝一切殺人場。這支殺人部隊於十二點二十分到達天安門廣場，提前了十分鐘，受到戒嚴部隊的嘉獎。過去都傳說他們是二十七軍，其實是三十八軍一二師的紅軍團。在五十分鐘內，衝破至少十萬市民、學生的阻攔，不殺死成百上千的人是根本辦不到的。當時，槍聲震耳欲聾，根本無法辨別單發的聲音。我在另一條馬路上和軍隊平行前進了一會兒，心裡因為憤怒和恐懼直打哆嗦。

長安街上的大量自行車被打壞，丟棄在路邊。事後據統計，長安街上扔了大約十五萬輛自行車，至今無人認領。因為誰也不願意為了一輛自行車而上黑名單。幸好中國的計算機還不發達，沒有用計算機登記車主、車牌，否則我用 SAS 編一個 PROGRAM，一下子就能將車主全找出來。

海：六月三日夜至六月四日晨，我去了廣場兩次，在四點前離開。那天是星期六晚上，

天有些熱。三號下午，氣氛也十分緊張，工日聯的一些人下午被打傷了，在北京市委前示威向人們展示軍警的暴行。下午六時，從廣播中傳出了北京市委及戒嚴部隊的警告，讓市民當晚不許出門，否則後果一律自負。大家都預感到那天晚上要出事。到了晚上八、九點鐘，幾十萬北京人不約而同地來到長安街。當時廣場上人山人海，有老人、小孩、情侶、夫婦。有的穿着拖鞋、短褲、背心，根本沒有任何暴力的準備。我看到那麼多人在長安街上，心想政府怎敢下令向這麼多民眾開槍呢？不少人都認為那天晚上將和五月十九日戒嚴令下達時一樣，民眾一上街，軍車就進不來了。廣場上的學生對形勢估計也十分樂觀，認為軍隊是無法清場的。所以我轉了一會兒，就回家了。

但回家也無法入睡，就和鄰居聊天。那一夜，成千上萬有良心的北京人那一夜誰也沒合眼。到了半夜，北京城西、城南都響起了槍聲。當時我們以為是朝天開槍，打的也是橡皮子彈，因為我們總是認為人民解放軍是不會打人的。就在這時，我的一個鄰居匆匆跑了回來，說：「不好了，解放軍在木樨地、宣武門一帶已開槍了，打死的人海了」。他說他是從宣武門那邊回來的，死了很多人，醫院住滿了傷員。不少人當時還半信半疑。但我很瞭解我這位鄰居，他為人忠厚豪爽，因此我知道事態非常嚴重。大約午夜一時，約一連解放軍從我們樓下經過，我們不少鄰居還上前宣傳，要他們不要開槍，不要打學生，不要打人民。但這些軍人一言不發，只是上進，方向是天安門廣場。他們先是倒背着槍，手裡拿着棍棒。過了一條馬路後，他們突然把手中的棍棒全部扔掉，持槍跑步前進。

我因怕學生吃虧，就和這位鄰居一起去天

安門廣場，一是勸學生快離開廣場，二也是想看看解放軍到底要怎樣清場。我們到達廣場時是半夜一點多，前門外有三十多個解放軍坐在地上，中間有二、三十個人傷勢很重，躺在地上。群眾不斷地罵他們是法西斯、活該，經人指點，我們到了肯塔基炸雞店附近，我親眼看見四具被解放軍打死的屍體。一個是老頭，一個是年輕的小伙子，還有一位婦女及她的十五歲的女兒。地上全是鮮血，我這才相信解放軍是真殺人，剛才看見那些受傷的軍人還有些可憐他們，現在則變成了滿腔仇恨。當時廣場北部已佈滿了戰車和坦克，但包圍圈還沒有合攏。一點半左右，約二千多學生從市場東部經南池子撤離了。他們跑到火車站，車站讓他們免費上車。其餘的學生都撤離到紀念碑附近，默默地坐着，外人根本進不去。歷史博物館及大會堂附近全是軍人。我因為六月三日去過新華門，看見中南海裡人影綽綽，全是軍人在跑動。後來一位大會堂的工作人員（處級）告訴我，大屠殺前在中南海及大會堂共集結了大約六萬軍人。其中約四萬軍人通過地下通道進入到大會堂。（編者：這和我們所掌握的情況是一致的）。這麼多軍人，吃飯、飲水、上廁所，甚至呼吸都成了問題。所以這批軍人十分煩躁，他們把大會堂的冰箱都撬開了，將裡面的食品吃光。在屠殺前，大會堂的工作人員三天三夜不許回家，怕他們走漏了風聲。同時，不許打電話，不許會客。當這批軍人從地道中放出來後，他們如放虎歸山，殺人特別狠。

三點多鐘，一輛坦克從南邊以高速瘋狂地駛進了天安門廣場。它一定是在宣武門一帶殺了人，見人就開槍，我們當時嚇得趴在地上，它橫衝直撞，壓壞了好幾處鐵柵欄。當時廣場南部有許多帳篷，裡面還有人。這輛坦克上的人決不會像人民日報講的那樣，將一個個帳篷掀起來看，它壓死人的可能性極大。

廣場上不斷廣播讓學生立即離開廣場，否則軍隊要以一切必要手段來清場。現在中國在報導這一過程中，把軍隊講的是那麼克制、有禮貌，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當時廣場上恐怖極了。

四點前，我離開了廣場。剛離開，從四點到四點十五分，廣場上槍聲大作，沒有片刻停息。當時我在廣場給家裡打電話，他們從電話中也聽到了廣場上密集的槍聲。從四點十五分到五點三十分，廣場上時有零星的槍聲，而不是像中共宣傳的那樣一槍未放。

中共的報導一直宣傳清場到五點半結束，避而不談從五點半到六點半期間的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景。我們有理由證明中共在這段時間內對廣場上殘留的數百人進行了大屠殺，家住在六部口的人聽得十分清楚，在這段時間內廣場上不斷響起國際歌聲，然後是密集的槍聲。之後又是國際歌聲，密集的槍聲，到了六點半鐘，什麼聲音也沒有了。在這段時間內，廣場上濃烟滾滾，烈火熊熊，直升飛機往來如梭。

六月四日上午七時在大會堂接近六部口附近，一個小伙子從廣場軍人的包圍圈中突然跑了出來，他手中沒有武器，對軍人不構成任何威脅，當時所謂的清場也已經結束。在他跑出血圈十多米後，軍人以密集的火力打死了他。為什麼要打死他，至今還是個迷。只能解釋為他看到了屠殺的全部過程，留着他總有一天會將屠殺經過大白於天下。據說這樣被打死的還有一個。

我在北大的一個好朋友清場時在紀念碑下。他說清場部隊是老山的偵察兵，對待這些學生的態度完全像在老山戰場打越南人一樣，離學生還有五十米時，就臥倒匍匐前進，當接近這些學生時就像猴子一樣在地上連滾帶爬，使在場的學生感到十分奇怪和可笑。但戰士們的槍口一直是對準學生的。戒嚴部隊先讓他們從東口撤，但東口很快封死，不准他們通行，他們只好折到西邊大會堂一側，軍人們毫無耐心，對他們連推加踢又打，最後還有幾百人不肯離開廣場，他們的命運如何就無人知道了。

河：四日清晨，我在門口眺望天安門廣場的濃烟與火光。這時，一個清華的學生騎車過來，他衣服上全是血。人們就圍上去，問他受傷沒有，要不要上醫院，他苦笑着說：「完了，全完了！」他還說，他自己沒受傷，但不少同學被打死了，他背上不少傷員，因此衣服上全是血。他還說，太恐怖了，他的精神全崩潰了，他要回家休息去了。然後他就像醉漢一樣搖搖晃晃地騎着車，向北去了。

上午九點鐘，我在南池子親眼看到了解放軍是如何屠殺市民的。六四的大屠殺，激起了北京市民的無比仇恨，在南池子，一批市民指着解放軍大罵他們是法西斯、劊子手，罵着罵着，一批軍人從隊列裡衝出來，端着槍向市民平射，我親眼看見二十多人倒在血泊裡，北京市民是真勇敢，又有一批人上去罵，這時，我們這邊有人照相，被軍人發現了，衝着我們這邊又開槍、又追，我嚇得躲進一條小胡同，騎車跑了。在路上，看見三輪平板車上拉着一位婦女，全身是血，估計活不成了。

問：你們估計死亡的人數有多少呢？

河：死亡總人數我估計是至少一千人。其中軍人大約是五十多人，這五十多人在六月三日四日被群眾直接打死的不過十個人左右，這些人都是像崔國政那樣的殺人兇手。我在大屠殺後拍了一些照片，你們可以看一看（衆圍

觀)。這就是崔國政，他旁邊的軍人還不朝群眾射擊，就是他專照人打。當然要激起公憤，就被群眾打死，點了天燈，群眾用的是熱武器，像刀、汽油，表面上手段殘忍，但殺傷範圍很有限，軍人用的是冷武器，槍、坦克，從形式上不像熱武器殺人那麼殘忍，但殺傷力大，實際上最殘忍。

北京的市民還是太克制了，最初部隊打死、打傷了不少老百姓，還有不少人出面制止那些憤怒的群眾不要對被俘的解放軍進行報復，並將受傷的軍人送到醫院。死的軍人中有七人是給燒死的，被命名的共和國衛士。其實他們車上運的是鐵絲網和木棍，即人民日報稱之為防禦器材，因車翻油箱起火。當時群眾還是要救他們。但不料鐵絲網阻攔，他們出不來，就會給燒死了。上述十七個人還可以將原因歸到暴徒身上。其他三十多人就死因難以啓口了，多半是走火、流彈打死的，是屬於部隊自己的問題。

但相比之下，軍人是太喪盡天良了。有一年年輕的工人，在六月三日晚到六月四日晨跑遍了北京所有的醫院，將死亡數字全部統計下來，可惜我來得太匆忙，否則應將這個數字帶出來。復興醫院死亡（四日晨止）是四十九人，宣武醫院也基本是這個數字。那麼我說上千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呢。是根據死、傷比例推算來的。政府承認受傷的民衆是五千人。據我們去過醫院的統計，死與傷之比基本上是一比五。比如國務院機關死了四十七人，傷一百六十七人。因此說死亡三千、七千、一萬，可能是過高了。但死亡一千是起碼的，傷亡總共七千也是起碼的，因為到六四早晨，光復興、宣武兩個醫院已死亡上百人。在復興醫院，約有四十具屍體是堆在自行車棚裡，慘不忍睹。其

他每個醫院也有二、三十人死亡。四號到八號之間還繼續有傷亡的。尤其要指出的是在醫院死去的，都是在屠殺現場沒有死，群眾認為還有搶救的可能，才送醫院的。據一個參加過屠殺的軍人的透露，在天安門廣場清場時，即六月四日五時半至六時半，軍人打死一百七十多名學生和市民，逮捕了八十多名。當場被戒嚴部隊打死的，屍體幾乎全被戒嚴部隊搶走了。戒嚴部隊是由全國各大軍區派兵混編組成，各部隊都分別搶屍，可能打死的越多，說明鎮暴有功吧。正像三十八軍在木樨地殺人的部隊，就搶走屍體七十多具。北大化學系一名留校老師被打死，他的屍體是走後門才辨認出來的。

問：走後門？我還真沒聽說過。

河：是的。能夠親自去辨認屍體的，全要認識戒嚴部隊才行。當時去認屍時已是八號。屍體沒有冷凍保存，已開始腐爛發臭，面部根本無法辨認，後來發現了一串鑰匙，用這串鑰匙打開了他的宿舍，及化學系實驗室，才確認是他。其他七十多具屍體，兩天之後全燒了。每個屍體留了幾張照片，後面認屍的人只能去看相片了。根本無法辨認清楚。所以認屍也要先認識人，真是天大的諷刺。這個老師也真夠倒霉的了，剛出差回來，坐地鐵在木樨地換車，在那看熱鬧被打死的。他平時從不參加學運，那天晚上偏偏大難臨頭了。

江：是啊，我這個天天搞學運的命還挺大，從木樨地逃出來了。

河：這還有幾張照片，可以說明戒嚴部隊決不是鐵板一塊。瞧這兩張相片上的軍人，他們旁邊的立交橋就是崔國政被燒死的地方。崔的屍體擺在那兒兩天了，無人收屍，我當時問這些當兵的：「那邊有個當兵的給燒死了，你們怎麼不去收屍」。他們回答：「又不是我們

部隊的，誰管他」。

本來，戒嚴部隊應從四個方向攻入天安門廣場。但東路和北路均停止了進攻。原因是在東部一輛其他部隊的坦克撞翻了一輛軍車，壓死了一名軍官，一名戰士。這支戒嚴部隊指揮一怒之下就下令就地駐防，在北部部隊打死了兒童，當悲憤的母親抱着她的孩子在戒嚴部隊前示威時，部隊指揮也感到不太像話，停止了進攻。

江：不過這些並不能掩蓋戒嚴部隊的殘暴，五號北師大展覽了五具屍體，全是坦克壓死的，肢體破碎，慘不忍睹。同日，政法大學也展覽了三具屍體。當時戒嚴部隊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尚無力到廣場以外的地區鎮壓。後來，戒嚴部隊開入這兩個大學，將屍體搶走。以後，誰說他看見坦克壓死的屍體，誰就是造謠，有兩個工人因為說他們看見了這些屍體，就被抓了起來。

海：以造謠定罪的太多了。山東某大學的青年教師因得知大屠殺的消息後，十分憤怒，他向群眾宣傳說北京打死了三、四千人，並要求退黨，結果被判了九年徒刑。

關於死亡人數，我還要補充一下，各校都有十幾個以上失蹤的人。北師大失蹤者達三、四十人。北京這麼多大學，失蹤的就不少，不知這些人是死了，還是躲起來了，還是逃到國外去了。

問：那其他地方如何？你們是否瞭解天津、上海、成都等地的情況？你們以什麼渠道獲得消息？我們從海外傳遞的消息有多大作用？

江：我們對其他地方的情況瞭解不多，只聽說成都被打死了三百人左右。我在美國碰到一個剛從成都來的老師，她什麼都不肯說。我們在國內很難得到海外報刊。比如說，我從未

見過「中國之春」是什麼樣子。除了親人來信外，我們就是聽美國之音和BBC。這兩個電台在學運中起了重大作用。在收聽時，我父母十分擔心，大熱天也將窗戶關得緊緊的。盡管政府干擾，但還有兩個頻率根本無法干擾。我在大樓裡轉一圈時，經常能聽見「小萍果」的音樂聲。我就知道我的鄰居們也在收聽美國之音。我們的消息來得很快，也很詳細。要不是美國之音傳遞消息的話，上海、西安、成都都不會知道六四屠殺的情況，也不會上街遊行示威的。

問：你們都剛從國內來，是不是從國內人民的角談談這次學運的經驗、教訓。是不是可以展望一下海外的民運。是不是可以預測一下，國內的前途。

海：首先應該承認八九學運是失敗了。有些人總認為這次屠殺使人民看清了共產黨的本質，使全世界對中共有新的認識，因此不承認是重大失敗。至今還認為廣場上的學生不應該撤，應堅持到天亮，要拿一萬多人的性命去賭到底。

我認為這不是在搞民運，是在搞賭博。我每天去廣場，我認為這次學運最大的教訓是急於求成，沒有把握住有利時機，當退不退。最應該退的時候是四月二十七日大遊行後，當時北京市民對學生佩服的五體投地。你要是佩帶大學校徽上公共汽車，車上的人都投以崇拜的目光，並可以免費乘車。學生當時應返回學校，保留和政府對話的要求與權利，政府不對話的話，隔三岔五的幾十萬人的遊行行列就拉出去了。可學生們就是不肯撤退，他們認為他們的最低要求沒有達到，好像一撤他們就輸了。其實能組織這麼大遊行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勝利。八五年、八六年的學運我都參加了。

這次到四·二七大遊行已是極大勝利。民主的道路是長期的，不能一次求成。假定當時共產黨很明智，他們說他們可以下台，學生們怎麼樣，他們有能力接過政權，並把它管好嗎？我



學生們有能力把國家管好嗎？

看是不行的。從民聯、民主陣綫及全美學生會的現狀來看，民主力量在中國還很小，也不成熟。

以後還有多次可以撤退的機會，如五·四，但一絕食，學生就騎虎難下了。然後政府宣

佈戒嚴令，政府也騎虎難下了。雙方都不肯讓步，只有決鬥了。學生的肉體怎麼能碰過政府的坦克。以這個意義上說，政府贏了，而且既然開了武裝鎮壓的先例，那麼今後即使再遇上有利的時機，民運也很難開展了。也就是說，絕食實際上並沒有將這次學運推向高潮，相反是從高峰向低谷走去。我和學運領袖及廣場上的學生們多次交換過意見，辯論過。我認為陳一諮、嚴家其、萬潤南等人在讓學生撤回校園這個問題上看法很對，但學生們就是不聽。結果這次八九學運慘遭失敗。在死亡的上千民衆中，學生連一百人也不到，首都的民衆擔負了最大的犧牲，現在在清查中又承擔了最沉重的擔子。因此，學生們應好好想一想這一教訓。

河：我和吾爾開希、王丹巧在廣場上接觸過，也聽過他們的講演。他們有熱情、有組織才能、敢出頭。儘管也犯過不少錯誤，但仍是可欽佩的。但他們很不成熟。鮑彤入獄，就能保護別人，也就保護了自己。王丹則說了一些他不說則沒有人知道的事情。吾爾開希關於學生的理想主義與知識份子的實際一段評論，我不敢苟同，我們既然搞和平、理性、正義的鬭爭，就應該不給政府造成武裝鎮壓的口實。但廣場上二個月的鬭爭證明，我們自己的失誤給政府也造成了不少口實。我們雖年長一些的知識份子，並不是實用主義的人，我們也是理想主義。我們吃過虧，知道這個政權如何吃人，也知道如何用最少的犧牲去換取最大的成功。如果說這是實際，不如說掌握了鬭爭的藝術。現在國內一片白色恐怖，多少好同志被捕、被處決了。中、上層內公開發支持民運的人幾乎全被一網打盡，這個血的教訓一定要吸取。

海：我同意河君的意見。這次民運之所以沒有及時撤退，還是低估了政府的力量，低估

了軍隊的力量，一句話，低估了共產黨的力量。到了運動後期，大軍壓境，形勢十分嚴重，但學生領袖們還是高估了民運力量，總是要掀起高潮，一個行動接一個行動，一個遊行連一個遊行。說實話，首都民衆對學生長期佔據廣場，運動不斷升級，內心已有一些厭倦的感覺。比如說，許多人上、下班都受到很大影響。我過去上班只要二十多分鐘，現在常常要兩個小時，頭腦中確實閃過希望這種佔領廣場的行動早日結束的念頭。這種厭倦感使一些人在政府宣傳學運是反革命暴亂時，容易體諒、同情政府，使他們的宣傳有了一些市場。

河：我認爲這次學生與政府方面都使用了不少謠言。謠言這種手段在短期中使用，還有效果。但從長遠觀點看，是嚴重的錯誤。比如五月中旬，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發表緊急公告說天安門廣場管理處實行斷水，大概是爲了激起人們對政府的不滿。結果全市幾十萬人火急行動，肩挑手提，用暖瓶、水桶向廣場緊急送水，場面十分感人。但大家到了廣場，才發現廣場從未斷過水，許多群衆十分憤怒。這件事嚴重地傷害了群衆的誠實與熱情。這種「狼來了」式的做法不只一次，每天晚上都宣傳當晚戒嚴部隊要進城。結果我在天安門廣場呆了六夜，每次都沒有任何事情，等到六月三日部隊真的進城時，許多人反而半信半疑了。可以說幸虧這個政府太笨，造謠極其拙劣，人心喪盡。否則像學生也使用這種手段的話，很快就會脫離群衆。在海外也應吸取這個教訓，在重大問題表態上，要慎重一些。寧可慢一些，不要信口開河。

一些民運知名人士在海外的宣傳太誇張了，當然新聞媒介也可能有問題。什麼中共經濟年底崩潰、這個政權支持不了幾個月，至多兩

年。不知這種預測根據何在？我看要打持久戰，從殺人後，槍已經說破了。那麼物質的力量還是應由物質來打破。問題是軍方會站出了嗎？我看從目前的情況說，決無這種可能。國內許多地方根本不知道北京發生了什麼事情，北京市民也閉口不談學運的事情，所以不要總宣傳樂觀的觀點了。

海外現在是應該保存力量，並發展壯大力量，但真正要在中國實現民主進程，一定要國內起來才行。

江：這話說得很好。中國的前途是要靠國內的力量，光是在海外活動、宣傳，對國內的作用不是很顯著的。我們不能將中國的命運寄托在外國人身上，比如寄托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身上。中國的命運還要靠我們中國人自己。這次美國之音在傳播消息，使八九民運形成高潮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從六月二十日後，它就開始不怎麼關心中國的情況了，當時國內逮捕十分厲害，需要他們支持，但美國的表现讓國內人民十分失望。據說包遵信被捕前曾和美使館打過交道，希望能取得他們的幫助，但被拒絕了，結果他在安徽老家被捕。美國在支持中國民運上又做了多少具體事情呢？連一個保護中國留學生的法案至今都遲遲未通過。經濟制裁不徹底，還總是向中共討好、讓步，中共也不說它好。

美國領館對待中國留學生簽證的態度是令人不能容忍的，連起碼的禮貌都沒有，我簽證時，美國領事居然對我前面的學生大喊：GO OUT！多少人被拒簽。自費學生只要沒有全資助就不行。許多學生獲半資助或免學費就遭拒簽。現在多少知識份子害怕中共的專制，躲避這個恐怖政權，想到美國來，他們應該得到美國的歡迎與幫助。現在國內對出國是嚴加審查，

參加過遊行都不行。有三十六個單位如北大、清華、人大、師大、四通公司、社科院等，不論公費還是自費，出國一律停辦。不料美國也卡，現在獲簽證極難。因此令人十分失望。

我因爲有全資助，那個領事批了我的簽證，但我心裡十分不舒服，總覺得自己的同胞在受侮辱。大家可能看過「苦海餘生」這部電影吧。現在美國對中國留學生的態度，就像二次大戰前，他們對猶太人的態度差不多。說一千道一萬還是怪我們國家不爭氣，希望海內外共同攜手，早日推翻這個反動政權，否則我們真是有家難回。

問：在採訪結束前，我有個問題可能有些好奇。諸位都參加民運很積極，爲什麼還能到達美國？大家到底是怎麼出來的呢？

衆笑：無可奉告，這叫八仙過海，各顯其能。

海：說在人們對這個政權早已喪失信心了。有些人也利用這種信心喪失大發其財。比如黃克誠的兒子就賣假護照，包括簽證、出境卡一切齊全。到美國的護照一本要三千美元，到其他國家可能便宜些。他們什麼都「倒」，連軍艦也「倒」。「倒」一艘軍艦一下就賺幾十萬美元，你們這些留學生一輩子也掙不到那麼多。但我相信中國的前途還是光明的，民主是必然要戰勝專制的。魯迅先生說的好：「血沃中原肥勁草，寒癩大地發春華」。六四大屠殺教育了人民，共產黨已失盡了人心。六四烈士的血決不會白流。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中國一定要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

問：謝謝大家接受我的採訪，謝謝你們的材料及照片。你們的姓名、地址我們一定嚴格保密。最後我代表中春望你們在美一切如意，順利！

下一個整肅目標：國安部

昆侖

攘外必先安內

抗戰時期，蔣介石曾有一個基本的戰略倍受共產黨抨擊：攘外必先安內。而實際上，這正是共產黨今天的處事原則。它的清洗也好，打擊也好，向來是外鬆內緊，它恨黨內異己更甚於社會異己，恨社會異己更甚於海外異己，恨民聯甚於恨台灣，恨台灣甚於恨美帝。

懂得共產黨這條原則，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戒嚴令已下達半年之久仍遲遲不肯解嚴。說為了社會安定是解釋不過去的，因為自六月中旬後社會上大規模群眾抗議已停止。實際上，李鵬政府把荷槍實彈的大兵留在北京街頭以其說是為鎮壓人民的反抗，還不如說為了防備國家機器內部的異己份子。所以前一段時間大整肅的重點並非像人們想像的那樣是在大專院校，而是在國家黨政機關。

中國當前的局勢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安定但不團結。對於共產黨來說，內憂更甚於外患。

戒嚴部隊狗拿耗子

中共當前的武裝鎮壓機器可以分為四個部份：軍隊、武警、公安、國安。軍隊按理是國防軍，用於抵禦外侵，武警部隊用於鎮壓內亂

，公安部負責維持社會治安，國安部則負責國際間諜案。

可是「六四」之後，國家機器的忠誠度出了大問題，鎮壓機器的分工已被打亂。鎮壓也好，打擊也好，清洗也好，總是要有具體的人去執行，現在李鵬政府頭痛的是：這些執行鎮壓的工具還可不可靠？

從民主傾向，開明程度和思想解放程度而言，上述四個鎮壓系統中最好的是國安部。因為其工作人員大多受過高等教育，很多人出國，見過西方社會，因此對專制體制的離心力最強。

其次是公安局系統，因為它大部份工作人員為當地城市居民，在八九民主運動中，受到其家屬及好友的影響，內心頗同情學生和示威群眾。所以，這個系統也具有相當的離心力，本次大整肅中有很多重要民運人士逃出海外，若沒有公安系統內部人員的協助是不可想像的。

再其次是武裝警察部隊，即過去的地方衛戍部隊，這支部隊盡管大部份由農村兵組成，文化水平較低，但它畢竟長駐城市，眼界比駐營地的野戰軍要開闊許多。耳聞目睹民主大潮，不免也會產生離心傾向。

最保守愚昧的是野戰軍，其官兵長駐遠離城市的營地，信息不靈，思想最易控制。現在

北京的戒嚴部隊，就是由野戰軍組成。北京市民普遍反映，鎮壓民運人士最兇是戒嚴部隊，而武警其次，公安局則要好得多。

按分工，野戰軍用來鎮壓「內亂」就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了，更不用說用來維持社會治安了。戒嚴部隊之所以至今越俎代庖公安局的業務，顯然是因為後者已不再靠得住。

事實上，公安系統內部的清洗早就開始了，北京市公安局已有約五分之一的幹部被停職或離職，甚至有人被逮捕。廣州市公安局有兩個處長，深圳市公安局局長因為協助民運份子逃亡而被隔離審查，此案涉及公安系統內部逾百人。

然而，隱患並沒完全排除，公安系統的清洗之後，下一個目標將是國安部。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在整個中共鎮壓機器中，國安部可以說是「自由化思潮」的重災區，特別是那些經常在國外活動的工作人員，很多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人非草木，焉能無情，他們也是活生生的人，有思想受過教育的人，在中國的專制落後和西方的民主進步的反差中，他們豈能沒有自己獨立見解。據我所知，他們中間有人暗中對民主運動提供的幫助，遠遠超過中國民聯很多普通成員。

國安部現任部長賈春旺在中共元老派眼裡是個可信不可用的人，可信是因為他是陳雲的女婿，保住這個江山的立場是不容置疑的，這也是為什麼他突然被從清華大學團委書記提升到國安部長的原因，可是賈春旺工作方面的無能也是人所共知的，且不說黨內其它派系對他的疑慮，就是他靠不靠得住也是個問題。

國安部第一副部長孫文芳曾是新華社駐倫敦首席記者，常務副部長于放也曾以新華社工作人員身份常駐美國。這兩人均是海派人物，思想比較西化，對趙紫陽的開放改革政策頗為欣賞。由於賈春旺是個外行，國安部的實際工作是由孫、于兩人主持的。

八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秘密討論解嚴問題和對趙紫陽的處置問題。這次會否決了解嚴的意見，主要原因是公安系統靠不住，還需借用戒嚴部隊的力量維持局面。同時這次會議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先借戒嚴部隊的力量整頓公安系統，再借整頓後的公安系統來整肅國安部系統。三者的關係恰似黃雀、螳螂和蟬。

國安部就其工作性質來說是一個非常敏感的部門，其嚴密的保密系統使它不易頻繁換將。這就是為什麼中央高層遲遲未動這個「自由化重災區」的原因。投鼠忌器，四年多前發生的于甄三事件歷歷在目。

從于甄三到王錫爵

于甄三曾任國安部海外局人事處長，手中掌握着一大批海外特工人員的名單。這個位置是國安部最重要的職位之一。于甄三表面看起來沉默寡言，處世小心謹慎，所以被任命此職。

一九八四年，于認識了一個比他大十歲的女人。後來得知此人為替好幾國服務的國際間諜，常來往於美國、台灣、香港之間。自于認識她之後，一見鐘情，常常赴香港與她幽會，兩人打得火熱。最後，不知是出於愛情的誘惑還是醜聞的脅迫，于在一九八六年突然經香港出逃。于失蹤一個月後，國安部方發現，可是已經晚了。在世界各國，中國潛伏多年的間諜

紛紛曝光。

在美國，自朝鮮戰爭就為中國服務，潛伏四十多年的中共間諜金無忌被美方逮捕，接着這位倫敦大學畢業的經濟學博士神秘地在獄中自殺身亡；然後，在美國西部潛伏多年，專門獲取硅谷情報的龍雲之子龍××在臨登機回國前被美方FBI扣住；接着在法國男扮女裝，與另一同性戀同居六年之久的中國間諜黃××也被法國當局逮捕，直到逮捕他之後才知道他是男人……

王錫爵是共產黨在台灣長期臥底的特工人



王錫爵(上圖中)突然潛逃回大陸，他在台灣的太太(右圖左)實在有苦難言。



員。在國際上一片告急之中他也坐不住了，這個在台灣已生根落地，成家立業的中年人為生命安危所迫，不得不拋妻棄子而逃了。為了策劃王錫爵的逃亡，國安部派出了海外首席間諜金××，代號七〇一，親赴泰國。七〇一是中國頭號間諜，貌視一白面書生，但各國間諜機構都知道，首席間諜只有在事關重大的國際事件中才動用。所以至今很多人仍無法理解為什麼輕易動用他僅僅是為了策劃一個令台灣難堪的「起義」。

于甄三後來到南美一個國家隱居起來了，可是他的叛逃所帶來的震動至今記憶猶新，共產黨花了近一年的時間才穩住陣腳。

投鼠忌器先撫後剿

「六四」之後，共產黨在海內外喪盡人心。國安部在海外的工作人員的叛逃事件急劇增加，據我所知，在四個月內已有七人在美國尋求避護。(總數一定不止此數)甚至有人在民聯代表大會上當場曝光。

這一情況使中共一時不知所措，在沒有可以依賴的力量整頓國安部和沒有力量替代節選掉的人員時，其基本策略只能採用「先撫後剿」的方針。所以對賈春旺這樣的人一直遲遲不動手，以免打草驚蛇，引起海外更大規模的叛逃風。如果再發生一個于甄三事件，那麼海外的間諜網將有全軍覆沒的危險。

不過對於鄧小平、李鵬來說，國安部的自由化因素一直如梗在喉，如果公安部門的整肅能夠在今年底按計劃完成的話，那麼整頓國安部的計劃將在明年開始。那時，海外的很多工作人員將會大換班，國內一些關鍵部門的人有可能悄悄消失。

中國的巴士底——秦城監獄

未名

這也許是至今爲止，在世界上唯一公開的一張中國大陸巴士底獄——秦城監獄的照片。它看上去那麼安靜、那麼普通，可真正進過那裡、瞭解內幕的人，一定會毛骨聳然，久久不得安寧。這就是中共高層社會人人皆知的秦城一號。是政治角鬪場敗者的地獄。在共產黨統治大陸四十年的歷史上，從國家主席劉少奇開始、鄧小平、王震、薄一波、彭德懷、班禪大師等，做爲毛澤東手下的敗將，無不在此渡過了難忘刻骨銘心的時光。然而今天，鄧小平又想起了自己受難的老地方，將秦城監獄又變成了自己反對派的墳墓。從六月瘋狂大逮捕開始，到十月得到這張珍貴照片，秦城監獄又重新關進數以百計的民運人士，得到證實的有趙紫陽、秘書鮑彤、四通研究所負責人曹思源、民運老將任曉町、高自聯負責人王丹、福建社科院院長李洪林、太平洋論壇主編鮑遵信等幾十人。如果趙紫陽被李鵬、楊尚昆等最終定罪，也將闢進這座有進難生還的墳墓。

經過幾十年的歷次政治運動，大陸人民對於秦城監獄已不再生疏，但它的位置和確切地址，則爲大多數人所不知。

從北京出德勝門沿京昌公路向北駛去，行車約一個多小時，你就會看到一個三叉路口，往南是南邵鄉，往南是小湯山療養區，往北是秦城。記住，往北的這條路不是四米寬的柏油

路彷彿是開進火葬場的路，隱在一片稀鬆的小樹林中，放眼望去，沒有行人，沒有車輛，只有一塊醒目的大路牌：外國人禁止通行，再往裡進幾百米，又一塊白底紅字的大牌子豎在路旁：警戒綫，——讓所有的人想到立即臥倒的口令。這三個字就意味着一過此界你將會受到槍擊的危險，所以爲什麼多年來人們一直無法詳細描述秦城監獄的真實面貌，連魏京生都是憑想像描寫出一座高大的門，一扇寬寬的影壁和一處陰森森的拱形樓洞。在高倍望遠鏡的幫助下，這座背山而建的魔窟外表好似大陸常見的機關大門，自動閉閉的鐵柵門使人無法看到它的警衛系統的實力。正是這種自信般的手法外表，更加說明了內中的森嚴。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監獄，二米多高的圍牆佈滿鐵絲網，沒有碉堡、沒有槍穴，更看不到哨兵的存在。但幾十年來，從未聽說有人從這裡逃出來過，真正嚴密的看守系統全部隱藏在大牆裡面，據當地村民告訴我們，該處警戒綫爲四百米，凡進入方圓四百米警戒圈內的，不被打死打傷也會被抓進去，失蹤在這個世界上，所以他們雖然居住在周圍幾十年，從未領略過內部的「風景」，而且也從不想領略。

這座政治犯監獄是毛澤東的傑作，無數沒有按照他的旨意效忠的人，被扔進了這座煉獄，生還者只能感謝上帝的恩慈，死去的只好到



秦城監獄大門。

陰間咒罵了。老毛萬萬沒有想到，這座關押他政治對手的地獄，在他死後未滿百日，竟成了他夫人和接班人的居留地，歷史真是奇妙無比。政治的本身就是一場賭博。當年從這裡僥倖活着出來的老人黨們，竟然從淒慘的施暴心理，將他們的反對派同樣關進這巴士底獄，喪失了最起碼的人性。

據一位曾經在裡面住過多年的老者講，該監獄屬於公安部勞改局（五局）特動處管。監管人員均是一幫喪失人性的傢伙，常以各種非人的折磨來彌補他們在這裡的孤寂。所以裡面的犯人大都受到過嚴重的精神創傷。

從我們所見到的大門往前走，又是一道鐵門，那裡有嚴格的檢查，進去後，一條大路兩旁有許多類似的院門，每個小院由二或三幢二層小樓組成，每幢小樓上下有二十幾個囚室。大多數囚室都是被關單間，囚室一般爲五平方

米，有一張木床，一個馬桶和一個水池。用鐵網罩住的燈泡掛在天花板上，一般人無法夠到一米多高的門上有個供看守用的監視口，口下方是一個可以在外面開啓的小窗，用於送飯或其他東西。秦城監獄對於已定案的犯人每天放風半小時，未定案的犯人每星期一次。放風只在有限的幾十平方米內，犯人之間不准交談，平時則面壁而坐，如同死人一樣沉寂。

秦城對於所有進去過的人來說，是一個痛苦的名字。那裡可以扼殺每一個人的意志，可以使任何一個稍有鬆懈的人精神崩潰。要知道，所有進取的人，大都是政治思想上的活躍份子，廣泛的社交、敏捷的思維，使他們早已習慣於轟轟烈烈的生活，驟然關進這裡，死一般的靜寂，沒有交流，不能說話，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分裂症。筆者曾坐過共產黨的監獄，非常理解爲什麼魏京生會患精神分裂症，這才是一種非人的精神折磨，比打、罵更爲殘酷的一種精神摧殘。

爲紀念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驅，身陷囹圄已十年的魏京生勇士，讓我們再重溫一下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一日他對秦城監獄所作的聲討：

我揭發秦城監獄的極端殘酷，不僅僅是爲被關押在其中的犯人們喊冤。當然，這些敢於對抗毛澤東（編者加）蠻橫霸道政策的人，這些獻身於中國民主事業的人，是值得我們尊敬和仿效的。我認爲秦城監獄給我們的教訓是應當更加深刻的：我們的國家裡並不存在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上的無產階級專政被少數獨裁者用做了專政工具。這一工具被恰當地運用到了「一切威脅獨裁統治的方面，包括過去的「親密戰友」。

獨裁者的專政工具無比的殘酷野蠻，這裡必然如此的。獨裁者沒有壓迫人民的正當理由

，如果沒有壓迫人民的強有力工具，他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手中的專政工具必然要對準人民的，也是必然要對準內部的反對派的，一點也不會因爲這些反對派是他們過去共過患難的戰友而手軟。從這一點上看來，在過去的革命中犧牲了的先烈們倒的確是幸運的。他們不但因保衛自由與和平而獲得英雄榮譽，他們還獲得了心靈上真正的安寧，不必爲了「戰友們」折磨他本人和家屬而痛苦，也不必爲了隨



中國，秘密處決，秘密槍殺！

生活權利的問題。要想根除獨裁政治及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就必須根除產生和維持獨裁統治的條件，包括廢除這種極端不人道的政治監禁和迫害。

〔必須永遠廢除秦城監獄！必須永遠廢除以政治爲藉口的監禁和迫害。因爲這關係到的不僅是被監禁和迫害的少數人，而且關係到全體人民的政治權利，關係到作爲人的基本權利。你承認每個人都有對國家政治發表意見的權利嗎？那麼你就應當反對爲了發表政治見解而被逮捕。如果你不承認別人的權利，那麼請證明你的權利的合理性吧！意見雖然常常只有一個最正確，權利却只能是相互的。請問從秦城監獄中放出來的老人黨們，當你們取消別人自由發表政治見解的權利時，你們是否保障了自己自由發表政治見解的權利呢？當你們用政治藉口迫害別人時，你們是否預見到自己也要受同樣的迫害呢？現在你們該「預見」到了吧！現在人民也想到了：只有廢除以政治爲藉口的監禁和迫害，發表意見的自由才有可能得到保障。人民的權利不能通過剝奪他人權利的專政來保障。人民的權利必須通過保障他人的權利來得到相互的保障。〕

時準備受折磨而日夜顫抖。

獨裁者們總是製造種種政治藉口來消滅他們的對手，例如「階級異己份子」、「現行反革命」、「叛徒」、「裡通外國」等等。有了這些政治藉口和秦城監獄式的監禁，才有可能製造出政治獨裁。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以政治爲藉口的監禁，就沒有獨裁者實行獨裁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所以說，人道主義關係到的不僅僅是個人問題，更主要的是關係到全體人民的

載自「探索」第三期第十四頁

十年過去，中國民主自由的呼聲又一次在槍林彈雨中染上了血暈，十年前爲之奮鬥的魏京生還在獄中，又一批熱血青年，爲同一個目的、同一個嚮往，被關進這中國八十年代的巴士底地獄。試問，何時我們能高舉着民主自由的火炬，徹底燒毀這獨裁專政的象徵——秦城監獄？

我是怎樣逃離中國大陸的

工自聯副總指揮岳武自述

岳武

單位同志不信我是暴徒

「六四」大屠殺後，我保住了性命，隻身潛回了山西陽泉我的工作原單位。當時我想，參加運動的人有一、兩百萬，要想查到我沒那麼容易。因為「工自聯」很多人以為我是天津來的。公安局可能到天津去查我，那是很難的。（衆笑）

其實「工自聯」成立選舉出我們幾個領導人時，我們都把身份證亮出來了，因為大家規定要報真名字以示負責。當時看我身份證的人不超過十個，並沒有很認真去記，當時已經過了半個月，至少一半人把我的身份證忘了。我就是抱着這個心理，回到陽泉鋁件廠，那是我做廠長承包的工廠，工人不會出賣我。

回到廠子訂到十二號，我就頂不住了。因為「學自聯」已經被通緝，「工自聯」只是遲早的事。六月廿五號，我已下定決心去出差，那天下午幾個朋友來我家打麻將，告訴我，老岳你別回廠子了，今兒個來了四部警車找你。很偶然我躲過了這一劫。

陽泉市公安局是接到北京公安部的通知來抓我的。但我們廠黨委對此表示懷疑，他們說我出差半個月，怎麼能從陽泉的廠長一下子成了北京「工自聯」的頭呢？成了暴徒。後來我們廠子的保衛科長還專門去北京看了錄相，回來後才相信。

我們廠長了不起

這是後話了，廿五日我南下到了深圳，找出去的路沒轍，錢也用完了，只好又回到陽泉，那已經是七月中旬了。廠裡的同志來家裡看我並向我表示，廠長你能夠成爲北京「工自聯」的副總指揮，我們全廠都引以爲榮。而且外單位到我們單位出差的人員都這麼認爲，說「你們廠長了不起！」（衆笑）

後來我就又靠朋友湊了點錢，再南下，想法往外逃。路上有一個奇遇，給我增添了很大的信心。路上我遇到一個神算命，我也沒辦法了，就讓他給我算一下。他先說我有兩個孩子，雙胞胎，很準，說到後面我就半信半疑了。他說我很快就會到香港，而且還要走得再遠。但是有難使你走不成，他必須給我寫道符保我，我才能解難。

絕路求生算命求符

他要求我一定用毛筆，在沒人看到時把我的生辰八字寫下來，才能作成符。我又花錢買了筆紙，這下子有神暗中保佑我了。因此，我就放開膽子四處設法，深圳、廈門我都轉了。一直到了沿海的漁村，都找不到路子。

後來我研究了一下地圖，發現珠海離澳門很近，我就打算走珠海試試。其實我那時已經



沒什麼信心了，只是打算沒被逮着之前能玩玩也好。去珠海也要邊防證，我只有身份證，結果遇上個車子，交了二十元錢，就搭我繞過邊防站，進了珠海市。

在那裡，我住在一家物資局的小旅店。因爲司機在車上就告訴我，大旅館要邊防證，我不能住，小旅館把身份證押在櫃檯就可以。這其實已經很冒險了，當時我身上就藏着陽泉市公安局一處發的通緝令，上面還有我的照片。但我想，等這份通緝令發到珠海市的小旅館肯定還要一段時間。因此我還在用我的身份證，兩個月裡就這麼一張證件。在大陸現在城裡人沒身份證根本不行。

司機要錢僥倖過關

住下後，我又跟着旅遊車到了海關一帶轉，當時已經是半夜了，燈光通亮，三里地之內的海面上，一個人影飛不過去。一跳到水裡游準被打死，我只好呆在陸地上留個活的再打算。

第二天我又打算在灣仔附近偷渡。我問旅遊車司機有檢查的沒有，司機只顧收錢，告訴我沒有。結果一到海邊就真有檢查站，把我坑夠噲，這司機爲了賺錢把我給坑了。

到了邊防站，車子裡就十幾個人，人家都有邊防證，我連身份證都押在旅館了。一下子就把我查出來，叫下了車子。派出所設在道邊上，叫我下車的解放軍只管查人，不管審問，把我帶進派出所就不管了。

派出所裡坐着四個人閒聊天，我進去以後，只有一個人問我，其他三個人連看我一眼都沒看，那個人問：「你哪的？」我就報了我的真實單位——山西陽泉鋁製品廠。我在想，如果他們打電話的話，報假單位，一打就露餡了；報真單位，碰巧同我不錯的同志接電話，證明我是那單位的，也就混過去了，不會把我扣下。

公有制沒人管事救了我

結果真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那派出所的人第二句話就是「去吧！」我就這麼又逃過一劫。出來之後，那個站崗的小當兵的很不好意思，還跟我說：「同志，對不起」。我是一陣害怕，因爲進派出所時，那份通緝令就在我的錢包裡，有名有姓有照片，一拿出來就完了。

我又上車了，再往前走。我想這回要玩真的了，我要小心，於是就把那份通緝令藏進了游泳褲裡。到了碼頭，要上遊船了，沒有邊防證還是上不去，於是我就沿着海邊轉悠，沒走幾步，就遇到「閒人止步」的牌子，前面有當兵的站崗。這時候我看見道邊有個賣飲料的鋪子，我就去買了飲料，邊喝邊觀察周圍的地形。

我問那個開舖子的老板，澳門容不容易去，他說只要有錢，連葡境也能去。於是我心中有數，知道還可能有活路。於是就向附近的一個村子走去。

這村子是在海邊一溜排開，一條街看到底，前頭還有個解放軍站崗，我看見了他，他也看見了我。沒辦法，我只好硬着頭皮向前走，走到中間，又碰上一家賣飲料的店，那時八月份，天熱得不行，我就又買一杯喝。

這時解放軍換崗，那個看我的解放軍下崗也來這喝冰，就站在我旁邊。當時只要他問我一句話，我就露餡了。我當時什麼信心都沒有了。因爲一張嘴，一聽我口音就是北方人，不是本地人，再加上我連這個村的名字都不知道，要是外地來找人的，至少也應知道這村叫什麼名。可是這解放軍看了我兩眼，一句話都沒問，只是跟賣飲料的老板娘聊天，我一看，趕緊走開了。

絕路逢生跨上遊船

我沿原路往回走，總共有七八里路，對面就是澳門。下海游吧，周圍有解放軍荷槍實彈在那看着，不游吧，明天再來那是沒戲。到了邊防站，再沒身份證，人家肯定起懷疑：這小子也沒有邊防證，怎麼天天往這溜達，準是想偷渡。

一路上我心裡七上八下，好像走在絕路上，心裡不是滋味。這時又回到了原地，看那裡圍了十幾個人，我就無意識地走過去，沒想到這回是絕路逢生，那兒有一棟房子，乍一看什麼都不是，但房子後面却是個碼頭，有一只遊船停在那，我也沒看見。

我就坐在那閒呆着，過了大概十分鐘，我

還在那傻乎乎地抽煙。這時那些人都走到房子後面上船了。結果有一對帶小孩的夫婦，突然朝我喊：「嘿！船都要開了你怎麼還在那坐着？」

我莫名其妙地就跟着他們上了船，一見開船的人，我就解釋我沒證，證被扣在旅館了，那開船的同志好像懶得聽，收了錢只說「上去吧！上去吧！」就這樣，我上了船，駛往澳門方向。

一上船我這心裡「撲騰」一下，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啊！

游向自由獲得重生

這遊船只是在海裡轉半圈，過了珠海橋之後又往回開了，我仔細一看，四五個船上的工作人員都沒有帶槍，夏天只穿小背心，一看很清楚，於是我就開始準備跳海了。

我站在甲板上從容不迫地脫衣服，把錶和錢包全部放在船上，留給自己的同胞了。船剛要往回返時，我脫光了衣服，穿一件游泳褲，裡面只放了一件通緝令，跳下海向澳門游去。當時也沒有人來拉我，也沒有人喊。游了十幾米後，我還回頭看了一眼船上的人。船員和遊客都在那默默地看着我往澳門游去，誰都沒有什麼表示。

事後回憶起來，人生真是奇了，我跳船那天，八月十七日，正好是我的生日。我想起那個算命的，他當時非要我把生辰寫到護身符上，他也沒說我非要生日那天跳海，但真的就在這一天，我絕路逢生，逃出了魔掌，獲得了人身自由、新生。

民主先是瀉藥後是補藥

丁 楚

大治到大亂的輪回

在中國歷史上，從「大治」到「大亂」的循環已經持續了兩千多年，至今仍未終結。很多人都在試圖解開這個迷。

歷史的每一次重復幾乎像時鐘一樣精確。每一個朝代在開朝初期總是充滿朝氣的。朝廷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對農戶輕徭薄賦，生產在這一政策的鼓勵下迅速發展，社會一片繁榮，官員勤奮清廉，百姓安居樂業。可是到了一個朝代的尾聲，人們幾乎又可以看到另一幅相同的畫面：劇烈的土地兼并，你死我活的宮廷鬭爭，沉重的苛捐雜稅，官員貪污腐敗成風，百姓怨聲載道。最後，一場大天災作為導火索引爆一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天下大亂，把一切砸得粉碎。然後一個新的朝廷在一片廢墟中誕生，開始了新的一輪循環。

這周而復始的循環自然有它內在的規律，其中的道理其實非常簡單。

一個朝代在開朝時，無非就是開國皇帝一家再加一群功臣，上朝的遺老遺少早就殺光砍光了，土地重新分配綽綽有餘，幾十萬戶人養

一個貴族或官員，自然可以輕徭薄賦，農民自然可以休養生息，同時朝廷的官員比較少，晉升的機會多，所以官員普遍勤奮盡職，宮廷內鬭也少。

可是幾代之後，事情就不妙了。一個貴族生三個兒子，每個兒子再生三個孫子，每個孫子再生三個重孫，三三得九，三九二十七，八十一，二百四十三……五代之後就不得了。一個家庭的生活水平到了一個標準就很難降下去，人多了架子還要撐着，可是土地還是那麼多，於是只好加重稅賦，兼併土地，造成大批農民失去土地，鋌而走險，一旦有一場天災作為導火索，農民大起義不可避免。在日本和歐洲實行長子繼承權，多餘的兒孫當騎士或武士，在戰爭中消耗掉了，所以不存在中國的問題。

當然，一場革命光有來自下面的動亂還不夠，還需要有來自上層的動亂。到了一個王朝的後期，官僚越來越多，人浮於事，腐敗風氣日漸，晉升之途日窄，造成官場傾軋日益激烈。當皇室財力不足時，皇帝不得不殺幾個功臣大戶，滿門抄斬，抄家財補充國庫。這使仕途變得凶險莫測，危機四伏。一些擁有實力的重臣隨時都有可能被逼反。而農民起義又常常從

統治者的裂縫中迸發出來。

一場動亂之後，舊的貴族——整整一層寄生蟲，被連根鏟除了，一片廢墟為重新分配財富和權位創造了機會，大亂為大治開闢了道路，於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新朝代開始了。舊王朝垮得越徹底，新王朝的盛世就越輝煌，亂世越大，治世越盛。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秦漢和隋唐時期之前，都經歷了數百年的分裂和戰亂，它們都是在爛透了的土壤上結出的碩果。而中國唯一一個以和平演變易姓朝代宋朝，却是以皇室虛弱和官場腐敗而著稱。當然，由和平過渡所積累起來的民間生產力和市場經濟因素另當別論。

因此，中國人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是沒有道理的。一個新生的王朝，哪怕碰上個暴君或庸君，照樣可以有升平盛世，可是當一個王朝快要崩潰的前夕，任憑哪個英君明主也無力回天。明清兩朝的亡國之君，崇禎和光緒都不可謂不是好皇帝，照樣成為殉葬品。當然，一個王朝並非沒有「中興」的可能。但中興常常都是跟隨一場戰亂而來的，兩漢之間的赤眉銅馬之亂，唐朝中葉的安史之亂，清朝的太平天國之亂都曾為當時的王朝帶來過中興。所以我們也可以說，這種小亂和小治的循環只不過是大治和大亂的循環中間出現的插曲。而其中的道理是完全相同的。

無事生非乃萬事之理

治和亂的循環實際上歸根結底是個生存空間的問題。當然，這個生存空間不是一般老百姓的生存空間，而是官僚貴族的生存空間。當這個生存空間比較寬鬆時，一個王朝就興盛，而當這個生存空間變得越來越狹窄時，一個王

朝的末日就要來臨了。「大亂」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就是為一下個新生的王朝開闢生存空間。

以上的這段歷史回顧自然是項莊舞劍，注意，下面圖窮七見了，讓我們來分析一下今天中共王朝的生存空間。

中共政權的興起和衰敗可以說和歷代的王朝極其相似。在它打下江山的初期，也曾有過一段輝煌的盛世。那時，共產黨幾乎顯得無所不能，做任何事情都勢如破竹。那個寬鬆的環境，一直使今天以陳雲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瑩瑩於懷，重溫舊夢幾乎成了他們今天奮鬥不息的唯一目標。不過可惜的是，歷史是不會回頭的。中共政權的生存空間在官僚階層的迅速膨脹中變得日益狹窄，人們早已從上到下那種不安的騷動中嗅出了一個王朝末日的症兆。

共產黨進城時只有二百萬幹部。這兩百萬「功臣」按他們各自的資歷和功勞瓜分了政權，佔據了應得的權位。當所有的生產資料都變為公有制的時候，財產的「所有權」便不再重要了，一切取決於財產的「支配權」，而支配權和官位的大小成正比的，於是形成了「官本位制」。一切的財富、榮譽、權力都可以用官位的大小來計算，這樣一來，爭奪官位便成爲這個社會內部的最大動力。

不可否認，這麼大國家，由兩百萬幹部來瓜分權位，生存空間是足夠寬鬆的。每個人都足夠的機會被提升，每一個平民（自然是積極份子）都有足夠的機會進入官僚階層，社會雖然壓制佔有財產的衝動，但僅僅是這種佔有權位的衝動，也具有足夠的能量爲這個王朝帶來一段升平盛世了。

人們都在懷念五十年代的共產黨幹部廉潔

、勤奮。不過我敢保證歷史上任何一個新王朝的官員都會有相同的廉潔和勤奮。以那麼少的官員去治理一個百廢待興的社會，不勤奮怎麼行？連正事也忙不過來的人至念自然也不會多，有什麼能夠比親手建設一個新世界（或曰新王朝）的榮譽感更令人感到興奮的呢？比起這種自我價值的實現，那些小利小惠都會顯得暗淡無光了。

然而，只要歷史還在沿着過去的軌跡前進，輝煌的時代就必然成爲舊夢。我們無需詳析這一過程是怎樣發生的，只要看一下今天共產黨官僚的生存空間，就足以爲這個王朝的命運捏一把汗了。四十年間，中國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可是共產黨的官僚却增加了十倍。

每當人們在敗落共產政攻的時候，總免不了要抱怨這個政權管得太多了，農民種什麼它要管，工人拿多少工資它要管，年輕人唱什麼歌它要管，小說家編什麼故事它也要管，直管得整個社會毫無生機，一片混亂。

每當人們控訴共產暴政時，總免不了要詛咒那無窮無盡的運動。吃飽了飯沒事幹，你鬧過來，我鬧過去，直鬧得天昏地暗，生靈塗炭。

有人說，這叫「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不過我敢保證，如果共產黨的幹部都甘當庸人，中國反倒得救了。

毛澤東一口咬定：「我們的幹部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好的」，我個人完全贊同毛澤東的觀點。共產黨政權的問題不是出在它的幹部太壞，而是出在它的幹部太多。人多了，事還是那麼多，於是必然要有一部份人無事可做，無事可做的必不甘寂寞，要找事去做。當無事可做的人找事去做的時候，「天下大亂」便不可避免了。中國有句成語是極其精辟的：無事生非。

我建議寫歷史要研究它，搞政治的要牢記它。在共產黨的幹部中，有很多人完全可以一杯茶一張報紙一天天混下去的。可是不幸同時又令人敬佩的是，他們都是黨的好幹部，都願意爲黨作出貢獻。他們都不願愧對自己那份工資，不願碌碌無爲地甘當平庸之輩。於是他們不得不爲自己的能量找到釋放的地方，他們會制訂各種各樣的學習計劃、宣傳計劃、召開各種各樣的會議，造出各種各樣的文件來審批，掀起各種各樣的群眾運動。總之，搞出各種各樣勞民傷財的事端來證明自己在這個社會中存在的價值。中國的事情看起來真有點滑稽，它被搞到今天這個亂七八糟的地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爲它的幹部平庸，而恰恰是因爲他們不甘平庸。如果全國能有一半以上的幹部甘願每天一杯茶一張報紙渡日，中國的老百姓要少受不少折騰。

自然，狼多肉少的局面使中共各級官員的生存空間變得日益嚴酷，於是官場上的絞殺也變得日趨殘酷。這就爲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提供了土壤，因爲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會打破原來官場上的政治格局，爲權位的重新分配製造契機。中國人從本質上來說並非好鬥的民族，可是如果如此之多的人必須在一個如此狹窄的空間通過，動亂便不可避免了。正如毛澤東所說：「八億人，不鬧行嗎？」

「中興」的時機失之交臂

毋庸置疑，柏金森預言的官場病已經被世界各國的官僚機構所驗證。於是人們會問：既然官僚機構的腫脹已成爲世界各國的通病，爲什麼它在其他國家不會釀成像中國這樣的危機？

先讓我們來看看西方國家。在那裡，儘管官僚機構的膨脹已成為社會前進的包袱，但這個腫瘤還可以稱為「良性」的，不致於置整個社會於死地。在西方社會，當官並不是出頭地的唯一途徑，所以那些被從官場擠出來的人也沒有必要為了捍衛他的官位而垂死掙扎，他們可以去作學問，去賺錢發財，去當明星，甚至去買獎券，總之通過其它各種途徑來證明他在社會中的價值。同時，西方社會都有選舉程序，這就把暗地的內鬪化為公開的競爭，每一個官員都必須做到能上能下。所以，一有民主程序，二有多元出路，官僚的腫瘤就有了消腫的可能。

再看看蘇聯，本來它的情況和中國極其相似，它之所以沒有落到中國今天這個絕境確實得益於斯大林和希特勒。斯大林搞了無數次大清洗，每一次都要殺一大批人。殺人雖然是很殘酷的，但在客觀上又解決了官場生存空間的擁擠問題，用無數次小危機化解了最終的危機。斯大林把老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功臣都殺光了，用一批院校培養出來的知識份子填補了權位的真空。此舉雖然是出於斯大林的野蠻而非英明，但它確為蘇聯今後的發展掃清了道路，否則他的後任同樣也會碰到今天鄧小平碰到的問題：如何讓一批功臣元老，驕兵悍將，泥腿老粗退出政治舞台。今天的蘇聯儘管官僚體制也十分臃腫，但至少它可以保證在位掌權的大多是有知識的「內行」和專家。正如蘇聯人幸運地碰上個斯大林，斯大林也幸運地碰上了個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使斯大林的殘酷變得微不足道了，如果一個民族能夠在戰亂中活下來，那麼這個戰亂就會為它帶來中興。大亂導致大治的規律，放之四海而皆準。

無論相對於西方還是蘇聯，中國共產黨政

權的命運都實在是不堪回首。毛澤東有斯大林整人的魄力而無斯大林殺人的魄力，於是每一次運動，每一次清洗都會留下無窮無盡的後遺症。

每一次運動要整一批幹部，就要扶持一批新的幹部作為「依靠力量」。於是，第一批人被打下去了，第二批上來了，佔據了第一批人的位置。可是下一次運動要整第二批幹部了，於是又扶持第三批新幹部整第二批，由於第一批幹部是被第二批幹部整倒的，於是他們在打倒第二批幹部時便和第三批幹部結成「統一戰綫」，要求平反翻案。最後，第三批和第一批幹部取第二批幹部代之，官僚機構腫了一倍。

可是好景不常，下一次運動又來了，這次要整的是第一、三批幹部，於是培養出第四批人，和第二批人結成統一戰綫，這個案再一次翻過來，第二、第四批幹部取第一、三批幹部代之……這一鬧劇一直演到文化大革命，第N批幹部把以前所有的幹部全打倒，於是形成第一二三四五六……批幹部全體聯合起來形成統一戰綫，一舉粉碎第N批幹部，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案全部翻過來。

也許當人們舉杯歡慶勝利時並沒意識到，社會已背上了一個沉重的歷史包袱。社會的官員比起第一批幹部時增加了N減一倍，所有的幹部要求平反昭雪，補發工資、官復舊職。麻煩的是一些老資歷的幹部還不肯官復「舊職」，因為三十年的變遷，在他原來位置上的已經是他的晚輩了，他們怎麼能和這些晚輩平起平坐，甚至接受「晚輩上級」的領導？因而又有水漲船高式的復職，用一個形象比喻，官職也「通貨膨脹」了。

斯大林幹事比毛澤東痛快得多，他把人都

殺了，就沒有歷史包袱。以後翻了案，大不了平反昭雪，開個追悼會完事，不會有補發工資，官復舊位的後遺症。可是毛澤東兼有霸王之氣和婦人之心，把人整個半死又不讓他們真死。鄧小平上台要靠老幹部們的支持，於是他把這批人都復了官，然而他自食其果了，請神容易送神難，最後他絞盡腦汁也沒辦法請這些老傢伙們讓位了。今天中國老人黨專制的局面平心而論不完全是鄧小平的責任，而是毛澤東埋下的伏筆。鄧小平最終陷入了毛澤東生前佈下的八卦陣。

文化大革命初期，是共產黨政權一次千載難逢的「中興」機會。所有的國家機器都被砸得粉碎，所有的官僚都被掃地出門了，他們誠惶誠恐，唾面自干，永遠不敢翻案了。這是一場貨真價實的「天下大亂」。在這片廢墟上，如果這場「革命」的領導者能夠拿出一個新的思想，能夠建立一個新的政治結構和規則，能夠讓一批真正的精英去填補政權的真空，那麼共產黨或許真能強盛起來，和蘇聯並駕齊驅。

可是不幸的是：這場革命的領導者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農民領袖。他腦子裡的理想藍圖是不折不扣的農民領袖。他所能想到的最佳政治結構是平均大同世界，他所能想到的最佳政治結構是民主集中制的一元化領導；更遺憾的是，他把當時唯一能夠填補政權真空的知識份子階層也當成了革命對象掃地出門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水平低下的軍代表和工宣隊。如果接管政權的後繼人水平不及前一批人的話，那麼懷舊情緒將不可避免，復辟大潮將勢在必行。可以說，文化大革命的敗局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奠定了。毛澤東以他巨人的力量反了七年的潮流，在撤手人寰之後一潰到底。大亂並沒有帶來他預期的大治，也許中國共產黨命中注定就不會有這樣一個中興。

民主是瀉藥不是補藥

一九七八年的北京之春，是中共政權中興的另一個時機。而掌握這個時機的關鍵人物，是胡耀邦。作為華國鋒時代的組織部長，胡耀邦手中掌握着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所有老幹部的生殺大權。當時很多老幹部被文化大革命的殘酷整得心灰意冷。處在那樣一個低點上，只要略施小惠，平反補發工資就足以使他們心滿意足了。可是胡耀邦一方面充當了撥亂反正的旗手，另一方面又扮演了復辟迴潮的主將。他不但給幾乎所有的老幹部平反補薪，而且還請他們官復舊職，使那個已經在握的「寬鬆環境」轉瞬即逝，使那個已經到手的中興時機得而復失。那個被胡耀邦親手扶起的老幹部層最終成為改革的障礙和他個人的剋星。當他後來想用中青年一代來作為改革中堅時，那個障礙已經像牆一樣不可逾越了。胡耀邦本人最終變成了被他溫甦的蛇咬死的農夫，自食了復辟的惡果。

在北京之春那段時間裡，我一直喜憂參半。一方面為解凍的凌訊所鼓舞，另一方面又為洶湧的復辟大潮而擔憂。形勢很明顯，當這個大潮漲滿之後，中華民族整整一代人將背上一個沉重的包袱：一個貧窮落後的爛攤子加上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這兩者之和，將是一個狹窄而危機四伏的生存空間。

一九八〇年我在北京大學競選演說時大聲疾呼：「民主對於中國來說，首先是瀉藥不是補藥。只有這付瀉藥能治官僚主義的頑症。」我不知道當時有多少人理解筆者的焦慮。當胡耀邦日繼夜想的「寬鬆環境」成為泡影時，當趙紫陽為之奮鬥的「精誠機構」陷入泥潭的時候，有多少人理解這些悲劇背後的含義？一個

危如積卵的金字塔已不堪重負，開始傾斜了。大崩潰不可避免。

一個不斷膨脹的官僚層像一個巨大的腫瘤壓在這個民族身上，同時也壓在共產黨身上，為了化解這個腫瘤，中共領導人曾嘗試過不同的辦法。

毛澤東用的是清洗，以一頂反黨的帽子罷掉幹部的官位。可是這種沒有規則的政治運動帶來的是無窮無盡的翻案，和官僚層內派系林立，矛盾重重的隱患，最後的結果是南轅北轍，使本來就腫脹的腫瘤惡性膨脹。

鄧小平用的是贖買，用更高的待遇去換取幹部的官位。可是它所帶來的後果是「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短期行為，使社會的腐敗和濫權變本加厲。在中國，權力的地位太特殊了，幾乎至高無尚，有了它就可以得到一切。在還有沒有另一樣東西產生的誘惑力可以和權力相匹的時候，也許它是不可贖的。

胡耀邦用的是換血，用一批思想活躍的中國青年去換掉那些無能老朽，實現官僚機構的更新換代。可是，這個官僚機器太頑固了。它像一個大醬缸，溶進去的「新鮮血液」還沒有達到改變醬味的程度就先變成了醬蘿卜，少數腌不化的份子則被扔出醬缸，落得胡耀邦本人的下場。

趙紫陽用的是疏導，開闢多種不同的出路來引導當權者放棄手中的權力，如著書立說名揚後世或棄官經商發財致富。後者自然是一條具有誘惑力的途徑，也曾在中國風靡一時。可是沒想到，官轉商的後果並不是棄官經商而是以官經商。「官」不但沒有少反而把「商」也給攪混了。於是官商變成官倒，官倒引起了全民的憤怒，成為點燃八九民運大火的導火索。中國社會像一個在高速公路上下滑的載重

車，它已錯過了一個又一個轉危為安的出口。到了一九八九年後已到達了幾乎可以說最後一個三叉口：要麼轉向民主，用一場政治改革化解危機；要麼衝向革命，沿着傳統的軌跡跌入「大亂」的深淵。

可悲的是，中國人常常不得不在最後關頭作出兩個極端的選擇。前一條出路當然是最光明的，如果我們能建立一套規則和制度，而在這套規則和制度下人民可以用選票去淘汰冗沉的官僚，危機將會迎刃而解。自稱是代表人民的共產黨至少還不願公開地反對民意，如果這個民意是不可掩蓋的話。

可是，拐上民主這條路對於這個民族難度太大了。「六四」大屠殺使我們再次錯過了一個良性的出口，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最後的出口。如果是的話，那麼擺在這個民族前面的只剩下最後一個選擇了：革命。

我承認，我不是一個革命者。我痛恨革命。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受盡了革命的苦難，我不希望他們再重蹈湯火。

可是我不得不承認，中國社會的一切風向標都在指向革命。每一個人都可以用直覺從各種社會跡象中嗅出：天下大亂的時代就要來了。

在中國，革命殘酷性是不難想像的，恐怕相當多的官僚和他們的子弟會遭殺身之禍。不過他們還是死得值得的。最慘的怕是像我們這樣的反革命了，洪峰將無情沖走我們腳下「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立足之地。

無論如何，當革命逼近時我不會像楊小凱一樣逃走，我將盡最大的努力阻止革命直到最後一分鐘。不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當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體會到那種末代皇帝的無力感時，我何嘗不是？

復辟、穩定、低增長

當前中國大陸經濟前景分析之一

王魯

編者按：

本刊準備在今年初始展開一個對大陸經濟形勢的專題討論。我們有專請到了中國大陸的金融專家、經濟體制改革專家之一王魯先生對今後幾年中國經濟的走向作一個預測。由於本篇文章較長，涉及許多領域，故本刊予以連載。為給讀者一個基本概貌，先將王先生的基本觀點介紹如下：

(1) 中國經濟的基本矛盾並沒有解決，只是被「六四」事件掩蓋了；

(2) 現當權者正在實行全面倒退，恢復計劃經濟體制和行政管理經濟辦法；

(3) 今後幾年的經濟走向將是在傳統穩定的情況下的零增長或負增長；

(4) 中國現政權有能力穩住局面，但幾年之後，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差距將會拉大。

王魯先生謙虛地認為本篇文章只作拋磚引玉，希望引起大家對中國經濟形勢的關心與討論。

自一九八四年中國出顯明顯的通貨膨脹之後，中國經濟改革就進入了一場拉鋸戰。中國經濟的最基本矛盾從未得到解決，甚至未在全體觸動，而伴隨改革而來的「新毛病」則屢出不窮，社會對改革的心理承受力又如此脆弱。面對

這些新老問題，國家上層的對峙狀況，拖延了問題的解決，加重了經濟的風險，最後導致政治變動。國家機器的調節作用失靈，鎮壓了天真的學生，將改革派逐出政治舞台，十年改革由此而終。

「六、四」之後，中國的經濟政策已基本明瞭，今後二至三年內，如果沒有戲劇化事情的發生，中國的經濟將會是在傳統的經濟體制籠罩下，以低速度發展來抑制已經激化的內在經濟矛盾。

一、中國經濟的基本矛盾

1. 產權制度的束縛

從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九年，國家對工業企業的投資已經超過二〇、〇〇〇億人民幣，國營工業企業的資產淨值也達到一五、〇〇〇億以上。效益又如何呢？一九八八年工業總產值二四、〇〇〇億，其中工業總產值一九、〇〇〇億，國家投資的國營工業企業總產值為一四、五〇〇億，投入產出比例為一。

從投資心理出發，投資與所得為一：一，那為什麼要做這種無資本淨增長的遊戲呢？原因出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大量投資浪費，根本未形成生產能力，其二是國營企業效率低下，由於無人對國營企業資本的增值負責

，結果是低效益，高浪費，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大鍋飯」。中國產權制度的害處，人人皆知，問題是中國引入私有制談何容易，且不說中國政治制度和陳腐觀念的緊箍咒，中國一五、〇〇〇億國營工業企業資產如何轉化，逐漸向多種所有制并存，適度效率，面向市場的企業演進，這是一個最難的課題。

一九八四年末，趙紫陽先從金融體制改革着手，他的意圖是建立一種相對獨立的中央銀行制度，以發揮對經濟運行的加速和利率調節作用。劉鴻儒對中央銀行研究多年，他有系統的意見，但是從未居於主導地位，現在則人去事非了。一九八五年，趙紫陽又開始研究國營企業轉化問題，避開所有制的爭執，以企業兩權分離——其實是無人負責的國家所有權和實實在在的企業經營權相分離，進而將企業有條件地承包給企業經營者，國家逐步放棄行政分配資源的手段，利用價格、利率、稅收政策，將企業逼向市場。

在這種轉化之下，一些富有頭腦的企業領導人捷足先登，獲得了市場份額，把產品型生產轉變為商品型經營。可惜，中國的幹部有多少是有經營頭腦的人呢？人的素質跟不上，一遇風吹草動，將問題都推到「承包制」的身上

，取其罪名曰：反對企業民主管理，取消工人階級領導。

中國不走逐步削弱企業國家所有制，加強產權相對具體化的路，還有其它更好的選擇嗎？強化企業國有制的地位，限制企業承包經理的權限，就意味着低效益，低質量，無創新。

2. 計劃經濟的困境

這十年來，計劃經濟在理論上節節敗退，在實踐上，却大有陣地，國家壟斷大型企業，壟斷主要生產資料，壟斷大部分財力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計劃經濟派的代表人物更由於老人政治的支持，在中央有極大的力量。當經濟形勢順利時，他們一言不發，一旦經濟出問題，他們就用計劃經濟，來棒殺經濟體制改革。

計劃經濟的最大弊病是國家用強力手段，集中財政的資金，不顧市場的需求和變化，凭主觀意志，建立一個一個的大型企業，形成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存在的「投資飢餓症」。因此，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是用市場的力量，抑制和削減國家集中投資，把主要的投資動力和能力交給省市以及企業本身。近年來，已經形成中央和地方兩級財政，中央和省級經濟管理權限也有了明確的劃定，中央把地區經濟發展規劃的制定和實施的權力下放，中央只繼續對少數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企業實行直接管理，指令性計劃管理已初步轉變為間接的指導性管理，生活資料和一部份生產資料的價格也相繼放開，由市場去左右它們。

這些改革的結果，確實使國家即中央的財力下降，地方和企業的財力相對加強。這本是件好事，否則，中央手中錢一多，就熱衷於擺項目，從而背上新包袱，省市也無積極性，企業則視為恩賜，這樣下去，國家的經濟管理怎麼能走上注重合理規劃、政策協調和間接調控

的新路呢？

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有商品的計劃經濟之爭，實際上是逐步走向市場經濟和固守計劃經濟的衝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實踐，在經濟方面是以市場經濟逐步取代計劃經濟，以多種所有制并存，鼓勵民間企業發展來逐步削弱國營企業。對市場的壟斷，以在「溫室」中成長起來的新的管理階層來取代過時的各級官僚，這本來是需要時間的轉化。然而，現在計劃經濟派領導全面主政，重新加強計劃經濟，集中國家財力，削減地方在經濟管理上的各種自主權，實際上是中央收權，強化國家「唯一老板」的地位，從而加劇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使企業活力減少，對國家的依賴增多。

3. 浪費型經濟

中國的官方經濟學主要講所有制、計劃經濟等等，很少講資源的有效配置。在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下，中國在經濟運行上的浪費是令人痛心的。

物資的浪費：一九八八年，中國國民收入為一四、一〇〇億人民幣，約合三八〇〇億美元，消耗了一億噸石油，九億噸煤炭，七〇〇萬噸鋼材，五〇〇〇億度電以及利用了一六億畝耕種土地。中國的主要資源利用系數不僅不能與發達國家相比，與大數發展中國家也相差很遠。

資金的浪費：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八年，中國累積的投資浪費已達到近二、五〇〇億，約合七〇〇億美元。這種浪費主要是由於缺乏項目評估，至使有些投資項目根本不能形成生產能力，或者是，投入生產後，連續多年虧損，僅一九八八年，國家財政對國營企業虧損的補貼就達四四六億。

中國自一九八四年開始至今的通貨膨脹率

從未低於一〇%，國家規定的銀行貸款利率却一直低於通貨膨脹率，由此可知資金利用效率如何。

經濟布局的浪費：中國的許多工業項目布局并未從資源所在地與市場需求地這個經濟地理因素出發，而是根據領導人的主觀意志，各省市之間對項目的爭奪而簡單決定的。不合理的工業布局，必然引起運輸上的浪費，而交通運輸項目的投資，也往往并不根據經濟效益上的差異選擇投資，中國運輸上的緊張狀態，一直限制着經濟的發展。四十年來國家對於內地的工業投資佔總投資的四五%，但是內地工業提供的工業產值僅佔全國的二五%，造成了「沿海企業吃不飽」，「內地企業幹不好」的資源浪費情況。雖然中國整體交通落後，然而沿海經濟發展對交通建設的需要更甚，但是照顧落後地區的平均投資政策，一直未能先解決沿海的交通需要，今後，沿海經濟發展受制於交通的困境會更嚴重。

人們一提到浪費，就會聯想到那些大吃大喝之風，用公款吃喝固然不好，殊不知，請客送禮本來就是中國這種制度下經濟關係的潤滑劑，而國家投資上的浪費與吃喝上的浪費相比，不是大巫見小巫嗎？

國家所有制是導致浪費的主因，計劃經濟是促成浪費的手段，國家計劃上的誤差引起的巨大浪費，是任何一個自由競爭經濟不可比擬的。恢復計劃經濟就意味着回復歷史的錯誤。

4. 頭痛的分配制度

中國長期以來是低工資下的平均主義分配制度，無競爭、無失業危機感的分配制度造成了中國人深深的麻木感，中國人口不流動，已經使中國人的基本素質下降。十年改革初步打破了這種分配制度，在各地區之間，工資收入

差異加大，在城市出現了富裕的個體經濟者，有能力的人開始走向沿海和經濟特區尋求發展，人材開始流動，中國的勞動力市場開始出現生機。

但是，中國的「鐵飯碗」格局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六、四」之後，中國當局從政治上考慮，加緊控制人口流動，打擊個體和私營經濟，限制民間企業發展，用共同富裕來平衡地區間的差異。維護平均分配制度，實質上是使人民大眾安於舊制度，無能力改變舊制度。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處於低收入狀況的，平均收入不會高於工人多少，知識分子的基本工作和生活環境不能應付他們富有創造性的勞動需求。中國的企業家和經理人員與工人和一般職員的收入也基本相同，而企業家背負着沉重的企業發展和社會壓力，在短期內，他們可以如此忍辱負重，長期的平均分配制度，已大大打擊了他們的創造利潤的積極性。知識分子和企業經理人員是中國未來中產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下，他們怎麼能長期地進行富有創造性的勞動呢？中產階級是任何一個正常運行的商業社會的中堅力量，壓抑中產階級的形成和發展，其結果必然是使社會穩定發展成爲不可能。

二、分配型經濟使市場活力減弱
分配型經濟主要是通過國家計委直接下達主要經濟指標來實現的。物資和資金集中分配是分配型經濟的兩個支柱。

物資部掌握了三十種主要物資，以確定價格向全國分配。原材料供給和銷售價格既已事先確定，國營企業幾乎不能積極影響這種分配。對於進口物資，也是由物資部將進口指標和外匯直接委託國家專業外貿公司集中進口，再由物資部門集中按統一價格分配。

資金是由人民銀行集中控制，它不但規定了專業銀行的貸款數量，而且掌握四〇%的全國信貸資金，直接干預專業銀行的信貸。反過來，人民銀行和專業銀行也不得不按計委規定的項目和企業提供資金。利率杠杆在中國從來是次要的。

加強分配型經濟，造成了如下結果：

第一，國營企業對國家依賴加強，對市場反應淡化

由於價格，原材料、生產規模都被限定，企業利潤和虧損也基本上可以事先計算出來，企業要做的事是生產，而不是經營。國營企業在原材料和銷售渠道上更加依賴國家，而不依賴市場。

同時，企業面臨的社會壓力并未減輕，職工住房、價格上漲對職工的補貼，各種社會攤派等等，逼得企業要賺錢，企業只好面向少數計劃外商品，或計劃外產量，企業應付眼前尚不及，很難爲自身長期發展考慮。企業承包之後，由於并未解決企業國有制逐步多樣化和平均分配問題，不重視技術改造，產品更新，市場開拓的短期行爲在國營企業中是普遍的，強調分配型經濟將使企業短期行爲更爲嚴重。

第二，集體企業受到打擊

一九八八年，全國集體所有制工業企業，工業產值達四、五〇〇億，佔全國工業總產值二〇%以上。集體企業沒有國家投資，主要靠銀行貸款和民間集資，它們的市場反應比國營企業靈敏得多。分配型經濟加強，市場的弱化，對集體企業的打擊最重。集體企業拿不到計劃內生產資料和資金，市場上又供應匱乏，集體企業面臨「少米難炊」的局面，逼得集體企業又搞歪門斜道。

近年來，集體企業與國營企業的自然分工

已明顯化，大量的集體企業爲國營企業提供零部件和初級原料加工。集體企業已提供六〇%左右的輕工業產品，如廣東順德縣一個專業鄉，每年就提供達一、五億元以上銷售收入的塑料桶。因此，集體企業對國營企業和民生的影響已經十分大，集體企業受到抑制，國營企業和輕工業市也會受到負效應影響。

第三，農業的反應

十年改革，最大變化在農村。但是也沒有解決「耕者有其田」的根本問題。農民有了錢，除蓋房外，就是低級消費，農民不願向不屬於他的土地投資，農業生產資料的投資也很少，而國家又不能向農業投入大量資金改造土地和工具。因此，今後的農業只是在原水平上的重復性生產，以維持人民的基本糧食需要。

自從提出治理整頓經濟環境後，中央加緊了集中控制，但是經濟狀況并未好轉，相反企業經濟效益下降。一九八九年一至九月，國家計劃內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和稅收比去年同期僅增長一、八%，實現利潤却下降了一六、二%，虧損企業的虧損額至六月底，已超過去年全年水平，九月末的累積虧損九十八億，企業拖欠稅達七六、九億，比去年同期增加三〇、五%。工業生產出現滑坡，今年九月的工業增長速度只有〇、九%。市場也呈疲軟狀態。九月份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比去年同期下降一、一%，扣除物價因素外，實際下降幅度更大。大多數商品銷售都有下降趨勢，一至九月，過去熱門的消費品都比去年下降一〇%以上，工業企業的庫存超額儲備達五〇〇億左右。因此，普遍認爲，一九八九年的國民收入在扣除物價上浮因素後，將會是零增長。

東歐和中國民主運動的比較

——週末沙龍討論會紀錄

本刊記者整理

編者按

週末沙龍是紐約一批知識分子定期交流思想的一個聚集之地。該沙龍每星期六聚會一次，每次討論一個專題。本刊現在發表週末沙龍討論關於東歐和中國民主運動的比較，錄音整理未經發言者審閱。

唐翼明：

最近讀報，深有感觸，歷史很會跟人們開玩笑，正當江澤民在北京宣佈「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歷史必然的大趨勢」時，我們就在東歐看到了另外一個大趨勢（衆笑），而且和江澤民講的趨勢剛好相反。我在想，這個趨勢是不是江澤民所說的是歷史長河中的漩渦和逆流呢？鄧李楊的偉大社會主義中國會不會成爲這個逆流中的中流砥柱呢？這確實值得研究。

我覺得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是一個空前的大變革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形成的世界格局處於大崩潰邊緣。

如果再看遠一點，中國和東歐也處於同一個歷史階段。從文藝復興時代起，整個世界就進入了現代化運動的時期。在這個大的運動中，不同的國家採取了不同的途徑。最後形成了兩個最基本的模式：東方和西方的模式。

實踐的結果證明，東方模式有很大的弊病，所以今天整個世界的潮流表明，整個東方陣營都在改革調整，並逐漸向西方靠攏。在這一點上，中國和東歐是相同的。

中國和東歐的另一個相同之處是差不多都有一國兩制的問題。東德和西德就不用說了，其實整個東歐和西歐也類似這種狀況，兩個鄰居昨天還很窮，今天看着他富起來。這種對比出現反差，就會產生改革動力。

但中國和東歐國家也有許多不同之處，第一是傳統文化不同，東歐的傳統文化是和西方文化同根，而中國的東方文化是獨立產生的。這種文化的差異導致了兩者對民主制有不同的認識。另外在二戰之前東歐國家都有民主制實踐的經驗。對他們來說，這四十多年只是一場夢，一覺醒來回到原狀。可是中國沒有這個經驗，所以建立民主制難度更大。

第二個不同是中國是大國，東歐多是小國，有一個專家著書證明世界上建立民主制的國家規模以瑞士爲最佳。大國比較難搞。不過我個人認爲，因爲東歐是小國，就從未有中國這種強烈救亡圖存的意識。那種要恢復大國應有的強國地位的榮耀感是培養毛澤東式獨裁者的土壤。

第三個不同是外力影響。盡管東歐和中國一樣，以前都有過反抗和被鎮壓的歷史，但東

歐是被外力鎮壓的，而中國是被自己政府鎮壓的。所以，對於東歐人民，這個外力一鬆，他們就可以解放，可是中國人民就沒有那麼容易。

綜上所述，由於歷史的大環境，中國和東歐所處的地位一樣，所以東歐所發生的事情，在中國早晚要發生。可是又因爲上述兩者的不同之處，中國的民主道路必然是曲折漫長的，不可樂觀。

我剛才突然有一個聯想，如果中國的「八九」民運不是發生在東歐的崩潰之前，而是在這之後，那會發生什麼後果？其實中國的事情很多都是和東歐有關係，例如「反右」運動就是受匈牙利事件影響，兩者之間互動關係的微妙之處，大家可以研究。

丁楚：

我請大家注意一個現象，現在東歐發生危機的國家，波、捷、德、匈、保都不是當地共產黨自己打來的政權，而是蘇聯人用刺刀扶持的傀儡。這種政權一般不太穩定，你看從五十年代起就老是他們鬧事。而那些自己軍隊打下政權的共產黨就比較穩定。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也在東歐，就穩定得多。其它的北朝鮮、越南、古巴盡管日子比東歐還難過，可是不鬧事。中國和蘇聯就更不用說了。所以

過去毛澤東在看到匈牙利事件後說：「我們不
怕右派造反，我們有三百萬經戰火考驗的幹部
，就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這老傢
伙明白這個道理。

中國是個大國，搞群眾運動就更難。像天
安門廣場上的那個群眾運動規模，若發生在任
何一個小國，政府早垮了，東歐不是嗎？可是
在中國就遠沒有到致命的地步，共產黨大不了
放棄北京，遷都，照樣能活下去。除非幾十個
大城市一齊來，沒地方可遷。可難就難在你沒
法把各地的人串聯起來，一齊行動。中國古代
改朝換代，除宋太祖，沒有一例是在中央一次
改革成功，都是從割劇開始，就是誰也沒法串
聯各地一齊動手，鑼齊鼓不齊，只好先割據。
這就是大國的難處，也是大國的模式，說不定
搞民主也要割據，讓一部份人先民主起來。

還有一個現象希望大家注意，中國的知識
分子沒有獨立性，影響較大的持不同政見者多
是體制內的，批評共產黨也是恨鐵不成鋼，而
體制外的持不同政見者從未形成勢力。而東歐
國家，甚至蘇聯，知識份子的持不同政見者有
相當的獨立性，也有很大勢力和影響。這一點
和他們運動的成熟程度很有關係。

吳牟人：

世界上共產黨分兩種，一種是穿草鞋的共
產黨；另一種是戴帽子的共產黨。前一種就是



丁楚說的自己打江山的共產黨；後一種是別人
替他打了江山，把共產黨的帽子給他戴上，就
像波、匈、德的共產黨。穿草鞋的共產黨根子
深，難對付。

我想還有一個地理的原因是否也值得考慮
。東歐是小國，沒法封鎖消息，像東德和西德
，同一種語言，那邊電台一廣播，這邊就聽到
，沒法干擾。而中國這麼大，隔着大洋，比較
有利於新聞封鎖。

文冠中：

中國人總是在被逼得活不下去了才進行改
革。六十年代中國人罵蘇聯東歐的改革。今天
中共自己也要改了，就吹噓自己改革處於領先
地位，其實它今天做的事東歐在二十年前就做
了。昂納克上台，表面上是強硬派，但很多趙
紫陽今天做的事，他上台也都做了。這說明，
東歐的改革方向是早就清楚的。而且東歐的改
革者要比中國理性。它們不是要求人民忠於這
個黨，而是說我能給你更好的東西，所以跟着
我。

不過中國也有它的優勢，它的經濟改革規
模大，向西方開放的面大。

劉連珍：

我補充一點，一九八四年時，趙紫陽把一
些東歐專家請來，在一條船上開了一個會，論
證中國的改革，聽取他們的意見。當時趙紫陽
動員了國務院搞了兩個方案，一個是獎金和利
潤掛鉤；一個是利潤和產值掛鉤。可是東歐的
專家看了之後說，這個方案我們在八年以前就
證明其失敗了。

當時還提出一個問題：匈牙利的改革會有
十年的理論準備。在改革動手以前，其理論的

主要問題已經基本清楚了。趙紫陽確實想把一
些西方的東西拿過來用，可是很多東西已在東
歐證明行不通。這個會後趙紫陽發了一通脾氣
，說這些情況我怎麼不知道，搞東歐研究的專
家在幹什麼？可人家說，你從來沒向我們要過
材料啊

楊力：

去年社科院派了一個考察組到東歐，回來
已發現經濟形勢不妙了。可沒想到四五月份就
會開起來。東歐就算搞計劃經濟也很到家，幾
千張平衡表。蘇聯是以鋼為綱，一些產品按鋼的
比例生產。可是毛澤東要另辟蹊徑，其實中國
從五八年以後就放棄計劃經濟了，鄧小平也和
毛澤東一樣，想獨自搞一套，執改革牛耳，所
以他提的口號都是胡來的，如「關關」、「摸
着石頭過河」。他對東歐的經驗顯然認識不足

丁楚：

剛才談到東歐和中國文化的差別，我覺得
有個重要的區別是東歐還承認人權，中國不承
認。東歐在這點上顯然受西方文化傳統影響。
像剛才老唐說，大家都在爭取人的解放，但走
了兩種不同的路，東方人認為集體解放是個體
解放的前提，西方人認為個體解放是集體解放
的前提。西方人說要解放一個一個來，而東方



人說，大家都解放了你才能解放，所以在此之前個人要作出犧牲。所以中國人不承認人權。東歐在西方和中國之間，還是承認人權。哪怕你做的不好，承認也要比不承認強，正因為這一點，東歐的政府會向人民低頭，中國政府不會。



倪育賢：

東歐和中國的另一個差別在於它有宗教傳統。宗教力量在反對共產黨專制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人民盡管受壓力不得不服從共產黨統治，但在精神上他們還有信仰支柱。波蘭團結工會成員就會利用教堂來活動，政府無可奈何。所以他們的民主運動容易突破。

另外東歐的知識份子和中國不同，獨立於政府，他們有獨立的價值觀，獨立研究問題，政府在大學裡搞政治運動絕對不可能。而中國根本沒有獨立知識份子群。

還有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有很強的封建性，管得人民死死的，完全沒有個人自由，不像東歐，還比較尊重個人隱私。所以中國的專制統治是最難突破的。有時我想，中國的民主運動因為這個政權的性質，不得不走向暴力革命的道路。

丁楚：

你剛才說的這一點是中國的弱點，但也可

以看作優勢。中國的專政是群眾專政，蘇聯東歐的專政是特務專政，台灣之類的也是特務專政。群眾專政靠意識形態來維持，但一旦意識形態倒塌了，群眾專政就不靈了。今天中共的群眾專政已經不靈了，但特務專政又還沒來得及強化。不像蘇聯，蘇聯的特務真厲害，可中國的特務替不替它真幹還是個問題。特別是「六四」之後，中共當局對公安局和國安部都信不過了，所以只好靠戒嚴部隊。

中國的另一個特點是可以建立自給自足的經濟，外面壓力大了它可以退回閉關自守，照樣活，可東歐必須要靠外界，不是蘇聯就是西方，像波蘭、匈牙利在很大程度上落進了西方市場，所以這一點它們退不回去，非改革不可。

吳牟人：

我們從東歐民運和中國民運的口號可以看出差別，中國人總是提「結束一黨專制」，可是東歐從沒有提這個口號，他們提出要「自由選舉」，其實自由選舉不就等於結束一黨專制了嗎？可是中國人怎麼沒有人提出自由選舉？

丁楚：

怎麼沒有，九年前我就提出來了（指一九八〇年北京大學競選。衆笑）

倪育賢：

我們的促進大陸民主化宣言中也有自由選舉的條文。

吳牟人：

那是我建議寫的（衆笑）。
由此可見中國人只知道他們不要什麼，不

清楚他們要什麼。他們不喜歡的東西打倒就行了，可是打倒之後怎麼辦呢？無可奈何，找一個好一點的人上台了事。

楊力：

我贊成提一些具體問題來研究。例如中國和東歐是怎樣對人民進行控制的。中國的單位裡弄居委對人的控制是全方位的，人們根本沒有隱私。在蘇聯，赫魯曉夫之後就已經有很大的隱私權。蘇聯報刊上常有這樣的故事：一個男人有幾個老婆，好幾個家，有的老婆常找不到男人上哪去了。這種事在中國絕不可能。中國整天學習開會，而蘇聯一年就開兩次會，一次「五一」；一次「國慶」，中國人有事可以告到黨委去，黨委什麼都管，在蘇聯單位裡，黨委就不管亂七八糟的事，有事上法院。我舉這個例子，意思是把中國與東歐蘇聯制度上一些具體的細節研究透，找到民主運動的突破點。

王石金：

中國人和東歐國家對政權的認識就不一樣，中國人有「打江山坐江山」的概念，在東歐就沒這個概念。正因為如此，中共領導人保衛政權的意識就特別突出。這也可以看作一個文化上的差別。

劉連珍：

中國人和歐洲人文化繼承體不一樣，中國通過家庭，歐洲是通過個體。在中國，家庭化解危機的能力很強，而在歐洲，個體化解能力就差，所以才需要借助宗教。因此在中國，政府可以請來家長去說服學生，化解學潮。正因為中國家庭的角色重要，所以它可以沒有法律

，也不會亂到哪去。我想，如果把中國每一次發生的運動搬到歐洲去，那個國家早亂掉了。由於文化繼承單位不同，所以社會活力就不同，以個體為單位的社會會趨向活躍，以集體為單位的社會趨向穩定。有人說，再來幾個民主運動就能把中國社會的禁錮衝開，我看不一定，若還是原結構，再多幾次也未必衝開。



唐翼明：

一個社會的結構可以分為四個層次，從上到下是國家、團體、家庭、個人。在歐洲是團體和個人這兩個層次比較強，而國家和家庭這兩個層次弱，這種社會結構比較有活力，而中國相反，是國家和家庭這兩個層次比較強，而個人和團體這兩個層次弱，所以這種結構比較穩定，有利於專制制度。要想使中國走向民主，看來首先要改革這種結構，要削弱國家和家庭的地位，加強個人和團體的作用。首先要爭取個性解放，其次要爭取結社自由。

王炳章

對比東歐和中國政府對群眾運動的反應的差別是很有趣的。動物學中有個理論叫災變理論，其中有個實例叫惡犬反應。當一個惡犬和一個人對峙時，這個惡犬可能會有兩種反應，一種是掉頭跑掉，另一種反應是撲上來。在中國，這惡狗就撲上來咬人，而在東歐，這狗一



看不妙跑掉了（衆笑）。

那麼下面我們要研究的是，為什麼東歐的政府和中國政府會作出兩種不同的反應，從理論上說，要想讓這狗讓開，必須讓它有路可走，否則逼急了它非咬人不可。其次不能有零和效益，有我無你，或者有你無我。李鵬所面臨的局面就是有我無你或有你無我的局面，所以這個惡犬必然撲上來。而東歐共產黨認為閃開之後雙方都會得利，共產黨和反對派共存，逐漸演化為社會民主黨。

現在有人研究極權主義的起源，但至今仍沒有一個理論研究極權主義的崩潰。東歐和中國的對比可以為這一研究提供寶貴的資料。我個人研究認為在人民向極權者爭取權利時，可以產生兩種互動模式：一種是惡性互動模式，像法國大革命、六四大屠殺，就是惡性互動，其結果就是大革命，人民和統治者兩敗俱傷；而另一個互動模式是良性互動，像英國的光榮革命和現在的東歐可以說是良性互動，統治者蛻變後走上民主道路。

中國目前惡性互動的局面顯然正在走向大革命。我敢保證，一旦發生革命，共產黨官員和他們子女的命運將會是很慘的，很可能被從肉體上消滅。現在中國是否爆發革命已不是我們這些人能左右的。我們最多表達一個善良的

願望，一旦革命來臨，我們主張第一次寬恕。現在是否防止革命的主動權在當權者手中。

王石金：

惡狗是衝上來還是逃走選取決於一國朝野雙方對政權的認識。我想提一個問題：這次天安門廣場上群眾的理性到底是目的呢還是手段？我認為是手段，這些策略背後的目的是很明顯的，就是讓共產黨下台。其實共產黨看得也很清楚，讓了第一步就會有第二步，最後是垮台。在中國的歷史上的朝野對抗中，從未有過妥協，要麼我招安你，要麼你推翻我，雙方都沒有妥協的概念。在這次朝野對抗中，如果中國人對政權的觀念還未改變的話，我想我們不會走向東歐之路的。

唐翼明：

我在想，為什麼惡犬只有兩種選擇，要麼逃走要麼咬人，為什麼不能有第三種選擇？我看一個重要原因是人犬之間沒有溝通渠道。我看了鄧小平的講話，他所用的語言都是三十年前的，現在仍沒有什麼進步。我們也聽了李祿的講話，他說廣場上盛行的是一種新一代的文化，連我們這一代人聽起來都很費勁，鄧小平那一代人就更不可理喻了。這裡有一個問題：為什麼兩代人之間不能溝通？因為距離太大，而這是由終身製造成的。另外我們可以看出，十年的改革宣傳還很不夠，還沒有影響到共產黨的最上層。所以我覺得溝通在一個社會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它可潛在地決定社會走向哪一種模式，良性還是惡性的。



東歐民主大潮在拍中國岸

胡平答香港時報記者蔡詠梅問

1、最近東歐局勢的演變使人感到很大鼓舞。請問這一「國際大氣候」對中國大陸會有什麼影響？

答：東歐政局的演變無疑給中國大陸帶來了強大的衝擊。儘管中共當局壟斷傳播工具，對消息加以扭曲和封鎖，但相信久經鍛煉的、具有極高政治敏感性的大陸人民依然可以從字裡行間，隻言片語之中領悟到這一演變的巨大規模和深遠意義。極權制度正在衰亡，民主潮流不可阻擋。固然，到目前為止，東歐的政局仍處於變化之中，未來是否會出現反覆和倒退尚難斷言。但是，共產制度業已失去人心，這一點已經是無可爭議的了。作為鐵幕的具體象徵——柏林牆倒塌了。

中共只能選擇「善終」與「惡終」

當今世界，自由民主思想已經獲得了輝煌而徹底的勝利。中國大陸的共產極權制度的終結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而中共當局所能作出的唯一選擇不過是「善終」還是「惡終」。

2、近來中共政策越趨保守，有回復到毛澤東時代政治路線的傾向，比如在柏林圍牆被拆除的十二日，中共發表毛澤東「紀念白求恩

一文，重提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請問東歐的民主浪潮是否會促使中共當權派引以為鑒，更加頑固地維護其一黨專政？這就是說東歐局勢的正面發展在中國大陸會引起負面效果。

答：不錯，東歐政局的正面發展確有可能在中國大陸引起負面反應。就像當年赫魯曉夫批判史大林，蘇聯東歐開始搞「修正主義」時，中共方面反面變本加厲地搞個人崇拜，直到發動「文化大革命」。目睹到東歐各國，一黨專政殘酷敗退，中共黨內的死硬派可能會引以為訓，證明「六四屠殺」的必要性，從而進一步加強黨內外的殘酷清洗。其實，東歐，尤其是東德的變化一定使中共死硬派很心虛。僅僅是一兩個月以前，姚依林出訪東德，何奧涅克等人還表示要向「中國」人學習，要堅決壓制國內的民主運動，言猶在耳，人就下了台。由此可見，從外人的角度看來，中共當局目前的處境實在是不值得羨慕，東德領導人寧肯冒險權之險也不肯效仿他們搞屠殺。現在，中共死硬派是抱定了「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的念頭，不顧一切地阻逆歷史潮流。可以斷言的是，東歐政局的變化，一定會激化中共黨內的權力之爭。一方面，強硬派們早就是一作了過河卒

子，只得拚命向前，他們知道，任何對民主潮流的些微讓步，都只能導致自己的身敗名裂，因此他們不得不竭盡全力在黨內外清除異己；另一方面，黨內溫和派亦意識到他們自己已無退路，除非下決心與民主力量聯手共同打垮強硬派，否則必然是死無葬身之地，至於其他一批猶豫不決，搖晃不定的人，現在或許會暫時地歸順到強硬派一邊以求自保，但目睹國際大氣候，他們不得不明白自己所依賴的東西只不過是烈日下的冰塊，無法持久的，縱然不是出於對「國家」對民族的一點最起碼的責任心，僅僅是出於對自己和自己子孫們的前途考慮，也會隨時準備反戈一擊。因此，不出事則已，一出事必是大變，必是戲劇性的大變化。僅僅幾週之前，一般人都料不到東德的變化。所以我們不要為眼前大陸的「安定」表象迷惑了。我們的社會更像一道水壩而不像一面牆，一面牆可以一部分一部分的倒塌，這邊倒了不一定就連累着那邊也一塊兒倒。一道水壩却不然沒有缺口時就是完整無損的，一旦有了缺口當然就全部崩潰。我們一定要有信心。

民運與中共暗較實力

我不相信大陸十年之內不會有大變。想想

十年前是什麼光景，七九年的十月一日，民主人士搞過一次遊行，寥寥幾十人。再上推十年，六九年，全大陸人民還在發高燒。不錯，眼下我們民運人士的日子很難過，但我敢斷言，中共當局的日子更難過。現在是大家暗裡較勁，我相信他們更支撐不住。

3、有一種見解是，東歐諸國早已有歐洲自由主義傳統，因此東歐沒有外力干涉，很容易走上民主國家之路，但中國大陸無此一傳統，屬於東方文化系統，改革的前景可能與東歐不同。你的看法如何？

答：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確實與東歐各國有所不同。但是就目前的情況而論，兩者之間的共通性要更大一些，更重要一些。本來，現實政治的演變常常有偶然的一面，而一般解釋歷史的人却每每傾向於把發生的一切都歸因於必然的因素。

八九民運受挫不是必然的

我從不認為八九民運的受挫是必然的，如果把八九民運的結局看作是一場比分相當接近的輸掉了的球賽，那麼我們真正應當認真檢討的是那輸掉的唯一的一個球究竟是怎麼輸掉的。倘若我們要無休止地探求所謂「終極原因」，把輸球的原因一直推溯到我們的種族、遺傳基因等等，反而忽視了對技術上（策略上）失誤的省察，既無必要亦無益處。

我要再說一說東德，因為過去照很多專家學者的看法，據說是由於德國人特有的民族性，諸如講究紀律，行事刻板，再加上曾經產生過希特勒的歷史，德國人是比較地最適應於所謂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一個事實，東德的計劃經濟的確也搞得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更像樣子

一些。有人甚至說，如果說社會主義可能在某個地方獲得成功，那一定是德國。馬克思、恩格斯偏偏都是德國人，這大概也會使人得出德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最適合於共產專制的結論吧。在去年年底出版的「大失敗」一書中，布里辛斯基（前美國國務卿）把東德列為十五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僅有的四個「沒有危機」的國家之一。這些人又如何解釋今天東德的變化呢？

順便一提，按照布氏的歸類，中國大陸也是一個「沒有危機」的社會主義國家（布氏認為：十五個社會主義國家中，五個處於「嚴重危機」，六個是「有危機」，只有四個「沒有危機」）。八九民運一起來，這個結論便成爲笑柄。不過我疑心，在六四屠殺之後，是否有人又重新認爲布氏的歸類是有道理的呢？

我的觀點很簡單，同樣是相信歷史發展大趨勢，有的人奮鬥，有的人只是等待，同樣是認識到傳統的消極面，有的人努力找出克服超越的辦法，有的人則只是用它來爲自己的失誤找托辭。我主張前一種態度。

4、你作爲海外民主運動的領袖之一，認爲東歐的局勢對中國大陸海外民運有何啓示？海外民運將採取何種措施來配合以促進大陸民運的發展？

答：東歐局勢對海外民運的啓示有四點：

東歐民運於中國四點啓示

(1) 我們要進一步增強必勝的信心。八九民運高潮期間，許多人頭腦有些發熱，以爲一步可以登天，這固然不對；六四屠殺之後，有些人又一下子轉入悲觀，以爲中共的一黨專政十年二十年都改變不來。我從電視上看到拆除柏林牆，過去多少年，多少人死在牆下，其實拆

起來竟是那麼容易，還可能再修起來麼？我看不能了。

東歐的演變，最狼狽的莫過於中共當局。江澤民說：各國的事情，應讓各國人民自己決定。他既然不能攻擊人家，只好說這種自欺的、自我解嘲的話。可是誰能說中國大陸的事情是由中國的人民自己決定的呢？江澤民們敢讓「中國」人民講點話嗎？

(2) 爲了推動大陸的民主化，我們必須建立起獨立的政治力量。

(3) 民主力量要善於與黨內開明力量有條件地結盟。

(4) 爲了實現民主，本土才是主戰場。海外民主力量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如何推動大陸本土的民主運動上面。前不久我們「民聯」提出了在現階段推動大陸內部民主運動的幾個新設想，它們包括：認真抓住選舉「基層人民」代表大會的機會展現民意，重建信心，動員大家養老扶孤，對六四的受害者及其家屬給予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幫助，發揚人道，凝聚人心；發動群眾記「變天賬」，瓦解專制者及其幫凶。我們還在動員組織的力量全力把這些設想轉入大陸內部。我希望海外其他民運組織、民運人士也能同我們一道作這類工作。海外搞民運容易犯華而不實的毛病，這一點你們新聞媒介也要注意。海外民運一定要注意如何實實在在地推動大陸內部的民主運動，不要滿足於自己作秀給自己看。

5 東歐局勢的發展對香港前途是否有好處？

答：在八九民運中，香港人作出了偉大的貢獻。這一點非常了不起。

面臨民運低潮，再加上九七大限的陰影，有些香港人產生了種種顧忌，這是可以理解的

。搞民主也不必大家唱一個調子，不過，角色分工建立在整體的堅強共識之上。天安門烈士的鮮血，促成了海外華人民主力量的大聯合，我們務必珍視這種用血換來的大聯合，決不要讓中共當局分而治之，各個擊破。我們不應該從八九民運的立場上後退。事實上，後退也辦不到。如果我們在中共方面沒有對人民讓步的情況下便爭先恐後地向之示好，到頭來只會讓對方「分期分批」地全都整下去。不少中

國人有的是小聰明，缺乏的是大智慧。也許，我們現在應該讀一讀蘇洵的「六國論」。我認爲，我們大家都應從東歐的演變中進一步提高我們的信心，加強團結，注意保護每一個人的人權，堅決捍衛每一個人的自由權利。

大陸無民主，香港無前途

是的，八九民運的一個失策之處，就是我

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 一九八九年度世界最壞與最好的領袖

吳峯

根據最近的一項關於一九八九年度世界上
最壞政治領袖與最壞政治領袖的調查，中共領
導人鄧小平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分居榜首

關於世界上最壞政治領袖，依據慣例是從
五個方面打分：(1)殘忍；(2)獨裁；(3)不負責任
；(4)貪婪；(5)反復無常。鄧小平在第(1)(2)(3)和
(5)四項中均獲最高分五分。在「貪婪」一項中
，有人打五分，有人打三分或打二分。主張打
低分的人認爲，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像菲律賓賓
的馬科斯那樣貪財無度。主張打高分的人則認
爲，由鄧小平的家人爲首的康華公司是中國大
陸最大的官倒；另外還有人認爲在公有制下，
最高領導人的財產不應以通常辦法計算，實際
上是不可量度的。

另一名中共領導人李鵬的積分也居前列，
但一般人認爲李鵬在「獨裁」方面不應給予高
分，因爲實際上他並不是最終決策者，故而李

鵬的總積分在鄧小平之後。

所謂世界上最好政治領袖，其全稱是「運
用權力爲世界和平與自由貢獻最多的領袖」。

按照這個定義，那些小國的領袖們通常很難得
此榮譽；而那些由於制度健全，因而領導者個
人權力有限的領袖們也很難得此榮譽，儘管那
些領袖們可能具有更堅強的信念、更卓越的學
識和更可敬的個人風範。不少學者反對這一定
義，他們指出，依照這個定義，專制國家的開
明統治者往往會比民主國家的偉大領袖更有希
望中選。但多數學者認爲，所謂「世界上最好
政治領袖」本來就是無法準確判斷的。一位中
國學者引用老子的「太上，不知有之」一語說
明，最好的政治領袖往往是不見其功助，因此
不可能爲同時代人感覺到和予以正確評估的。
事實上，這個「運用權力爲世界和平與自由貢
獻最多的領袖」必不可免地會更多地給予那些
享有巨大的專制權力又力倡民主開放的最高統

們不善於妥協。也就是說，在當局較爲溫和，
有所退讓之時，我們未能適可而止。但現在的
情況是中共方面正在持續地鎮壓人民，在這種
形勢下，民主力量之間的互相同情、互相支持
、共同抵抗便顯得尤其重要。有一點是十分明
顯的：除非大陸在民主化方面有了長足的進展
，否則香港決不會有前途；而要使大陸的民主
化有進展，唯一的辦法是我們團結起來不懼地
抗爭。

治者。西班牙的卡洛斯國王曾經享此榮譽。

鄧小平本人也曾在「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
中名列前茅。在一九八九年的世界最好政治領
袖名次表上，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居於第三。
同一位雅魯澤爾斯基在一九八二年曾在「世界
最壞政治領袖」中也排名第三。戈爾巴喬夫已
是第二次名列「世界最好政治領袖」榜首。

有記者指出：戈氏在俄國歷史上的作用，
已然超過彼得大帝。更有人指出，戈氏與列寧
應同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作用最大的兩位，
只是列寧的作用越來越被認爲是一種負面的價
值，而對戈氏則一致作出正面的評價。不過，
仍有部分謹慎的學者對戈氏其人有所保留，他
們指出，蘇聯國內的民主改革顯然還不及波、
匈等國，而戈氏在未來一段時期是否會走回頭
路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記者對鄧小平本人是否會變成第二個雅魯
澤爾斯基持有不同看法。不過他們一致同意，
倘以一九八九年之事作蓋棺定論，鄧小平應屬
於「世界最壞領袖」。至於他在一九九〇年會
否發生變化，目前還言之太早。

在一九八七年世界最好領袖評分中，台灣
的蔣經國名列第二，該年榜首係美國的里根。

東西方邊界

將退到

中國？



湯曼克

兩大陣營在柏林接吻

十一月九日夜，這是一個扭轉世界歷史的時刻。在歐洲的中央，德國的心臟——柏林，長達二十八年歷史，長度二十八哩的柏林牆，結束了它的存在。東西柏林的民衆湧上牆頭，手足相擁，徹夜狂歡。擁抱、接吻、熱淚和啤酒並灑在這條歐洲和世界的傷疤上。

柏林牆，從一九六一年將柏林這個歐洲最偉大的都市割裂開來起，便是人類的對抗和冷戰時代的痛苦象徵。在牆的東側，警察、電網、槍聲和因越牆而亡的死難者的墓地（西側），一直陪伴着它的存在。整個世界，也在冷戰中徘徊不前，從意識形態的對抗到核子武器的競賽，成爲戰後人類歷史的特徵。

然而，柏林牆及其所象徵的對抗，畢竟不能永遠阻礙人類歷史的趨勢。八十年代以來，緩和與對話的春風日動，致使這堵牆越來越脆弱。應該強調的是，牆從東面築起，也是從東面被摧毀的。從克林姆林宮吹來的戈巴喬夫改革旋風，加上波蘭、匈牙利的政治震蕩，終使柏林牆無法抗拒。

做爲東德陣營最強硬的拒斥改革的堡壘，東德共產黨當局，在今夏的逃亡潮和民衆示威的衝擊下，全盤崩潰。十月十八日，在成千上萬人民連續三天的遊行抗議聲中，德共當局做出讓步宣佈換馬，由五十二歲的克倫茲替代了七十七歲的昂納克。之後德共政治局集體辭職，全部換上新局面；克倫茲對逃往西方通道解禁，終於十一月十九日，當局宣佈東、西柏林可以自由往來，柏林牆結束了歷史使命。

東德的突變使整個東歐的強硬勢力迅速瓦解。不旋踵，布拉格鬧起來了，保加利亞動起

來了。但德國的變化不止於德國和東歐，整個世界都將受到事件的連鎖影響。

就像冷戰時代德國問題世界上兩大政治集團的利益一樣，緩和時代德國問題仍具有同樣的份量。推倒柏林牆的同時甚至在此之前（如基辛格，如弗蘭西斯·福山，即後歷史主義的創始者），德國未來的統一，歐洲的經濟整合，便成了西方輿論界最熱門的話題。

如果柏林牆倒了，第四帝國會崛起嗎？統一的德國，以其強大經濟實力和卓越的民族氣質，會雄霸歐洲，俯瞰世界嗎？當德國人在柏林牆上跳舞的時候，全世界都在問這樣的問題。

在舉世一片歡呼聲中，却沒有人願意看見德國現在統一，下面是世界各國對此問題的反應：

東德：當局雖然肯定地表示歡迎西德的經濟援助和往來，却堅決反對西德政治統一。因爲德國統一將威脅到東德當局的統治和社會主義制度。即使東德的反對派，也不歡迎統一，他們仍保持社會主義信仰（見「紐約時報」十一月十九日社論），他們要的是改革，而非取消他們的國家。在經濟上東德反對派希望將自由市場經濟與巨大的社會福利事業結合起來。

西德：人們恐懼大批的東德難民蜂擁而至，壓迫西德的社會生活和秩序。西德總理科爾低調地表示，「我們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同胞，必須自己去決定他們的未來。」科爾認爲，統一問題現在尚不急於提上日程。

法國：密特朗總統說，他不害怕德國統一。八千萬德意志民族再造祖國，將使歐洲經濟整合問題複雜化。而現在，法國走在歐洲經濟的最前頭。

英國：與法國一樣，關注着統一後的德國

會成爲歐洲的超級經濟大國的問題。英國首相撒切爾警告說，德國統一將影響到歐洲大陸的權力平衡。

波蘭以及其他東歐國家：幾乎每個都擁有痛苦的歷史記憶——強大的德國對東歐意味着什麼？它會要求收復失土嗎？特別是現屬波蘭的西里西亞和東普魯士。



柏林牆，佈滿血淚辛酸，後面是海關。

華盛頓：德國統一將結束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存在，結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並沒有替代的方式。

蘇聯：在希特勒戰爭中受到嚴重傷害的俄國，擔憂統一會再度滋生德國的民族主義。戈巴喬夫相信，統一的德國，比統一的西歐還具壓迫性。

但是，沒有人能夠否認德意志民族統一的

權利，也沒有人否認統一已是大勢所趨。更何況沒有德國的統一，重整歐洲的理想永遠無法實現。重整歐洲計劃是以法國、西德爲首的訴求，包括統一西歐貨幣，設立無關稅共同市場，以及對世界其他地區經濟競爭的統一行動，如對日本和美國。最後尋求政治統一。

許多評論認爲，東歐的變局已經給人類提出了新的時代課題，意識形態和冷戰將變成歷史陳跡。隨之而來的是巨大的東歐——蘇聯市場，在西歐的援助下，前途不可限量，而西歐本身在東歐市場的刺激下將出現「十九世紀般」的繁榮，是歐洲的復興。而屆時，統一的德國在新歐洲的大船中，發揮舵手的作用。它勢必主導歐洲，至少在經濟上這一點已不容置疑。以亞洲本位而言，德國統一及歐洲重整，將使二十年來熱鬧的「亞洲太平洋世紀」的神化冷卻下來。歐洲將取代美洲和日本及亞洲諸發達最爾小國，再度成爲世界的重心。

從雅爾塔到馬耳他

四十五年前，在雅爾塔、斯大林、羅斯福與丘吉爾三巨頭會晤，劃定了戰後歐洲的地圖與今日世界的政治格局，東半個歐洲，納入了蘇聯紅色帝國的勢力範圍，德國被一分为二。東歐的「十一月革命」，使陷入冷戰四十多年的世界，終於出現了世紀性轉機，未來的歷史要重寫了。十二月三日，在地中海島國馬爾他水域蘇聯領袖戈巴喬夫，與美國總統布什舉行最高峰會談，因應迅猛發展的東歐變局，結束冷戰。

戈巴喬夫認爲這次會談將使世界踏入一個嶄新時代的門檻。這位迷倒了世界的共產黨改革領袖，建議建立一個「主權民主國家國協」

做爲未來新歐洲的模式。他希望舉行全歐高峰會議，「最遲不要超過明年」。布什總統亦認爲，「我們面臨着一個強有力的歷史性機會」，將達成「一生中未曾想像的歐洲繁榮、安全與和平」。

那地中海海上狂風暴雨，美蘇高峰會談在蘇聯客輪「馬克西姆·高爾基」號上如期召開。一年以前還在指責戈巴喬夫頑固備軍的布什，現在已陷入「不知才能更好地幫助他改造蘇俄」。布什總統說：「我們在注意東歐發生的事件時，不能不欽佩蘇俄的重建。美國政府希望看到閣下努力成功，那樣世界情勢會大爲改觀。」蘇俄發言人吉拉西莫夫在初步會談後宣稱：「冷戰已經結束」。

然而，戈氏的改革是否會最後成功，仍然屬未定之天。目前他已遭遇國內強大政治和經濟壓力。甚至有人說，蘇聯又處在革命的邊緣。當世界的一部份由資本主義變爲共產主義時，給人類帶來巨大的衝擊和災難。由此亦可知，當戈巴喬夫要把世界的一部份由共產主義變成資本主義時，那是未知的考驗與課題。公有制如何才能在不發生災難的情況下變成私有制？中國的十年嘗試已經碰壁，下一個看俄國了。

至本月五日刊載稿止，布什促西方全力支持戈氏改革，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表示將促使北約、華約擺脫軍事角色，走向政治聯盟。這一事變的影響對亞洲的影響是個東西方關係漸熱，中國將失去往日在全球戰略中的地位。「中國牌」將被丟棄。

好兵帥克又造反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短暫的「布拉格之春」被華約國家的坦克所摧毀，人們嘆息著：「春天不會再來了」。二十一年後的十一月二十五日，當年「布拉格之春」的領袖，亞歷山大·杜布切克，重新來到著名的溫撒斯拉斯廣場向三十萬歡呼的群眾說：「我又和你們在一起了」。

還是那張其貌不揚、含蓄、半帶微笑的臉，聲音也不宏亮，他二十一年來沒有在公眾場合講過一句話。當年，杜布切克要布拉格創造「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時，蘇軍坦克開來了，把他綁架到莫斯科。

這不禁令人想起一則笑話：兩只分別來自西方和東方的狗，在邊境上遇到一塊，東方的狗問西方狗到東邊來幹嘛？西方狗答曰：「去吃骨頭」。西方的狗問東方狗到西邊去幹嘛？東方狗答曰：「我要去吠！」

鎮壓「布拉格之春」是極權主義的一個赤裸裸的宣言。它使東歐幾千萬人民對自由的希望一度破滅。從斯大林建立這個東方附屬陣營時起，變革便不能被容忍。勃列日涅夫更明確

地宣佈，任何國家一旦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就絕不允許改變。

長夜降臨後，受蘇聯操縱的捷克木偶政府，竭盡所能讓真理變成啞巴。二十一年間，大部份捷克人，只能扮演「好兵帥克」的角色，要活着，就不得不放棄人的尊嚴。

然而在最恐怖的年代裡，在歐洲最具反抗精神的捷克民族，仍然產生了一批向強權挑戰的知識份子。像瓦克雷夫、哈維，劇作家幾番下獄而寧死不屈。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他和其他一些勇士一道，發表了著名的「七七憲章」，又叫做「人權宣言」。現在，他已成為布拉格反對運動的當之無愧的領袖。

十一月中旬，布拉格猛醒。在柏林牆推倒後的十天裡，捷克人民將世界的視線吸引到布拉格來，五萬、十萬、二十萬、三十萬，到十一月二十七日，全國各地二十一個縣市的示威人數總計達到一百萬。在封鎖消息和動用警察一系列措施無效後，強硬的共產黨當局的陣營瓦解了。

十一月二十日，捷共政治局對警方十七日打傷三十多學生的事件表示歉意。在此之前的十八日，捷共總書記傑克斯，還像中國的鄧小平一樣，號召全黨對「反社會主義團體製造混亂與無政府」之際，要團結一致地反對之。他說：「維持經濟、社會和政治穩定，是重建成功的的基本條件」。而人民則針鋒相對地喊：「不要成爲中國」。

二十二日，捷克政府在蘇聯警告和人民示威雙重壓力下，不得不改變強硬態度，開始同意與反對派展開對話。由政府總理艾達梅，與哈維等十名反對派代表進行對話，向他們保證「不會宣佈戒嚴」。然而在二十三日，國防部長瓦拉維克將軍却在電視裡發表講話，指人民

的「要求不切實際」，稱「軍隊站在共產黨一邊」溫撒斯拉斯廣場不會重演「天安門廣場」的悲劇？局勢一度充滿火藥味。

然而，經過激烈權力鬭爭，捷共終於做出讓步，由四十八歲的烏巴涅克取代強硬領袖傑克斯。同時十三人政治局宣佈總辭職。並選出新的九人政治局（其中五名舊成員重新當選）。二十六日，新政治局召開「危機會議」，決定同反對派廣泛展開對話，並歡迎「布拉格之春」中被開除出黨的七萬名黨員重新回到黨內。同時，捷克總統胡薩克赦免了六名重要異見份子。

然而，人民的示威行動已不可遏止，訴求也進一步升高。二十六日，總理艾達梅代表政府與反對派團體「公民論壇」、「七七憲章」等展開對話。會後反對派領袖哈維表示，「在面臨這個空前的政治危機之際，能達成全國一致的共識」。但哈維也承認，反對派策動的示威和罷工誰都沒法制止。他懇求對立雙方盡量避免彼此的對峙。

二十七日，中午十二時整，捷克全國數萬人總罷工。罷工組織者表示，目的在支持示威的學生。政治訴求是開放對話和自由選舉。著名經濟學家科馬略克對廿萬人發表演說。他說「現實已不容我們後退一步，我們必須繼續猛攻」。這次罷工的合法性受到政府的承認。

二十九日，捷克國會召開修憲會議，準備刪除保證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要求國民接受馬列主義教育、民間非法團體等「三個堅持」。捷克新黨魁烏巴涅克向三千多名共產黨代表演說時指出：「黨的未來要求我們放棄權力的獨佔」。「只有這樣才能重獲人民對黨的信任」。在歐洲的中心，捷克及斯洛伐克民族在歷史上享有比其他國家更豐富的民主經驗，更充

消失了二十一年的杜布切克
終於和歡呼的人民再次見面。



實的自由經濟的經驗。本世紀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段時間裡，捷克一直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捷克民族亦擁有頑強的民族精神，從上世紀的大作曲家斯梅塔納到現代作家米蘭·昆德拉，從托馬斯、馬薩雷克到杜布切克，到哈維。捷克民族表現出十分卓越的素質。

捷克充滿希望，布拉格會有春天！



捷克人民再次走上街頭呼喚布拉格之春。

走筆至此，東歐的「十一月革命」還在如火如荼地發展着。除前述德、捷兩國外，十一月初，匈牙利共產黨改名為「社會黨」。十一月二十六日，匈牙利舉行了四十年來首次的自由選舉，反對勢力擊敗執政黨，將明年一月的總統選舉延期。反對勢力之所以反對一月總統選舉，乃因執政黨現仍控制着國會的優勢。現名「社會黨」的領袖波茲蓋承認，「人民表明了他們的意願」。

在保加利亞，那是東歐強硬政治的最后堡壘之一，十一月月上旬，結束了保守領導人齊柯夫三十五年的統治，由穆拉迪諾夫替換。十四日，穆氏便宣佈為十一名批評該黨而被開除的黨員平反。他們都是「支持開放、改革俱樂部」成員。俱樂部創始人吉勒夫說，這證明當局有意改革。十一月二十六日，保國內政部解散「對抗思想顛覆」的第六部。該部領導類似KGB的秘密警察。

在與中國關係密切的羅馬尼亞，六五年上台後即以鐵腕統治的七十一歲的齊奧塞斯庫，十一月二十日在羅共大會上表示，要「強化軍事力量捍衛社會主義」。他一直在頑強地抵制俄式改革。在羅共大會期間，俄共中央致電齊氏，請羅共留意東歐改革潮流。而中共「人民日報」則於十八日刊出訪問齊奧塞斯庫的文章，引用齊氏的話說：「我們極度關注與中共及中國人民的合作」。羅共在日益孤立的情況下，直接請求北京的支持，以維護強硬統治。羅馬尼亞雖未出現大規模示威運動，但也沒有反對聲音。在共產黨大會前，黨內異議人士發表公開信，籲請齊氏「在其他人採取主動之前」辭職。但齊氏還是連任了羅共總書記。這封公開信是由黨內一個「全國救世陣綫」起草，由「羅馬尼亞人權聯盟」予以發表。公開信稱齊的領導為「獨裁權力」。

東西方邊界將退到中國

除地中海蕞爾小國阿爾巴尼亞外，整個東歐都在變改之勁風中搖動了。不僅東西方陣營的對峙不復存在，東德—捷克—保加利亞與蘇聯—匈牙利—波蘭的變革間強硬的對峙亦不復存在。

然而，對峙仍然存在，只不過從東歐轉移到了中國，從柏林轉移到了北京。誠如中國國家副主席王震所言：「世界革命的中心正在東移，中國將成為世界革命的井崗山。」

對於歐洲的歷史性巨變，中共實行了最嚴密的新聞封鎖。如東德政治局委員總辭職的消息，「人民日報」僅以二百多字的短文報導，並放在極不顯要的位置上。而對柏林牆解禁這一歷史性事件，在中共的報導中，竟變成了東德當局對人民旅行規定有了變化。

十一月廿四日，據「華盛頓郵報」採自北京的報導稱，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要求高幹們防止蘇共戈巴喬夫式改革觀念的滲入。消息來源說，鄧小平認為，東歐之所以「危險地」背離共產主義，主要原因是戈巴喬夫造成了一種氣氛。戈巴喬夫的影響太強及東歐國家領導太弱，才造成了波蘭非共政府及柏林圍牆打開。

在八九民運的日子裡，鄧小平多次談話提到了東歐的情況。顯然，中國已由八十年代初走在共產主義國家改革前列，轉而變成最保守的，最落伍的國家，以至於羅馬尼亞這樣的國家想要維持政治僵局，要向北京尋求支持和安慰。

在東德和捷克變局出現之前更是如此。東德共產黨現領袖倫茲在今年九月底訪問北京

時便說，天安門事件向東歐提供了保貴的政治經驗。而東德、捷克當局在應付人民的示威時，也都把天安門事件作為範例去加以借鑒。

如果說中國的八九民運，對東歐各國後來興起的民主運動有鼓舞和正面的影響，是絕對不為過的。東德人民在示威中常喊的一句口號便是，「不要成爲中國！」

有人做了這麼一種假設：假如東歐的民主浪潮發生在中國之前，也許六四的結果就不會是這樣子的；但另一方面，也許東歐的民主進程就不致於這麼快。

那麼東歐的變局對今後中國的政局演變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我們可以想像出現兩個同時的反應。一個反應是中共高層許多對六四事件保持沉默的人士，甚至支持鎮壓的人，心理上會受到巨大的衝擊，發現中國正在走向歷史的反動。他們會思考，會改變對民主的態度。

另一個反應是，更加受到孤立的中共當權的少數人，在世界潮流的壓力下心理變態，以更強硬，更殘酷的手段，保持政權的延續。鄧小平文革後搞改革開放，十年下來，却再一次把中國拋向孤立於世界之林的絕境。

對中國的民主運動而言，東歐的民主躍進，是不可多得的激勵。其中，有大量珍貴的經驗、方法，正、反教訓，值得中國民運人士去深入研討。

可以說，除早些時候波蘭的情況外，東德、捷克、保加利亞人民爭取民主所採取的方式，完全是與中國相同的「天安門模式」。人民以群眾遊行示威壓力爲手段，持續不斷，要求執政黨強硬元老下台。執政黨方面也像中共一樣，東德、捷克都一度出現軍事鎮壓的危機，但終於不支而向人民讓步。在中國失敗的方式爲何在東歐得以成功？在此略做幾點總結，以

引起人們的思考，擲玉。

(一)蘇聯戈巴喬夫的影響與壓力。自斯大林建立了東歐共產黨陣營以來，便在各國建立斯大林主義極權統治，人民的反抗被殘酷鎮壓。赫魯曉夫時代雖一度改革，但正是那時發生了匈牙利事件（五六年）和修建柏林牆（六一年）。勃列日涅夫時代建立了所謂「勃氏紀律」，即任何國家一旦建立了共產黨政權，便不許生變，於是發生了「布拉格事件」。

戈巴喬夫上台以來，放棄了「勃列日涅夫紀律」。他不僅公開表示東歐人民可以自由選擇，而且多次向德、捷、保各國強硬共產黨人和軍隊警告，不要採取鎮壓行動。戈氏的影響與壓力，對東歐沒有出現「天安門事件」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而在中國，沒有這種可以影響中共當局的外來力量。

(二)東歐的民主運動，一開始便形成全社會各階層共同參與的局面，表明那裡的人民反對共產主義的態度一直沒有被扼殺。如東德的示威首先是市民和教會的大眾響應。如捷克學生先起，不到十天就變成了市民和工人爲主，最後遊行變成了罷工。在中國，學生，有社會地位的知識份子，工人、企業家，在八九民運中劃分得十分清楚。中共也利用此點採取不同的政策。

(三)東歐各國政府是戰後蘇聯輸出革命的產物。共產黨在社會中的根基不穩，四十年來不斷有要推翻政府的暴動事件發生。一週人民反抗，統治權力便發生動搖。而中共是自己打出的天下，共產黨領導人的權力意識十分濃厚，社會的根基也比東歐要扎實得多。

(四)東歐國家的文化根本上處於歐洲文化圈中，如宗教的社會影響力，人權意識，知識份子的獨立意識都十分深厚。東歐國家不管政治

上多麼嚴酷，但那裡的人權運動一直生生不息，如捷克、羅馬尼亞當局十分強硬，但一直有人權運動和人權組織。而最重要的，最普遍的，是那裡的以人本主義、個人主義爲基礎的歐洲文化不可能被清洗、被消滅。

值得強調的是，在東歐，無論共產黨內的異見人士，還是社會上的知識份子，受到清洗和鎮壓後，絕不可能因當局「平反」成「優待」而重新爲共產黨服務，而重新回到「體制內」。在那裡，反對派就是反對派，他們是徹底獨立的。例如在捷克、杜布切克和七萬因「布拉格之春」被清洗的共產黨員，沒有因平反而重新進入權力結構。

(五)東歐各國的民運方式各有不同，波蘭以工運爲主，東德以教會影響力和社會問題爲訴求，匈牙利以經濟改革爲先導，捷克根本就是「一場革命。整個東歐的民運，雖被稱之爲「文雅的革命」(GENTLE REVOLUTION)，但與中國的八九民運比較，它的革命性，要比中國徹底得多，前進得多，民運一興起，就是獨立與現存政治結構之外的，與共產主義制度根本對立的。



十二月三日，布拉格學生在中國使館前示威，紀念「六·四」烈士犧牲半週年。

盲眼死囚越獄行動

吳明

湖南省來陽市東南方向卅五公里處，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其中有一個不很惹人注意却又決非尋常的煤礦。高牆、電網、崗樓、哨卡以及道道電控鐵門，足可使身處此境的人擯棄一切越軌的企念。如若進了此間的死囚室，還要妄言越獄脫逃，似乎更無異於天方夜譚。

然而，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四日凌晨四時許，一陣尖厲的警笛聲伴隨使人心悸的槍聲在礦區響起，一名雙目失明的要犯居然從死囚室不翼而飛，臨刑脫逃了！

來陽市，衡陽市檢察部門迅速組成專案組飛車抵達新生煤礦。湖南省檢察院派出三人小組自省城抵礦親臨督陣。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派員自京日夜兼程火速趕來。公安部緝捕逃犯的通輯令發向全國……

等到案情一天天趨於明朗，各執政法官官的眉頭也越鎖越緊——案件的成因，遠比案件本身複雜得多，也嚴重得多。

自殘雙眼的苦肉計

新生煤礦五工區廠管隊禁閉室關着一名囚犯。

陳文雄，一九六二年出生在湖南省新田縣一個農家，高中畢業後到新疆某部隊服役，因在部隊小偷小摸，被提前復員。可陳文雄回

家時搖身一變，自稱是某某公司「經理」，爾後去向不明。不久，村里人看見郵遞員經常往他家送去某局、某廠或某公司寄來的匯款和大大小小的包裹，這些匯款和包裹上白底黑字：速交陳文雄經理收。陳文雄偶爾回家已面貌大變，今非昔比。西裝革履，頭髮油亮，抽的是「洋烟」，喝的是名酒，儼然是大人物富貴選

鄉之態。村裡的頭頭想跟他借錢還戰戰兢兢的，可他沒事人一樣，出手就是四位數！不久，他又娶了個如花似玉的姑娘進了屋。窮鄉僻壤裡的鄉下人哪見過這架式？不由得嘖嘖稱奇，村裡的一些年輕人對他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不承想，一夜之間，東窗事發。陳文雄被郴州市人民法院以偽造印章罪、招搖撞騙罪和盜竊罪判刑兩年六個月。服刑期間，其行為不軌，被強制留在新生煤礦勞改。陳文雄仍不思悔改，又伺機從新生煤礦逃跑，先後流竄廣東、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作案，僅在這

期間他所作的有據可查的案件就達三十起，盜竊金額達一七〇〇〇餘元。一九八七年，陳文雄再次被抓獲後，自知罪孽深重，難逃法網，於是心一橫，竟用鐵釘自殘雙眼，想以此獲得保外就醫機會再圖逃遁。可是，苦肉計失敗了，礦裡沒讓他保外就醫。陳文雄仍不死心，整日呆坐一隅，另謀脫逃良策。

二進宮的陳文雄深知新生煤礦警衛森嚴，

對他這個要犯是戒備有加。若想靠通常打洞越牆等方法逃遁出獄，那是白日作夢，到頭來只能是更快地尋死。

數年浪迹江湖，招搖撞騙并屢屢得手，使陳文雄總結出了一條頗為自得的人生哲理：每個人都有致命的弱點，所謂智者，就是要能夠研究，掌握并恰到好處地利用他人的這些弱點，為自己鋪設一條成功之路。他認為當今之世人，有的好吃喝，有的好嫖賭，有的好虛榮，凡此種種，概莫跑得掉一個「錢」字，這是常人之病，亦是時代之病。他篤信，用錢攻心，即使是他這個要犯也可以絕處逢生。何況，他的確還有一把花花的票子，有一副三寸不爛之舌。現在的當務之急是，找到一個合適的對象。

目標之一：籌款結婚的幹警

陳文雄把目光轉向身邊那些頭戴大蓋帽的管教幹部，選擇的第一個目標是年輕幹警康壽保。

選擇康壽保，原因有三：其一，康壽保年輕，與自己年齡相仿，同齡人之間情感易於勾通；其二，康壽保家境平平，却準備大辦婚事，需要花費；其三，康壽保在平時審案中不自覺地流露過對他會揮金如土的生活經歷的羨慕

情緒。

機會說來就來了。一次，康壽保捉陳文雄單獨談話。陳文雄抓住時機，投石問路，說：「我恐怕死定了，還只活過廿六個年頭，看來政府不會再給我一個改造的機會……」說到這兒，陳文雄欲語又止，流下兩行渾濁的淚水。見康壽保并不反感，只是沉默不語。陳文雄見狀一把抓住康壽保的衣襟，聲淚俱下：「要是有人幫我一把就好了，那他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一切都是他的！」聽到這話，康壽保扭頭往窗外探了探，低聲說：「忙，我還是願意幫的，但現在社會風氣不怎麼好，恐怕要破費。看來，沒一、二千怕不行。」真沒想到康壽保這麼痛快，順着竿子就爬上來了。陳文雄喜不自禁：「錢，小菜一碟！」他叫康壽保取來紙筆，摸摸索索寫了一張給妻子和弟弟的字條：

龍梅、文兵：

康老師是我的朋友，你們要相信他。把米缸下的定期存款挖出來交給康老師。

陳文雄

康壽保拿到字條後二話沒說，向隊裡告了兩天假，便行色匆匆地往陳文雄的老家新田縣下漕洞鎮上活村去了。

龍梅、陳文兵仔細辨認了陳文雄的字條，消除了對這位突然登門的幹警的疑意。取來鋤頭，搬開米缸，揮鋤挖去。可坑深一尺還不見單。康壽保頓生疑竇，他朝龍梅、陳文兵吼到：「找不到？真有你們的！好，陳文雄死了你們得負責！」

見康壽保勃然大怒，龍梅、陳文兵慌了神，忙不迭地解釋。賭咒，鬧騰了好一會，康壽保悻悻地離開陳家，手裡攬着龍梅送他出門時暗暗塞他的一百元錢。

目標之二：債台高築的隊長

康壽保上鉤，不啻給陳文雄打了一針嗎啡。要增加保險系數，還得撒鷹去抓更大一點的兔子。

於是，鷹爪悄悄逼近了嚴管隊長羅桂元。

近來，羅桂元心情極壞。父親從農村來隊裡住了幾天，他得向人告貸，張羅伙食費。父親住了幾天不順心，要走，他又得去張羅盤纏。作爲一名幹部，羅桂元怎麼弄到了如此一貧如洗的地步？這裡有一段插曲需要交待。前年，這位嚴管隊長看社會上不少人經商，發了大財，眼睛便也熱起來，呼朋喚友，集資籌款，正兒八經辦了一個汽酒廠。然而，第一瓶汽酒還沒冒泡，他的發財夢倒先破滅了。幾年的積蓄賠盡，還虧空五千元！

上述這一切都讓陳文雄掌握并逐條分析過了。

這一天下午，羅桂元繃着臉來監房查巡。陳文雄忙挪過去，假稱有重要情況要匯報。

羅桂元看了看錶，五點一刻，快下班了。但轉念又覺得眼前這個看來不久人世的瞎子也怪可憐的，便答應了。

「羅隊長，我從側面了解你的爲人：講義氣、重感情、有良心，很能幹……」

「有話就痛快點說，你要講的重要情況就是這些？」羅桂元打斷了他的話。

「不是，當然不是。隊長，現在，我——有個小小的要求，你能不能答應？」

「說吧，只要我辦得到。」羅桂元隨口應到。

「我有個女兒叫帥帥，今年才三歲。我老

婆廿一歲，還年輕，又長得花里胡哨的。我死後她肯定會嫁人。所以，我想，我想把我的帥帥托付給你，請你把她撫養成成人，受點好教育，不要像我……當然，我不會讓你吃虧，白養我的女兒。等我上刑場那天，你去刑場扶我一把。我左手心裡有張小紙條會放到你手裡。紙條上的數字不講百萬、千萬，幾十萬是有的。你拿到這筆錢，培養我的女兒綽綽有餘。現在，金錢對我來說如同廢紙了，我只有這樣，才對得起我那年幼失父的帥帥。」陳文雄說完，淚流不止。

這番話在羅桂元心頭引起了一陣複雜的騷動。他很想吸支烟，努力鎮靜一下情緒，手下意識地伸到制服的兜裡，掏出來的似乎不是烟，他低頭一看——竟是爲父親籌措盤纏打的欠條！

羅桂元怦然心動，快步走到陳文雄面前：「小陳，你這麼相信我，我會用全力培養你的後代的，這事就交給我吧！」

不要說聽到這話，就是一聲「小陳」，也叫陳文雄如釋重負，深深地舒了一口氣。然而，就在這舒心的須臾之間，一個須緊鑼密鼓予以實施的再行試探羅桂元的計劃，已在陳文雄心中已構思成熟！

第二天，陳文雄又把羅桂元叫去。

「羅隊長，我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跟你談。我現在如走錯半步，就等於自己找棺材進。我說了以後，你不要難爲我。」

羅桂元答應下了。

「我的眼睛——並沒有瞎。」

「……?!」羅桂元驚得目瞪口呆。

「還不信？」陳文雄狡黠地沖羅桂元笑笑

，「還不信，你就寫幾個字讓我認認。」羅桂元拔筆在自己左掌上寫了幾個字。

「是我的名字——陳文雄。」
「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不錯，那次我刺破了雙眼，但眼睛並沒有瞎，我騙得醫生下了失明的診斷，想搞保外就醫，可這一個希望破滅了。」

看到自己將這一秘密告訴羅桂元，羅桂元並沒有異常的反應，陳文雄趁熱打鐵，又進逼一層，「羅隊長，我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走了，就是跑出去。你不要作我的難。當然這事對你我關係都很大，你考慮再說吧。」陳文雄又欲擒故縱。

「這可是違法的事，要判刑的呀！讓我想，讓我想。你眼睛的事千萬不要張揚出去。」羅桂元最後丟下一句，便失魂落魄地匆匆離去。

犯人一張條，幹警兩頭跑

康壽保從新田縣上浯村一回來就直奔陳文雄監房，這次赴新田，他是乘興而去，敗興而歸。他認為，不是龍梅、陳文兵，就準是陳文雄搗了鬼。見到陳文雄，他恨得咬牙切齒，「你這個打靶死的，死到臨頭，還敢欺騙老子，害得老子白跑一趟！」

「我若騙你，天打五雷轟！老實說吧，米缸下的確埋了個存折，不是一千兩千，是一萬五千塊。」

「一萬五！那好，你至少得給我五千，我結婚等着用。」

「行，小意思。這點錢就算做老兄的為你喜宴添了兩杯酒錢。」

這天下午，羅桂元氣急敗壞地來到陳文雄處，對陳說：「你是糊弄我，想另找條出路，還是想把我也拉來同你一起蹲牢房？」原來，

午飯時，平時極少登門的康壽保來到羅桂元家說要弄兩杯喝。酒過三巡，康壽保就話裡有話地說些「我們一塊共事，情同手足」，「有什麼事互相關照，大家方便」一類的話。見羅桂元支支吾吾，康壽保乾脆攤了牌，說他聽到一個反應，羅桂元答應救出陳文雄。

「這事你不說，康壽保哪會知道！」羅桂元的指頭直搗陳文雄的鼻子尖。

這事當然是陳文雄說的。就在康壽保張口就要五千時，陳文雄頓生一計。他想，你們想放老子的血，哼，這錢你們也莫想拿得那麼輕鬆。於是，他不緊不慢地把同羅桂元的關係告訴了康壽保。他深知康壽保貪婪又多疑，一定會去找羅桂元透風。這樣，既可防止康壽保空手索錢，漫天要價，又可促使羅桂元痛下決心。最後，只得三人抱成一團，成其大事。

看到羅桂元大光其火，陳文雄呵呵一笑，遞過去一劑安魂藥，「你急個什麼勁？康壽保早就想放我走了呢。」

「唉，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反正，你走不走，我橫豎不知道！出了事，不要連累我！」羅桂元說罷就走了。

正如陳文雄所料，康、羅兩人的關係迅速發展。當天晚上，康壽保來找羅桂元，把陳文雄藏有一萬五千元存折的事說了，并保證「事成之後，我倆平分。」康壽保并要羅桂元注意蔡副隊長的舉動，因為他發現蔡其康好幾次有事沒事找陳文雄單獨談話。「還不是爲了這個。」康壽保做了個點鈔票的動作。

第二天，康壽保再次趕到上浯村。在陳家米缸下深挖了兩尺後，一個銅盒露了出來。打開一看，裡面果真裝有一個一萬五千元的存折。康壽保急急匆匆地去新田縣銀行取了款，自己留下一萬，其餘的給了陳文兵。并按照事先三

人商量好的，將龍梅帶到新生煤礦三工區的一個鍋爐房住下，以便就近聯繫，內外呼應。見康壽保回礦，羅桂元急切地問：「怎麼樣？搞到手嗎？」

康壽保伸出兩個指頭。

「兩萬？」
康壽保搖搖頭，「兩千。存折沒找着，他家裡給了兩千，我存了銀行。事成之後，一人一千。」

康壽保的話在羅桂元心頭勾起了一片疑雲。陳文雄深知康壽保貪得無厭。爲人乖戾，他去取款，完全可能向羅桂元打埋伏。如今自己花錢消災，怎能不給羅桂元一點甜頭嘗嘗？於是，他又叫來羅桂元。

不巧，禁閉室門前坐了好幾個人，陳文雄不便明說，便笑着對羅桂元說：「今天我想出了一首小詩呢，寫給你看看，大概你會喜歡。」陳文雄接過羅桂元的筆和紙，塗鴉了幾筆。羅桂元接過一看，「喔，這詩寫得還像那麼回事。」

「詩」是這樣寫的：

龍梅：

相信羅隊長。先拿一千元給他，不得有誤。

陳文雄

手銬腳鐐還有十五人看守

三月初，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發來通知：對陳文雄的宣判定於三月十七日。得知這一消息，陳、羅、康抓緊時間，密謀要在宣判之前逃跑。

陳文雄成竹在胸，擺出他早已盤算好的計

劃，開始調兵遣將：「羅隊長，你的任務是提供警服，並以開會的名義把值班的管教幹部集中到一個房間去。康幹事是二號警服，我穿大了。羅隊長你是四號吧，我穿剛好。」

「你怎麼才能穿上警服？」羅桂元問。
「你在十六號上午就把警服帶到辦公室。還有警帽，把警帽中的鋼箍取下，折疊起來。下午，以找我談話為名把我叫到辦公室。我穿上警服。外面套上囚服，誰都不知道。」

「警服怎麼還我呢？」羅桂元說。
康壽保接過了羅桂元的話：「我在四號門接應，送他出二號門，到紹興庵附近，他再把警服脫下來，由我帶回。」

羅桂元又問陳文雄：「你怎麼走出嚴管隊？門衛認出你怎麼辦？」

「這個你不用問了，我自自有辦法。」
看來每一個細節陳文雄都考慮好了，羅桂元便對陳、康兩人說：「那就這樣定了，三月十六日晚上行動。現在我們馬上散開，這幾天也不要在一起，以免讓人懷疑。」

一連數日無話。羅、康、陳焦急地等待着十六日夜晚的來臨。沒想到情況有變——衡陽市中級法院於三月十六日提前一天向陳文雄宣布：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宣判後，新生煤礦加強了對陳文雄的警戒，把他從禁閉室押到了死囚室，手上加鐐，腳上加鐐，腳鐐又鎖到地上的大鐵環上，并增派十五人日夜輪班看守。

第一個越獄計劃流產了。

死囚、看守「倆結義」

康壽保從他家裡究竟拿了多少錢對陳文雄來說一直是個謎，謎就是被動，就是危險，拿

着金錢去買危險陳文雄決不幹。

這一天，羅桂元悄悄告訴他，他母親和弟弟來了。陳文雄聽了，要求秘密見他們一面。羅桂元立即安排。他把陳文雄帶到監房二樓南端的平台上。從這裡，可以看到從監房一直延伸到山底的斜坡，近處，是綿延於斜坡上的高牆，透過高牆上的高壓電網，可以看到一片草地。陳母和陳弟早就等候在那兒了。

陳文雄剛和母親談了幾句，突然發現不遠處崗樓裡一個身影驀地一閃——是康壽保！這傢伙在偷聽！陳文雄忙改用新田上梧村土語問陳文兵：「康幹事拿了我們家多少錢？」陳文兵會心不遠，亦用土語答道：「一萬。」「對康你們要小心，以後不論做什麼必須有我的條子。」

站在一旁的羅桂元聽陳文雄他們突然改用土語嘰哩咕嚕不知講些什麼，也怕陳文雄背後搗鬼，連忙喝道：「不許講土話！」此時，陳文雄他們已經談完話了。

陳文雄剛回到死囚室，康壽保便鑽了進來，「你們背着我秘密會見，這對你很不利！」
陳文雄毫不示弱，反唇相譏：「是嗎，男子漢大丈夫作事要敢作敢為。不要以為別人不知道就可以瞞天過海。」

康壽保心虛，便軟下來：「你說我拿了多少？」

「我的錢，你拿得完嗎？這筆錢，你若獨吞，你得小心！我在社會上的那幫朋友不會放過你。你最好留下兩千元，其餘的退給我老婆！」
陳文雄的口氣沒有絲毫的商量餘地。

「我要是不退呢？」

「不退？我死後你會跟着我來。退了，你還算是我的朋友，我還會幫你的忙。」

唉，養熟的鴨子也讓飛了！康壽保回家後

嘆息了半天，無可奈何地將八千元退給了龍梅。

過了兩天，康壽保提陳文雄單獨談話。這次康壽保顯得格外謙卑，他想，八千元丟了就丟了，不能因小失大，真的惹火了這尊財神菩薩。

「我覺得你有魄力、聰明、又講義氣。」

「康幹事你扯到哪裡去了，總得到你們的關照，我心裡過意不去呢。」

「我是說真心話，我很佩服你，跟你交往是我的幸運，我想，如果我們結拜兄弟……」
陳文雄不由楞了一下，陳文雄相信有錢好辦事，但對於它產生的眼前這種戲劇性效果，却是始料不及——「老兄，那我可是高攀了，高攀了。」

「不，你的年齡比我大，我應稱你為兄。」
「康壽保糾正陳文雄。」以後，我們兄弟倆，有難同當，有福共享，互不背叛！康壽保拉着陳文雄的手屈膝彎腰，三叩九拜，指天盟誓，就這樣，這位頭頂警徽的公安幹警同一個在押死囚演了一齣現代「桃園結義」。

六十萬零八千元的秘密

「桃園結義」以後，康壽保儼然兩肋插刀，不僅積極為陳文雄活動上訴，還拉上蔡其康為陳文雄寫上訴書。可這些，在陳文雄看來於事并無大補，他想更多地借重嚴管隊長羅桂元。

可羅桂元近來顯得不冷不熱，若即若離。「你被判了死刑，不同以往，不好弄了。危險太大。」

「有危險你也得幹！」

「怎麼個有危險也得幹？」

「哼，你還不知道，你的一舉一動都逃

不過我的眼睛，你不信？那好，我問你，今天上午八點半，你是不是到過保衛科？」

羅桂元暗自詫異：自己上班不久的確去過保衛科，可從進去到出來還不到抽根烟的功夫，陳文雄怎麼就知道了？

「羅隊長，不要以為我坐在牢裡就什麼都不知道了。你應知道我和我朋友的神通。」

「你幹嘛要了解我這些事？」

陳文雄奸笑一聲：「這還不是關心你！你不也很關心我嗎？」

羅桂元氣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你這是要挨！要我救你出去，你為我考慮過嗎？我有老婆、兒女，你出去，我跟着就會進來！」

「這個我考慮過了。你萬一坐了牢，我有朋友救你。出去以後，我每年給你一萬元。」

「你不要信口打哈哈。」

「打哈哈？來，找張紙把我的話記下：北京體育學院三棟三〇四房是我花了三萬元買下的，你從對門三〇三號房主手裡拿鑰匙，你就說『我是陳真的朋友。』打開門後，順窗台上的瓷磚往下數到第二排中間的那塊，把它打破裡面有個小洞，放了個油紙包，包裡有十多個存折，共計六十萬零八千塊。」

「怎麼能證明你的話呢？」

「現在我的確無法證明，只有你親自去方知道。」

「我不需要你開空頭支票，不拿點錢給我家老少安排生活，我是不幹的！」

「先給你兩萬。」

「……」

「你要多少？你自己開個價嘛。」

「你給我講實話，你家裡能拿出多少？」

「拿現金只一萬多點，把房子賣了可以搞到兩萬。」

「房子不能賣。賣房子會引人注意。」

「這幾年我不在家，也不知家裡還能搞多少。我說話算數，出去以後給你二十萬不成問題。」陳文雄說罷，從羅桂元處拿了紙筆寫了一張字條：

龍梅、文兵：
我有重要事情要辦，一切聽羅隊長的安排。羅隊長的要求你們得保證答應，不得違背。否則……

陳文雄字

羅桂元把條子給了龍梅，龍梅約他第三天晚上七點在三工區附近紹興庵先給五千元。

第三天，羅桂元如約來到紹興庵。

龍梅氣喘噓噓來了，後面跟着陳文兵。陳文兵遞過一個紙包說：「時間緊，只搞到四千七百七十塊。還差二百三十塊，過兩天給你。」

「小數字就算了。」羅桂元一把抓過紙包。

當班看守去搓麻將

「五一」將臨。按慣例，節目前後都要嚴懲一批罪大惡極的罪犯。陳文雄預感死期已近，忙催康壽保擇定一個日子逃跑。

康壽保略思片刻，說：「四月十一日是我當班，你不能走，就十二號吧。」

十二日上午，陳文雄把他和康壽保策劃當晚越獄逃跑的計劃通知了羅桂元。

羅桂元說：「警服的事我負責，嚴管隊其他人怎麼對付？」

「我有安眠藥，酒中下藥，把他們藥翻！」

「你哪來的安眠藥？」羅桂元清楚地記得，陳文雄會叫自己買安眠藥，自己借故推掉了。

。後來，陳又叫康壽保、龍梅去買。可并沒買到。

「這個你不用管！」

夜來臨了。陳文雄如籠中的困獸躁動不安。上午時，他曾托蔡其康幫他買幾瓶啤酒和一些下酒菜，說是長夜難熬，想請大伙宵夜，可晚上應該當班的蔡其康拿了錢却一去不回，輾轉向其他管教幹部打聽，原來，蔡其康跟人搓麻將去了。

正夜十二點，大雨滂沱。羅桂元冒雨來了，得知情況有變，越獄計劃又無望，便抽身欲走。但轉念一想，又留了下來，靜候蔡其康。

凌晨三時，蔡其康一脚水一脚泥地來了，見羅隊長在此，便眼着臉想給自己撞離崗位來一番解釋。羅桂元舉手止住了他，淡淡地說：「算了。今晚我替你值了班，明晚你頂我的班就行了。」

蔡其康見羅桂元毫無責怪之意。忙一口答應下來，樂癡癡地回家睡覺去了。

死囚着警服逃之夭夭

次日，陰雨綿綿。在各路兵馬的默契中，越獄計劃正悄悄地進行：

龍梅按陳文雄的囑，趕緊去來陽搞摩托車和出獄後陳文雄要穿的西服。陳文雄另托人買了酒菜，并將安眠藥投入幾瓶酒中。晚上以酒宵夜的邀請也已一一通知到。

可情況又突然有變！就在這天，康壽保一早來向羅桂元告假，就是他父親表姐夫的弟弟今天結婚，他要趕去赴宴！羅桂元望着康壽保漸漸遠去的背影，狠狠啐了一口唾沫：「滑頭！」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晚上八點，幾個執法者和被專政者一同席地而坐，舉杯痛飲。幾杯下肚，喝得有些酒酣臉脹的蔡其康見陳文雄舉杯不便，便替他打開了手銬。死囚室裡，猜拳行令，么五喝六，鬧將起來……

晚上十點半，龍梅與她表姐夫劉秋元乘雅瑪哈雙輪摩托來到五工區對面山腰的石市小學，羅桂元背了一個軍挎包，手持一柄雨傘已等候在那兒了。見到龍梅、劉秋元、羅桂元輕輕囑咐一聲「不要離開。不見不散」，便匆匆地走了。

十一點五十分，羅桂元來到嚴管隊門前。按了好久的門鈴，門衛才來開門。好家伙，隔著門都聞到了門衛的酒氣。

羅桂元佯裝不知，徑直來到死囚室。見是羅桂元闖來，紅頭赤面的蔡其康忙站了起來。「羅隊長，是你呀！我還以為是紀檢幹部來了呢。嚇我一大跳！」

羅桂元環視一眼，正色喝道：「你們好大的膽，竟在這兒喝起了酒！不知道是犯紀律？還不趕快打掃一下。」

這當兒，陳文雄悄悄伸出一個指頭朝羅桂元晃了晃。羅桂元心領神會，轉身離去——陳文雄告訴他：凌晨一點行動。

羅桂元走後不久，蔡其康等人酒勁藥性上來了，便各自隨便找個鋪位歪歪斜斜倒頭就睡。

陳文雄見還有兩個人醉眼惺忪地坐在原地沒動，便說：「今晚幹部要找我教我武功、氣功，你們見了不方便，最好現在就睡覺。睡不着，也要裝睡！」這兩人醉意朦朧，乾脆往陳文雄的地鋪胡亂一倒，睡了過去。

凌晨一點差五分，羅桂元取出軍挎包中的警

服、警帽、溜出辦公室。他在死囚室門口一閃，便覓到死囚室前面的葡萄藤下，將警服警帽擱在葡萄架下。然後去嚴管隊門衛室，借故引開門衛。門衛室裡，只見蔡其康已趴在門衛的床上酣聲大作。

見羅桂元在門前一閃，陳文雄忙擰開腳鍊上的螺帽，掙脫腳鍊，竄出死囚室、直奔葡萄架下，心急火燎地穿戴好警服、警帽。然後大模大樣走出此時已無人看守的嚴管隊門衛室。羅桂元見陳文雄走出了嚴管隊，不由地舒了一口氣：該幹的都幹了，剩下的是他們的事了。然而他仍感到有點不放心，就躡手躡腳地緊走了幾步，想暗暗尾隨陳文雄一陣子。沒想到才跟了沒多遠，陳文雄却在一牆角處停下走了。

「幹嘛還不趕緊走？」

「在等你。」

「等我？你不是說自己想法走出四號門嗎？」

陳文雄一把抓住羅桂元的胳膊，「不，今天只得一塊走了！」

陳文雄猛的一抓，使羅桂元陡然省悟：自己和陳文雄已經再也分不開了，兩人的命運早已被拴在一塊，陳文雄的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功，陳文雄的失敗就是自己的失敗。只有破釜沉舟，孤注一擲了！

兩人手挽着手向四號門走去。

下了一道坡後，距四號門很近了。門前那盞五〇〇瓦的燈泡照得羅桂元心裡直發慌，他情不自禁地捏緊了陳文雄的手，他知道，從看守布局上說，四號門是最森嚴的。除鐵門裡有一道門衛，鐵門側邊有一座武裝崗樓外，門外邊還有一道門衛，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值班。可今天，天不滅曹！平日緊鎖着的鐵門。

如今非但沒鎖還敞開着一條縫。兩人大步流星走過去，擠出門縫時，門衛的臉只朝這邊晃了一下。

兩人順利來到一號門前，見大門已經落鎖，羅桂元示意陳文雄把警帽往下拉拉。便去推門，門反扣着，門衛在裡邊看書。羅桂元輕輕叫了兩聲，門衛起身開了門，連頭都沒抬一下，便又坐到椅子上看書去了。

通過了一號門，外邊已是自由的世界了！

空空的死牢留下一個謎

凌晨三時許，躺在陳文雄地鋪上的一個醉鬼醒來，發現陳文雄不見了，忙推身旁的酒友。這人却說：「別管閒事，幹部帶他出去了。他一個瞎子還能怎麼的？」又過了合一會，仍不見陳回來，兩人急了，忙去叫人，跑到門衛值班室見蔡其康睡在那，忙將蔡推醒，告訴他可能出事了。蔡其康哪肯相信，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美美地伸了好一會懶腰這才起來。來到死囚室，見地鋪上沒有人，地板上有一副擰開的腳鍊，這才急了。「我要倒霉了，我要倒霉了！昨晚是我帶班呀！」暈頭暈腦急了好一會，他這才想起應當馬上報警。於是，他忙掏出五四手槍，「啪啪啪」朝天就是幾槍。旋即「噹噹噹」崗樓武警報警的自動步槍聲和尖厲急促的警笛聲也響了起來：

此時，已是凌晨四時許。

話說陳文雄乘摩托逃出新生煤礦後，便要劉秋元徑直驅車去來陽火車站，到了火車站，他爬上二五二次列車連夜逃往成都。在成都他賊性不改又進行盜竊，被成都公安局門抓獲，斯時，通緝令正好抵渝。四月三十日，陳文雄被押回來湯受審。

在專案組和有關各級政法官員的晝夜偵破審訊之下，羅桂元、康壽保、龍梅、陳文兵分別被捕獲歸案，收容審查；

嚴管隊副隊長蔡其康和另一名知情不報的管教幹部許鵬飛被隔離審查；

案發當天負責看守陳文雄的管教人員蕭斌、李主錄嚴重失職被傳喚；

龍梅表姐夫劉秋元在來陽被捕獲；
其他涉及此案的人全部被調離嚴管隊，聽候發落。

大陸人的納粹意識

十月，當記者來到五工區嚴管隊死囚室查看現場時，除了地上一個孤零零的鐵環仍擱在那兒以外，室內已徒有四壁了。人們注意到在死囚室的一扇牆上，留有兩張發黃的白紙。其中一張大字赫然——看押死囚犯制度和職責。看罷，直叫人哭笑不得，此件不太長，姑且照錄如下：

一、全體值班人員必須履行看守職責，在當班時間，不准擅離崗位、打瞌睡和幹與看守無關的事情；

二、值班人員必須服從分配，不准隨意辭換，更不允許請人頂班；

三、值班人員在看守中必須仔細觀察，如發現死囚有自殺、凶殺、逃跑或無端人員進入死囚犯監舍時，必須及時制止，並立即報告上級處理。

另一張，則是看守陳文雄的值班名單，共有六名帶班的管教幹部。細心點點，這六名管教幹部中，竟有五名涉及了此案。

石磊

在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三年，各大學，共青團組織，工會都時興一陣「民意調查」。問卷中關於政治與形勢的敏感問題，盡管是「無記名」的，但人們普遍的擔心政治迫害，使調查的參考價值大大低於期望，但是，在問卷中問道「你最崇拜的人是誰」時，幾乎每個調查群收回的問卷中，都有人填上了「希特勒」，很多人沒有把這個現象當作一回事，只是把那些問卷當作「不嚴肅」對待。

一九八四年，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收到一個基層團組織的一份青年思想動態報告。這份報告中提到：「……討論會中也有人提出，解決我國人口增長的任何現行政策，都是暫時的和過渡性的。計劃生育以及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對限制人口的增長的確是有效的和必要的措施。但是，從根本上解決我國人口

問題的方法，是戰爭。三十五年的建設，使我國在軍事方面有足夠的優勢，加上我國人口衆多，戰爭可以給剩餘人口一個生存的新機會，地球上的人類自古以來就是適者生存，強者爲王，我們爲什麼不去奪取更多的生存空間，而去限制生命的增長呢？」

在總結處，這樣寫道：「這一觀點引起了一陣轟笑，也有少數人鼓掌，叫好……」

一九八五年北京的抵制日貨風波之後，當局做了大量的宣傳解釋工作，上海市委宣傳部獲得許多當地響應北京的現象的報告。其中有一則影響較大的是一位小學教員，對學生們講：

「我們用的進口冰箱是從哪裡來的？」
「日——本——」孩子們們說。
「進口彩電是從哪裡來的？」

「日——本——」
「皇冠牌轎車是從哪裡來的？」
「日——本——」
「對了，我問你們，爲什麼日本人那麼有錢，我們卻沒有？」

沒有人能回答。那位教員繼續說：
「因爲日本鬼子侵略中國時，搶走了我們中國人大量的黃金、銀元、財寶。現在，日本到處是彩電、冰箱和轎車，我們要有一天打到日本去，把日本鬼子搶去的奪回來，你們說對不對？」

「對——」
「所以你們要記住……要好好學習……」
這位教師後來的命運如何沒法了解，但這則故事却流傳開來，人們幾乎都帶有一種受到鼓舞的心情來重復地談論。
中越邊境的戰爭，究竟有多少中國人真正

關心它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在這個問題上，幾乎沒有人在讀「人民日報」時再去讀「字縫裡的字」了，相反，在茶餘飯後，人們聚在一起閒談時，會聽到「越南本來就是中國」，「蒙古也是中國的」，是老毛討好斯大林才獨立的。「解放軍把印度支那三國都打下來根本沒問題，真的打的話，蘇聯美國未必會大動，動的話，未必打得過」。諸如此類，真有一豪情滿懷之感，有意思的是，在聊到中國發動侵略戰爭時，總會有人補充道：「台灣肯定會在暗中幫忙的。」

中國人中的「納粹」意識從來沒有被任何人當作一個政治問題來討論過——直到「血光敢死團」的恐怖威脅日本人為止，還是沒有人想到這一點。因為人們只是在說，而且說的時候都不具有嚴肅性，沒有具體的行動。

然而，事情不那麼簡單。一九八五年，在上海出現過一個大學畢業生，他非常崇拜希特勒，他堅持的觀點是：中國近代史是一部遭外來力量掠奪、欺凌、屠殺史。一九四九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結束了這一悲慘的一幕，卻沒有得到公平的賠償與財富，領土的歸還。「自力更生」不會使中國和中國人在世界上重新站立起來，如果甲和乙都有一百塊錢，他們可憑能力公平競爭，但甲奪走了乙的五十元，然後既便甲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乙艱苦奮鬥，以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長，乙要趕上甲還是非常遙遠的。實際情況更壞，資本越大越能增長，相對差距只會越來越大。別說「四個現代化」實現不了，就是實現了，人家在你前面早就影子也不見了。中國正遭受巨大的經濟侵掠，但軍事現代並沒有過去。在國際既得利益者高唱和平的時候，我們中國人不能上當。中國雖然是主權國家，但在國際上的經濟

地位，從來沒有擺脫過受剝削、壓迫。這不是哪個政權，哪種主義解決的問題，而要看哪個領袖有魄力。他主張一個現代化——軍事現代化。

有一個獨特的講法，他認為要把他的思想首先在年輕姑娘中宣傳，他預言說：「中國的希特勒精神首先會在中國女性中被接受，中國的男人都太弱，中國的女人却非常強韌，中國的男人在與女人共事時，一定是受女人的影響。中國的女人雖然不愛拋頭露面，但她們沒有自己的事業，總是千方百計地替男人出主意、走關係，並且有強烈的對男人的控制欲望和能力。外國人研究中國的政治人物，總是忽略一個關鍵因素——那些白髮決策者身邊的女人。無獨有偶，北京的一個「政治山頭」在轉移為「經濟山頭」後，他們的理論家仍不失時機的宣傳他們的看法：「中國社會為什麼動蕩？是因為中國社會的貧窮和經濟的不穩定。許多人認為是共產黨的無能，或是共產主義的失敗，這不對。如果讓里根來當中國總統，把體制全部改為美國的，如果里根不把美國的資本也帶來，他也無法治理好中國。但美國社會的矛盾和問題不會比中國的少，就它的制度本身而言，比中國更容易暴發革命。但是，美國却能穩定，它的憲法可以保持兩百年不用修改；中國恰恰相反，共產黨革命成功取得政權之後，必須隨時防備暴發新的革命，為什麼如此呢？只是因為中國窮，美國好比九個人吃十碗飯，盡管有一個人要吃三碗飯，另一個人要吃兩碗飯，那麼畢竟剩下的七個人還有五碗飯可以吃。爭奪總是不斷，可畢竟不會餓死了，再說，餓肚子的人還有希望獲得一碗飽飯。中國好比九個人吃六碗飯，而且一個人要吃兩碗，另兩個人要分三碗，剩下的六個人去分一碗飯，

怎麼分也要有人餓肚子，平均分那就平均餓。怎麼也要有你死我活的鬭爭。中國的人口問題是個大問題，爲了大家都能有口飯吃，就讓幾個人去幹一份只要一個人就夠了的工作。要中國穩定的唯一出路只有人口輸出，讓中國人到世界範圍內去搶飯吃。當然，別國有保護自己的意識，不會讓你隨便大量的輸出。我們的一個辦法是像越南，搞難民輸出，但中國還沒有糟到像越南那種地步；中國的方法是通過世界大戰，大量人口輸出，世界大戰只會對中國有利，中國需要戰爭。

一九八九年七月的中國大陸，一場血腥的屠殺使得人們把許多話藏進心底。一般的場合，沒有人談民運，沒有人談改革，沒有人談中央領導人物：：却也是在這段時候，公共場所有人這樣大聲在辯論：

「解放軍不可能去打台灣的，要打老早就打了。」一個說。

「台灣有什麼打頭，大家都是中國人。要打就去打日本，打西伯利亞，打世界大戰。亂世出英雄，現在好像一切都定好了，中國人總是不合算的，官倒實際都是外國老板賺大頭。共產黨我有一點很欣賞，就是不怕外國人，你硬我比你更硬。既然是這個樣子，解放軍爲什麼不去好好打仗呢？中國不打出去，關在窮地方改革，改不出名堂的，是沒有戲唱的。」

八九中國民運之後，中國人的命運正一步一步倒退，一個混亂不堪的中國不久就會出現。有人預測中國將走向民主，有人擔心中國將落入強權的專制獨裁：：

但是，有沒有人想到：如果中國的危機給「納粹」意識的傳播創造了條件，如果一個希特勒式的人物從混亂的中國出現於政壇，中國會發生什麼？世界會發生什麼？

沙甸村屠殺紀實

馬萍

「六四」北京屠城，舉世皆驚，人神共憤，其實，這只是中共血腥紀錄的一部份。中共利用軍隊屠殺中國人民其來有自，發生在一九七五年的沙甸村血案便是其中一例，其手段之殘忍，不下於北京屠城，祇是由於地處偏僻，又加上中共的新聞封鎖，難為世人所知罷了。

沙甸回民與中共矛盾激化

沙甸是一個回族聚居的村落，屬雲南省蒙自縣鷄街公社管轄，約一千餘戶，人口七、八千人。

沙甸回民篤信伊斯蘭教，性情耿直、剛悍，村民以種植蔬菜、烤菸為主，也有做小生意的傳統，如販牛、販菸、販賣蔬菜等。五十年代初期，雲南為中共「解放」之後，沙甸亦隨之發生了急遽的變化。由於中共殘暴的「害民」政策，使沙甸回民陷入了水深火熱的災難之中，因此和中共政府的矛盾也日趨激化。

沙甸回民對中共最不滿的，首先表現在中共政府的農業政策上。沙甸也和大陸所有的農

村一樣，經歷了土地所有制的變更過程，特別是五九以後，由於「大躍進」的失敗，中國大陸遭到空前未有的「困難時期」。當時，毛澤東提出「以糧為綱」的口號，當地政府為執行毛澤東這一政策，遂將沙甸生產隊由蔬菜隊改為糧食隊，改變沙甸回民的種植習慣。按照中共的政策，被劃為「蔬菜隊」的農村，中共在統一收購蔬菜的前提下，每年亦供應菜農一定數量的糧食；沙甸改為「糧食隊」後，供應的糧食當然也隨之斷絕，再加上糧食的收購價低，沙甸回民又缺乏種植糧食的經驗，造成他們巨大的經濟損失。特別是在三年（五九—六一）困難時期，沙甸回民和大陸所有的農村一樣，餓殍遍野，民不聊生。於是他們要當局尊重他們的種植習慣，從「糧食隊」改回「蔬菜隊」，但這一小小的要求，他們從五九年呼喊到七五年，不僅沒有達到，反而遭到壓制和報復。

令沙甸回民不滿的另一點是，他們提出了嚴懲「貪官」「污吏」的要求，（這「貪官污吏」茅頭所指乃當年沙甸的一些中共黨幹、包

括蒙自縣縣委書記和縣長。）他們提出這些幹部的「多吃多佔」、「侵吞公款」等問題，可是，這些貪官不僅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長期受到庇護，反而一個個因為「階級立場堅定」而官運亨通。

除此之外，中共對沙甸回民傷害最大的，是強力壓制他們的宗教信仰。沙甸回民信奉伊斯蘭教，有頗多的宗教儀式。但長期以來，中共派有工作組進駐該村，經常以就誤生產為由，禁止其宗教儀式，如沙甸回民違令，便以「階級鬪爭的新動向」予以打擊，輕者交付村民批鬥，重則由公安機關逮捕關押。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更是變本加厲，無法無天。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搗毀教堂，批鬥「阿訇」（回教宗教職業者），許多被活活打死。後來「軍宣隊」、「工宣隊」進村，不僅遊蕩村民，還肆意焚毀穆罕德像，將豬骨頭丟入水井內；在雲南省革命委員會甫成立之際，即在全省樹立了一個叫金桂仙的「先進」回民典型。此人為大反「宗教迷信」的關將，闖「阿訇」，砸教堂，並帶頭養豬，由此當上了省革委會副主任。沙甸回民對他恨之入骨。

造成沙甸回民同中共當局矛盾激化的近因是派閥。雲南的「造反組織」分為兩大派，一個是「八派」；一個是「砲派」。雲南省革委會成立之時，宣佈「八派」是革命派，「砲派」是反革命派。於是，在雲南，凡是加入「砲派」的，不管是群眾還是頭頭，人人被關。沙甸回民是清一色的「砲派」，所以被稱為「砲窩子」。在批鬥「砲派」之初，很多「砲派」頭頭為了避風，潛躲沙甸。後來部隊包圍該村，限令交出「砲頭」。「砲頭」們投降後，部隊進村大肆派人、打人，一片白色恐怖。

基於上述幾個原因，使沙甸回民與中共當

局矛盾愈見加深。

回民上京：領導潑冷水

一九七四年，中共上層又出現了新一波的權力鬭爭，康生、江青之流掀起了「批林批孔」運動，上層的動作也反映到了民間。雲南立時又出現了兩大組織，一個是以原「八派」爲主的「反復辟」，一個是以原「砲派」爲主的「反潮流」。「反復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而「反潮流」則處於受壓地位。

沙旬回民自然都參加了「反潮流」。當地政府採取了極端措施，在鷄街公社成立了「民兵指揮部」，由軍隊發槍，對沙旬形成包圍之勢。也就在同時，蒙自縣委再度派出工作組進駐沙旬，嚴令禁止一切宗教活動，並肆意捕人鬪人。

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沙旬回民群情激憤，數度到蒙自縣革委會請願，提出要求：(1)尊重他們的宗教信仰；(2)承認他們的行動是革命行動；(3)懲治貪官污吏；(4)把沙旬由「糧食隊」改回「蔬菜隊」。但所有要求不但遭到拒絕，而且還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大帽子。

此時，鷄街公社「民兵指揮部」製造突然事件，抓捕了兩個回民，引起了沙旬回民的激烈抗議，遂演變爲武鬪流血衝突。事態繼續擴大升級，造成了滇南社會的動蕩。

沙旬回民和中共當地政府的衝突給中共高層帶來了震動，一九七四年秋，康生、江青、王洪文、謝富治、張春橋諸人電告雲南省革委會，要求沙旬回民代表赴京。當時沙旬回民接到這一消息後，欣喜萬分，以爲他們的問題將有望解決。於是沙旬回民選派了數民代表上京。

在北京期間，上述數位中共高層人物，也確實接見了他們，但對他們的要求，却沒有絲毫讓步，並威脅沙旬回民，回去要立即停止活動，否則就要「平叛」。

帶着滿腔希望的回民代表，如同當頭潑了冰水，使他們絕望已極。他們回到沙旬，沙旬回民均感天理不公，決爲自身權利抗爭到底。

沙旬屠村與北京屠城

一九七五年春，解放軍開始「平叛」。參加這次「平叛」的至少有五個師級單位兵力不下一萬人。

他們最初和北京屠城採取的手法一樣，由一團副參謀長率領一排戰士，於深夜偷襲該村「回民指揮部」，他們的目的是「擒賊擒王」，力圖以最小的損失將沙旬平息，但天不從人願，該排兵力一進村就全部被俘虜。隨後部隊改爲強攻。但一個小小的沙旬，由於民心一致，竟和部隊對抗了四天，都沒被打進去。

據說當時中共一個副總參謀長大發雷霆，罵昆明軍區「飯桶！」「難道打一個小小的沙旬，還要總參謀長來親自指揮？」最後，部隊採用先砲轟再出擊的辦法。可憐一個小小的沙旬村，在大砲的轟擊下，血肉橫飛，牆傾屋摧，沙旬村除西南一角房屋小有保存外，其餘全部被炸成廢墟，解放軍遂乘此勢進入沙旬。部隊進村後，見人就殺，不管是老人、婦女、小孩，無一倖免。由回民領袖馬伯華率領的一百餘回民青年，均被用機槍一排地掃死在田畦之上。

當時還允許醫務人員搶救傷員，那些受傷回民，在被送往蒙自縣醫院的途中，哭得呼天搶地，其狀慘不忍睹。

這次屠村，真正死了多少人，當然是絕密的。但據當時的情景估計，不下千人，而傷者更難以計數。據一位目擊者，在「平叛」結束不久，曾進入該村，只是殘牆頹垣，時有被炸斷的手和腿散棄其中，空氣中還瀰漫着一股濃烈屍體臭味。

爲了給中共軍隊屠殺沙旬回民一個「合理」的藉口，中共當地政府採取了十分卑劣的手法。他們搞了一個「馬伯華等一小撮（注意，和北京屠城的提法一樣，又是「一小撮」）罪行展覽」，展覽了很多「實物」，指控馬伯華等企圖在沙旬成立「伊斯蘭共和國」，罪證包括有「國旗」、「文件」等等，另外就是馬伯華等人殺害解放軍的兇器。其中甚至有迫擊砲、機關槍等武器。

多年以後，「四人幫」垮台，這個「展覽會」的實情才逐漸暴露出來。原來，那些實物不是假造的（如「伊斯蘭國旗」、「文件」），就是「借」來的（如那些輕重武器）。他們的弄虛作假，無非是要達到栽贓和洗刷罪名的目的。

沙旬「事件」在「四人幫」垮台後也被「平反」。中共當局把責任全數推到了「四人幫」身上，說是他們幹的。事實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沙旬村至今還是女多男少，有一個縫紉小組人們叫它「寡婦組」，四十多個婦女，男的都是在那次「平叛」中被軍隊打死了。

如今，中共利用軍隊居然屠殺到北京去了，和當年屠殺沙旬，手段何其相似！中共四十年來，對人民犯下了一次又一次的罪行，以往他們總能以各種藉口推托掉。但是，今天時代已經改變了，人民不會永遠被蒙蔽，歷史的偽造者終將被揭露。

北京怪現狀隨記

林婉

「良民證」的風波

來自中國大陸的同學都知道，北京人總有一種優越感，因為生為首都居民，自然比別人見多識廣。不信，外國的著名交響樂隊，芭蕾舞團，畫展常常是，只到北京去，因此北京人常常覺得自己是得天獨厚。如今北京人又一次向其他中國人證明他們確是「得天獨厚」，全國三百多個城市中除遙遠的拉薩外，北京人有了「戒嚴令」，且明冬自九月一號起上街必須攜帶身份證，違令者可以不「良民」論。

見過大世面的北京人這次可一點不敢含糊，人人將那「良民」證小心放在貼肉的口袋裡，筆者的朋友與一位八十三歲的孤老太太為鄰，老太太持身嚴謹，生活規律，每日必定上四次位於其居所只十米遠之公共廁所，如今亦不敢大意，總是携「良民證」日入公廁四次，一日筆者朋友見老太太慌張奔回家門，忙攔住老太太問何事驚慌，老太太先四下觀望證無人在近旁，這才壓低嗓音說道：「我都到了廁所了，這才想起來忘了帶身份證，趕緊回來取」，筆者朋友聞之哭笑不得。

取款狂潮

六四屠殺後，民心大跌，全國各地皆出現銀行取款之狂瀾，以致有的儲蓄所竟致告罄，北京人自然也不例外地擠在取款隊伍之中，其

中又尤以提取外滙存款隊伍最長，許多人不惜放棄高利（中共為吸引人們儲蓄美元，一直給八厘多利息，最近則又提高到九厘多）日以繼夜地排在隊中，也要將款取出，筆者朋友曾前往觀望，用他的話說，那排隊的陣勢與人們取款之決心都「十分可觀」，大有不拿到美元絕不罷休之勢，筆者朋友曾湊前與一隊伍中小伙子搭話，問他有多少美元存在銀行。

「五十」小伙子倒是痛快。

朋友不覺一愣，轉又笑道：「就為五十塊錢，排這麼長隊值得嗎？」

「值得嗎？」小伙子兩眼一瞪，「不瞞您說，就是只有五塊錢，五毛錢，我也得拿在自己手心裡，才放心！」

黃花菜與老幹部

前些天，北京曾報導在全市三五〇〇〇個離退休老幹部中除去報個別參加遊行外，沒有一個人參加「暴亂」。因此表揚老幹部是好樣的，經得起考驗的。事實上，這些年來物價成倍增長，在職的人可以靠撈外塊來保持生活水平與物價同步，而那些本來職別并不高，而又已經離退下來的「老幹部」則只能靠「千薪」吃飯，生活水平大大下降，早已怨言滿腹。因此今年北京市委特別命令，各級老幹部處、老幹部科要在「十一」四十週年大慶前慰問看望

走訪全體老幹部，將黨和政府的關懷帶給他們。

筆者的朋友的父親是，四十八年參加革命的，可時運不濟，官運不亨，直到八十五年退休時，還在一家不大的工廠裡做科級幹部。可由於他參加革命年代早，退休時反倒稀里糊塗地一下子位及「離退休老幹部」之列，可畢竟他官小位卑，除去每年春節前廠方派人送來一張電影票算是慰勞老幹部以外，他也沒覺得自己與其他退休人員有何不同待遇，今年「十一」前，工廠裡的老幹部科負責人和工會負責人都忽然變變而至，朋友的父親還未開口，老幹部科的人却先說道：「要說起來您參加革命都四十多年了，沒有點功勞也有苦勞，實在應該享受不同待遇。可本廠公債二五〇元，全廠九〇〇多人已兩個月沒開出工資來了，您的房子問題眼下也解決不了，廠裡也拿不出錢來讓你去旅遊（北京老幹部局規定老幹部有出外旅遊的待遇），可市委傳達讓我們關懷老幹部難啊，我們給您帶點土產乾菜來，您老別嫌，廠裡實在是沒錢。」說着掏出一把黃花菜，一把腐竹，一包木耳，一包大料，還有一捆大葱。朋友的父親眼看著這些東西實在不像是節前慰問老幹部之禮品，倒活像窮親戚串門兒來了。還是朋友的母親殺伐決斷，說道：「別看東西不起眼兒，可實惠有用。黃花大料都是，難置之物，木耳腐竹都已十幾元了，大葱更是，天天要用之物。」工會負責人接口道：「不瞞您說，那大葱還是我家那口子從老家帶來的，我看看廠裡這點東西拿不出手去，大葱就算是個人對您的一點敬意吧。」

朋友的父親至此已無話可說，只好反而感謝組織的關懷。

我表揚鄧小平

房志遠



不過，我個人對鄧小平作什麼戲，演戲給誰看不感興趣，我所關心並感到鼓舞的是：這個戲正在作，鄧小平終於退下來了。也許有很多人自認為看穿把戲的高手們對這出戲不屑一顧，但我還是認為鄧小平應當得到表揚。這出戲，沒人鼓掌我鼓掌。

首先我們需要肯定，哪怕鄧小平是在演戲，這戲演總比不演好。鄧小平本人力主幹部年輕化，可他已八十五歲了，仍賴在位置上，面子上也交待不過去，何況他已三番五次言「退」，若至今仍不退下來，何以再取信於民？鄧小平終於演了這出戲，退了位，這說明他還顧忌他的信譽，要臉總比不要臉強，我們承認這是一個進步。

不久前，鄧小平從軍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下來了。消息傳到海外，引起諸多評論。多數人還是認為，鄧小平是在作戲，實權還是握在他手裡，「退」只是一個應付輿論的姿態。也有人認為，鄧小平的「退」是楊尚昆逼的，可是在暗地裡鄧是不會甘心放手的，論其實力來講，軍隊還是在鄧小平手裡。總之，各種評議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既然承認鄧小平有進步，當然要表揚。過去鄧小平賴着不走，我們批評他，如果現在他要退我們還批評他，這就顯得毫無道理了。鄧小平會問：「你們到底要我退還是不要我退？」過去有人批評中國之春，說它喜歡罵街，發表過激言論。現在我用事實來證明中國之春並非都是只會罵人的無理之徒。鄧小平哪怕有一點進步我們都給予鼓勵。中國之春為爭取言論自由而努力，但很多人錯誤地理解了言論自由，他們以為言論自由意味着激烈的言論。其實不然，言論自由最重要的原則是言論獨立。中

國之春的言論並不一定非要激烈，我們也可以表揚鄧小平。然而，最重要的是，無論批評他還是表揚他，我們都不會看他的眼色行事。

有人說，鄧小平是讓「名」不讓「實」，其實這並不奇怪，而是必然要發生的。有一個淺易的道理所有的人都應當明白：統治者的讓步，從來都是先讓「名」後讓「實」的，而人民爭取自己的權利的過程剛好相反，他們總是先得到「實」而後得到「名」。所以我們做什麼事情都不必畢其功於一役，而是可以分兩步走。

北京高自聯成立時，就提出要求讓共產黨承認其合法性。其實高自聯已經有其「實」了，而且李鵬與其對話也等於在事實上承認了它的存在，第一步已經達到了。再逼着共產黨承認其「名」則是不現實的，反而會把事情推向反面。其實，民間力量只要能事實上站穩腳，當局承認其「名」則遲早要發生，波蘭團結工會就是個實例。知道了這個規律，完全可以分兩步走。

這一道理反過來同樣適用，統治者的讓步從名到實既然是個規律，我們也不妨讓他們走下去。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沒了名，他們就會陷入被動局面，人民就有了進攻的交點。丟了名，他們總有一天也會丟了實的，這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而已。讓名只是讓實的第一步。既然如此，我們有什麼理由不為鄧小平鼓掌呢？有什麼理由不歡欣鼓舞呢？要知道，每一個過程都是從第一步開始的。

很多人都把政治看得非常複雜。其實有些自以為把什麼都看透的人恰恰什麼也沒看透。政治有時是很簡單的，它之所以複雜是因為別人把它看得太複雜的緣故。

面臨調整的美國對華政策

畔之

六四後，美國對華政策面臨着調整。在這種調整中，我認爲以下幾點是值得考慮的。

對於一個在衆目睽睽之下出動坦克車屠殺和平示威者的暴虐政府，任何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意欲與之保持友好合作關係，顯而易見都是不應該的。

隨着蘇聯東歐政局的迅速演變，冷戰時代的結束，中共當局在國際政治中對西方的戰略地位已經急劇下降，因此，拉攏中共當局的作法已經不再必要。

在可見的將來，中國大陸極有可能出現新的、重大的變化，那些刻意與目前這個喪失合法性的政權修好的外國政府，由於它們傷害了真正的中國人民的感情，勢必會在未來的中國政治中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

爲了從外部施加影響以促進中共當局內部的良性轉化，美國也宜於採取一定的壓力而不是匆匆地放棄壓力。

1、不要低估道義的力量、理想的力量。正是這種力量，造成了今年以來中國、蘇聯和東歐的巨大變化。美國政府如果放棄了它的道義立場，它將失去的不僅僅是人們對它的尊重，而且也會對這個它一向倡導的民主化潮流帶來消極的影響。

2、從國際戰略的角度看，中國、蘇聯和東歐的演變已經使先前的政治格局發生了深刻

的改變。

無非是兩種可能：

如果蘇聯、東歐繼續保持目前的演變趨勢，它們便越來越不構成對美國安全的巨大威脅，從而中國將日益失去其作爲美國的盟友的戰略意義；

如果蘇聯、東歐的民主化運動發生逆轉，那麼首先引出的的一個變動將是中國政府與蘇聯的重新結盟；那時，中國將不會是美國的盟友，而會是美國的對手的盟友。不要忘記，陳雲、姚依林都是傳統的蘇式計劃經濟的支持者，李鵬、楊尚昆都有着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教育背景。至於鄧小平，他將樂於在蘇聯浪子回頭的時刻投桃報李、盡棄前嫌、再修蜜月，因爲這種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大團結」有助於他們擺脫目前的困境並使他們在這種團結上佔有一份先知的榮光。我們幾乎可以斷言，面臨着當今如此令人苦惱的「國際大氣候」的中共當局，內心深處最渴望出現的莫過於蘇聯、東歐民主浪潮的大倒退。一旦這種倒退出現，他們一定會迫不及待地抓住它用以證明「帝國主義妄圖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陰謀」。有些美國政治家和政治學者，在對蘇聯東歐的演變前景狐疑不定的同時，仍以爲中共會是在美蘇冷戰一朝重啓後的一支抗衡蘇聯的力量，完全是犯了刻舟求劍的錯誤。

3、事實上，一百多年來，中國內部的各種重大變化，包括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共產黨從誕生到掌權，從搞階級鬥爭、計劃經濟到搞改革開放，更不用說歷次的民主運動，「國際大氣候」都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我猜想，基辛格爲鄧小平開脫，其目的也許是爲了給鄧小平轉彎子提供方便；我也認爲鄧小平等確有轉彎的需要和可能性。毫無疑問，在眼下，從外部施加影響以促進中共上層良性轉化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但我強調的是，正確的作法是對之施加壓力而不是一味姑息遷就。

有人提到，在歷史上，慈禧太后在鎮壓了戊戌變法後不久，自己也同樣地搞起了改革。這是實情。但我們不應忘記，在慈禧鎮壓變法運動後最初的兩年間，她完全站到了保守強硬派一邊，直至引出了庚子之亂，讓八國聯軍佔領了北京，然後才又回過頭去搞改革的。當初，有的西方政府在慈禧太后的強硬態度面前作了退讓，結果只是加強了慈禧實行強硬路線的決心和自信。在今天，如果在中共方面未作出任何改善的情況下，美國政府便單方面地作出退讓，肯定只會引出同樣的後果。反之，如果美國政府堅持對中共當局進行道義上的譴責和實行合理的經濟制裁，即便那不會直接導致中共當局在人權問題上的立即轉變，至少也能對黨內溫和勢力和廣大民衆反對強硬派的鬥爭有所幫助，而這種鬥爭的結局是對中國、美國及整個世界有利的。畢竟，在今日之中國，要求民主與改革乃是大多數人民、包括共產黨內的許多開明之士的共同願望。八九民運的浩大規模業已證明了這一點。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廿一日於紐約

方勵之： 獲第六屆肯尼迪人權獎

馬怡陽

民運人士共襄盛舉

肯尼迪人權獎概況

十一月十五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喬治城大學蓋斯頓廳內，舉行了一個特別的頒獎儀式。中國人權鬥士，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教授，榮獲第六屆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給正在堅苦奮鬥的中國民主力量一個巨大的鼓舞。

十五日下午，蓋斯頓廳裡近千名聽眾，除了美國的青年學生、學者外，許多中國的民運人士，如天安門學生領袖李祿、沈彤、「民陣」負責人萬潤南、吾爾開希、「民聯」主席胡平、「對外友協」負責人馮勝平等，皆專程前往參與，分享這一中國人獲得殊榮的時刻。

方勵之的兒子，留美學生方克，也前來參加父親的獲獎儀式。方克向關心的朋友和記者們，簡介了父親方勵之的近況。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內避難的方勵之教授，目前生活很安定，身體健碩，除研究學問外，還時常應邀給一些出版社題辭撰稿。

在會場中，除了中國人特別感到興奮之外，許多美籍波蘭人，也前來歡迎波蘭團結工會的領袖瓦文薩。瓦文薩做為特別來賓，收到與會者凱旋式的掌聲和歡呼。瓦文薩在大會上做了他的「葛底斯堡演講」，短暫，但句句醒人，充分顯示了這位改變波蘭命運的民主鬥士的政治智慧和魅力。

肯尼迪人權獎，設立於一九八四年，一年一度，至今已頒佈六次。第一屆獎頒給了中美洲國家聖薩爾瓦多的柯瑪德拉絲，她是「聖薩爾瓦多母親委員會負責人」。她同政府官員、獄囚及人權組織進行各種交涉，奔走國際社會報告其祖國的人權狀況，控訴屠殺、監禁、酷刑和戰爭。

一九八五年的人權獎頒予了南非的波薩克牧師、門德拉及納德博士，波薩克牧師現為「改革教會世界聯盟」主席，納德博士為前南非教會會議主席，曾經長期組織和領導非暴力抵抗種族隔離運動。門德拉女士長期進行南非種族化民主事業，並營救繫獄的丈夫。

一九八六年的人權獎頒予波蘭的亞當·米奇尼克和芝勃格紐·布加克。米奇尼克為團結工會工作多次入獄；布加克是團結工會華沙分會主席。

一九八七年人權獎，授予了年輕的南韓夫婦 Jae Keun Kim Keun Tae 他們用獎金建立了國家與民主研究院，一個人權、勞工權利和韓國統一的思想庫。

一九八八年人權獎授予了肯尼亞律師紀博生·庫拉，他反對政府非法拘留、拷打犯人。

十五日的頒獎儀式上，羅伯特·肯尼迪夫人把她丈夫為名的人權獎，頒給了中國人權鬥士方勵之。方勵之本人未能到會，委託他的好友，美國太空總署太空科學家丘宏義代為領獎。方勵之的書面發言，由另一位好友，著名作家謝爾代為宣讀。大會司儀，國家廣播公司（NBC）新聞主播布羅考在會上放映了他八年訪問方勵之的片斷。

肯尼迪參議員在演講中稱，今天頒獎給方勵之，正好是東德柏林牆被推翻之後數天。加上瓦文薩先生的到訪，使得會上的氣氛受到東

東歐風暴必會重現北京

大廳裡懸掛着錦旗「方勵之，一九八九」，右為方氏之子方克，左為本刊記者楊漫克。



歐民主化突破的感染。肯尼迪參議員表示，過去幾天發生在柏林的事情，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在北北京重現。

知識可以反抗愚昧和暴力

會議在瓦文薩發表演說時，達到最高潮。瓦文薩用一首詩，點出了肯尼迪人權獎的意義之所在。他說：「不要恐懼你的朋友，最壞的情況是他出賣你；不要恐懼你的敵人，最壞的情況是他殺死你。要知道如果沒有人們的沉默，這個世界上便不會有出賣和殺戮。」肯尼迪人權獎的意義，正在於它鼓勵人們不再沉默，

瓦文薩：

向人權鬥士方勵之致敬！

肯尼迪夫人，親愛的凱薩琳、肯尼迪參議員、各位女士和先生們：

首先，我要感謝你們邀請我和我的同事參加今天的授獎儀式。我知道我們彼此是忠實而經過考驗的朋友。我不能忘懷一九八七年五月也是您，肯尼迪參議員、肯尼迪家族的代表，將這項榮譽給予了波蘭。

那時，你親自前往我的國家，將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送到我的兩個最親密朋友的手中，一個是芝伯格紐·布加克、一個是亞當·米奇尼克，並參加年輕的波蘭牧師，波庇羅斯科的活動，他將他的生命，獻給了人權，生存在真理和自由中的權利。你訪問波蘭，對當時的我們來說，意味重大。它表明，在為自由和正

起而抗爭。

方勵之在他的頒獎詞中對中國大陸六四之後的局勢，做了一個冷靜的評估。他既對六四後的中國情況感到悲觀，又對中國未來的前途不放棄希望。他承認這樣的改變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在這段期間中，中國的年輕人應努力充實學識，以戰勝迷信暴力的愚昧統治者。

方勵之稱，獲得這項頒獎，使他「既感到興奮和驕傲，又感到痛苦和羞愧。」他說：「興奮的是，我獲得了一九八九年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這是我極大的榮譽，它證明我的過去和現在都不是孤獨的；痛苦的是，在我生活生長的土地上，人的尊嚴正在受到新的蹂躪。」

義艱苦奮鬥時，我們並不孤獨。波蘭團結工會並不孤獨。

我們今天要向一個卓越的人物——一個學者，一位教師，一個為人權而戰的戰士——方勵之教授致敬。

談到方勵之，不由得使我們想起北京的那些年輕人，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工人。他們之中的許多人，為了每個人天賦的權利，為了生命的尊嚴和真理，付出了他們的生命。我們，團結工會的人們，最能理解我們的中國朋友。不久以前，我們都處在相同的形勢中。雖然所有對波蘭、中國國情形的比較，都可能是不智的，錯誤的，但是，請允許我說，我們今天站在這裡，也就為中國朋友的希望提供了依據。

國旗、國歌不合時宜

整個頒獎大會十分成功。但在一些技術問題上，却顯示出大會組織者對中國事物的相當無知。方勵之是人權鬥士，他的對手正是中共當局。大會主席台上，樹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在六四之後，已不能被大多數海外華人所接受。大會方面顯然未考慮這層因素。而在大會結束時，布羅考宣佈奏中國國歌時，奏出的却是「中華民國」國歌。使在場的大陸學生啼笑皆非。這些問題並非較有深度的文化層次問題，還望人權獎主辦單位日後認真對待此類問題。



瓦文薩(中)和肯尼迪的女兒凱瑟琳(右二)在頒獎大會上。

這種希望，也正是方勵之教授在他的來函中所敘述的希望。

當我接到參加今天儀式的邀請時，我曾困惑著一個問題：是什麼力量，把這麼多天各一方的人擁聚在一起？來自波士頓著名家族的年輕參議員，來自肯尼亞保衛政治犯的年輕律師，在波蘭戒嚴法非常時期，執著地履行宗教的聖職，和今天的獲獎者，來自北京的天體物理學家。

我回憶起了一首從前聽過的一首詩，雖然我不善賦詩，但我却深深記住了下面這一段箴言：

不要恐懼你的敵人，
在最壞的情況下他們會殺死你；
不要恐懼你的朋友，
在最壞的情況下他們會出賣你；

方勵之：我們不是孤立的！

在肯尼迪人權頒獎會上的演說（書面發言）

尊敬的主席，
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我能夠有機會在這裡發表我的講話，既感到興奮和驕傲，又感到痛苦和羞愧。興奮的是，我獲得了人權獎，這是我的極大的榮譽，它證明我的過去和現在都不是孤立的。痛苦的是，在我生活生長的土地上，人的尊嚴正在遭受新的蹂躪。特別地，當自己的最基本權利也被剝奪的時候，更強烈地感到，我們對人類尊嚴所應盡的責任，遠遠沒有盡到。

人類尊嚴的價值標準是共同的，這就是人

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關心的人們，
只有在他們不作聲的默許下，
這個世界上才有殺戮和背叛。

將方勵之、金中泰、波庇羅斯特以及其他有所獲獎者聯繫在一起的，正是這樣一個事實：他們決定不再保持沉默。當他們看到別人被傷害時，他們不再聳聳肩，不再轉身離去，不再若無其事地繼續過馬路。當別人仍在洋洋自得（被傷害者不是自己）時，他們起而行。他們不僅談論自由，他們更創造自由。

我們時常聽說在非洲，成千上萬的人們死於飢餓，而世界其他部份，則爲了瘋狂的政治理論而發生殺戮。我們會因爲無助感而放棄與邪惡的戰鬥。

但今天我們所崇敬的這些獲獎者，他們會不懈地抵抗邪惡。他們鼓動起更多的人，因爲

他們的戰鬥是卓有成效的。

我們敬佩這樣的人，是因為在我們當中，向他們一樣勇敢的人爲數不多。但我們知道他們的偉大之處，今天的儀式，把我們大家聚在一起。這樣的事實，是希望的象徵。

最後，我想提到我們年輕的朋友——喬治城大學的學生們，還有特別是在客人中的中國學生。我願意提請你們注意，方勵之教授在書面發言中，對獲得知識進行特別的強調。

暴君總是害怕知識——那正是爲什麼他們要篡改歷史，焚燒書籍，反對言論自由。對人類而言，沒有比暴君與無知的結盟更陰暗的悲劇了。在知識中，有通往更美好未來的鑰匙。那把鑰匙掌握在你們手中——用它去獲得你們自己的權利和美好的事物。

謝謝！



獲獎的方勵之先生

權，這就是不分膚色、不分種族、不分語言、不分宗教、不分信仰的普遍適用的人權。四十年前制定的聯合國人權宣言標誌着普遍的人權標準已經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接受和尊重。去年十一月，在北京也召開過紀念聯合國人權宣言四十周年的會議。我們曾經爲此高興，我們似乎看到，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人權原則也開始在確立它的權威。

然而，嚴酷的現實總是一次又一次地撕碎我們心中美好的幻象。在流滿鮮血的悲慘事件面前，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曾經是太樂觀了

最近，一些踐踏了人權的人，爲了對他們自己的行爲辯護，正在大力宣揚說：「對於人權，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標準」。他們拒不承認人權原則的普適性，以此來拒絕世界輿論對他們的譴責。在這些人看來，似乎只要強調所謂「家有家法」，就可以置任何普適原則於不顧，就可以爲所欲爲了。這是一種十足的封建家天下的「邏輯」。在閉關鎖國的時代，家天下的意識形態的確曾經長期有效地統治過中國。然而，在二十世紀末葉的今天，這種「家法論」，只能暴露出宣揚者本身的封建專制本質，而不再有任何蒙騙和威懾的作用了。

爲了使中國追上現代的世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識到，必須用已被證明爲普適的先進文明，特別是科學和民主，來改造自己的社會。從一九一九年的科學民主運動到一九五七年的思想自由浪潮；從一九二六年面對步槍和大刀的遊行到一九八九年面對坦克和機槍的示威，這些歷史一致地顯示出中國人多麼強烈地要求實現一個平等、理性、繁榮、發達的社會。雖然，由於中國的歷史積弊太深，中國至今還落後於發達的世界。但是，歷史已經足以證明，中國人所追求的進步和發展，同世界上各種膚色人所追求的進步和發展，是一樣的。中國人並不外在於人類的普遍要求。同整個人類中的每個成員一樣，中國人同樣有着與生俱來的軀體和頭腦，同樣有着與生俱來的熱血和靈魂。因此，中國人，同整個人類中的每個成員一樣，應當享有、能夠享有、也必需享有不可奪奪的人的尊嚴、人的權利、人的自由。

請允許我作一個類比。今天宣傳的「中國有中國的人權標準」，同十八世紀中國封建統治者宣稱的「中國有中國的天文學」，是十分相似的。二百年前的封建權貴極力反對科學的

天文學，不承認現代天文學是普遍的，不承認它同樣適用於制訂中國的歷法。他們之所以如此反對現代天文學，是因為，普適的天文規律會證明，他們自稱他們所具有的「上天授予的君權」，其實是不存在的。同樣，普適的人權原則也會證明，今天的一些人自稱他們所具有的「當然的統治權」，其實也是並無根據的。這就是爲什麼，各個時代的享受着特權的治人者，總是要反對由普適的觀念所帶來的平等。

的確，人類的文明常常是隨着一個個普適的觀念或規律的發現和發展而進步的。對科學的普適性的排斥，實際上是對現代文明的恐懼。二百年前的封建貴族害怕由現代天文學帶來的現代文明，他們曾經殘暴地迫害學習和應用現代天文學的人。僅在清朝初年的一次迫害中，就有五個北京天文台的學者被殺害。然而，他們的殘暴並不表明他們強大，相反，是表明他們的恐懼，對現代文明的恐懼。今天的一切獨裁者都害怕由普適的人權所帶來的現代文明，他們也訴諸於殘殺。然而，他們的殘暴也同樣地並不代表他們的強大。有人說，六月之後的北京充滿恐懼，不能不令人感到悲觀。我承認，我也有類似的悲觀。不過，我想作一點小小的補充：在現今的恐懼氣氛之中，最感到恐懼的也許就是剛剛殺過人的人了。因爲，我們可能僅僅恐懼今天，但絕不恐懼明天。相反，那些殺人者，不但恐懼今天，更加恐懼明天。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對未來失去信念。代表愚昧的暴力可以逞一時之強，但它們終歸是抗拒不了代表先進的普適規律的。「地球終歸是在轉動的啊！」

當然，轉動是需要時間的。對於中國，所要的時間可能更長。正因此，我想趁這個機會對在坐的中國年輕人說幾句話。我知道許多青

年決心獻身中國的再造。因爲再造的路還有很長，所以，我希望，你們一定不要間斷自己的學業，要更加努力地充實和提高自己的學識。我們都是非暴力論者。世界上，有什麼非暴力的力量可以制衡由槍砲所武裝的暴力？也許非暴力有很多種，不過，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知識力量。沒有知識作爲後盾，非暴力可能會流於一種乞求，而歷史是乞求不來的。相反，只有站到當代知識巨人的肩上，才可能真正有效地推動歷史，才可能從根本上超越愚昧的暴力，才可能有胸懷去憐憫那些迷信暴力萬能的愚昧者，去拯救那些愚昧者。易卜生說過：「你想到有益於社會，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希望我們都努力地鑄造自己。

許多朋友對我的現狀非常關心。借此機會，我深深地感謝所有幫助過我們的相識的和不相識的朋友。由於目前的非常情況，我還不能告訴大家我們的生活細節。也許有一點可以使朋友們放心，這就是，我還在盡量享用着我現在還能享用的兩項人權，這就是思想的權利和研究的權利。我還在盡量繼續我的天體物理研究。今天六月之後，我已經寫完了兩篇論文，現在正在處理第三篇。

在我從事的現代宇宙學中，第一條原理稱爲宇宙學原理，它是說：整個宇宙是沒有中心的，整個宇宙是均勻的，處處是平權的。在如此平權的宇宙中演化出來的人類，怎麼可能不執著地追求一個沒有暴力、沒有恐懼的社會，怎麼可能不去建造一個人人的與生俱來的權利都得到尊重的平等的世界。

願我們的宇宙佑護着我們！
謝謝大家！

香港民主運動正退回本土

易人

十月初香港的鬧市已開始裝掛聖誕節的彩色燈飾，商家們希望在信心已大失的香港努力營造出一派繁榮的氣氛。但隔着一條深圳河的中共政權似乎完全不顧港人的焦慮，一再以不計後果的蠻橫手段打擊港人的信心，香港政治氣壓空前低沉。在中英港三角關係的夾縫中活動的香港民主派支持中國大陸民運已感力不從心。

在六四大屠殺後，中共對積極支持八九民運的港人施加了空前壓力，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

最初中共雖然一再表示反對香港成為顛覆大陸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共基地，並點名批評以司徒華和李柱銘為首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一再敦促港府解散支聯會，但言詞涵潤，却未見諸行動。而且江澤民講話強調要堅持「一國兩制」原則，「井水不犯河水」，言外之意好像是中共也不會對港人採取什麼行動。

香港人一貫自恃香港對中國大陸是只下金蛋的雞，無論中共再蠢也不會殺了這隻雞，即是說無論中共怎樣對港施壓力，但這種壓力決不會大到足以衝垮港人信心，以至動搖香港經濟的程度。香港人一般的看法是，中共不希望

香港高度自治和民主，但却希望香港維持安定和繁榮。

但十月初的楊洋事件駭壞了港人。中共與乎尋常的強硬反應使港人大吃一驚。楊洋一抵達美國，中共立即對港採取報復行動，拒絕接受大陸偷渡到香港的非法入境者，連續十六日，使滯港的偷渡者頓時激增到千餘人，給香港社會造成巨大震動。更驚人的是，據透露出來的消息，中共本來還想向香港斷水、斷副食品供應，後遭廣東省反對才作罷。在港人心目中開明求實的廣東省長葉選平向港人暗示，「中央」的話不能等閒視之，弦外之音是，香港人不聽話，可能有更可怕的報復。

中共最後宣稱因得到港府的承諾決定接收偷渡者，港人剛鬆了口氣，但十月底，中共又作出另一報復行動，人大常委會將李柱銘和司徒華兩位民主派主將開除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驟然拔掉了兩顆眼中釘，香港輿論為之大嘩，港報評論沉痛地說，中共連基本法草案唯一的一點民主點綴也不要了，看來中共爲了安定，連香港的繁榮也可犧牲。中共如此迫不及待，因爲現基本法的諮詢期已結束，基本法即將最後定論。中共不願基本法給予港人太多自治權，九七年後出現一個自



香港民主運動最高潮。

已無法控制的民主政府，中共認爲對港人不能再客氣。

而且在六四大屠殺後，港人對中共不再存絲毫幻想，要求高度自治和加快民主步伐已成港人共識，中共覺得不壓了這些共識就會寫入基本法。因此中共一方面向港英政府加壓，另一方面則發動香港親中或中間派勢力拼命打擊和孤立香港民主派力量。

近來香港突然冒出各種各樣要求支聯會解散或停止支持大陸民運的論調。

一向持論公正，對中共頗多批評的信報林行止專欄文章突然發出怪論說，「香港人在「六四風波」中的表現，不管是不滿北京的情緒

爆發或是同情學運的一時衝動，如今已給大家帶來了不容忽視的教訓，第一香港絕對不能成為「反共基地」；意氣之時，不應作長久決策。」他建議支聯會盡快了結與大陸民運的關係，把民運期間募得的兩千多萬港元的捐款全部捐給民陣，從此專心香港事務，以絕後患。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工商界代表羅康瑞說，支聯會的存在影響了中港關係，支聯會最好自行解散。對鄧李楊政權痛心疾首的經濟學家張五常也說，中共以支聯會為借口干涉香港，把支聯會解散了看中共還有什麼借口。

有個叫「公民服務團」的組織，其團長鄭偉雄四處遊說，並且向立法局投訴，指責支聯會與民陣來往，捐款給民陣，其活動與香港公司法不合，建議當局依法取締支聯會。鄭偉雄甘當中共馬前卒，其背景和動機香港輿論界有諸多猜測。

上述形形色色的意見，多數並非傾向中共。他們只是認為中共現在已沒有理性，港人惹不起，爲了不把香港攪亂，民主派應該毅然剪斷與大陸民運間的臍帶，退回到八九民運前的本土運動的立場。

由於對前途的憂慮及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香港人對支持大陸八九民運表現了空前的熱情。但這種熱情是經不起考驗的。香港是一個相當保守的社會，這個社會大部份由不同時期逃離大陸的難民組成，有求穩怕亂、缺乏安全感和自信的難民心態。爲了安居樂業維持香港安定繁榮的現狀，頗能體現忍辱負重、委屈求存的精神，被中共一嚇，社會上頓時出現緩靖的空氣，給民主派極大的壓力。

對於解散支聯會的意見，港府已經表態，說支聯會是合法團體，解不解散應由支聯會自行決定。

英國政府和港府目前對中共在表面上尚算堅強，但能堅持多久則令人懷疑，中共在外交上已有回復毛澤東時代孤立主義的傾向，已不重視外交政策所需的理性和求實精神。面對中共反理性的立場，港英並無多大討價還價的本錢。中共已公開表示，不怕英國打「國際牌」、「民意牌」和「信心牌」。



司徒華先生和李柱銘先生

面對中共的高壓和香港內部的軟壓，支聯會主要負責人司徒華、李柱銘、李永達態度很堅定，宣稱支聯會是合法社團，不會因某人不高興或反對而解散。如果這樣做香港就無結社和言論自由可言。司徒華並指責有些港人落井下石。

新聞界不少人私下議論說，支聯會不解散只是要與中共爭口氣。但支聯會成立時的宗旨是支持大陸民主運動，目前看來已無法公開從事與此宗旨相關的活動。他們說，因爲有人質

詢支聯會捐款的用途的合法性，可能將該捐款被凍結，無法用來支援大陸民運。

實際上，香港民主派支援大陸民運的立場確實正在逐漸淡化。

九月在巴黎的民陣成立大會上，只有兩名港人報名加入民陣，港大建築系講師廖大文當選爲民陣理事。但兩人回港後却消聲匿跡，拒絕記者訪問，廖大文乾脆離港度假躲避記者。而支聯會對外的說詞也是極力撇清與民陣的關係，說支聯會雖有人參加民陣，但都以個人名義參加，與支聯會無關。

不論是民聯，還是民陣原對在香港開展活動都寄予了很大希望，廖大文之所以被選爲民陣理事，也是因爲民陣需要在香港開拓民運工作，發展組織。但現在看來，中國大陸的海外民運已很難在香港立腳，著名的民運領袖會被視爲政治的敏感人物被港府拒絕入境。

今後香港民主派的活動空間大約將回復到八九民運之前的情況：向中港英，特別是中共爭取香港的高度自治和建立民主體制。

現香港民主派正在籌備組黨，建立民主派大聯合，十多位基本派核心成員，如李柱銘和司徒華等本身就是支聯會的要員。這個民主派同盟暫定名爲「香港民主同盟籌委會」，已決定邀請二、三百名民主派人士參加。

支聯會在香港民主派在八九民運高潮中支持大陸民運的大聯合組織，而「香港民主同盟籌委會」則將是香港民運轉移到本土爲加快香港民主建設步伐而實現的大聯合組織。

當然香港民運與大陸民運血肉關係並不能真正割斷，就如香港民主派的一條口號「中國無民主，香港無前途」，但形勢比人強，香港民主派在目前艱難的環境中，只能做自己能及的工作。

保釣乎？愛國乎？獨立乎？

劉添財



劉添財先生

釣魚台事件發生於一九七〇年，當時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曾有一陣保釣愛國千人示威遊行的風潮，其後因中國政治現狀而分裂為認同中共的「保釣派」和認同國府的「愛國派」。「保釣派」的許多人由中共「保送」進入聯合國工作，享受了將近二十年的安逸生活，但却連釣魚台的一隻草一粒沙也沒有保住。這些因保釣而立功而安家置業的海外「老保釣」已經沒有幾個人還記得釣魚台了，所幸還有一些良知未泯的「老保釣」在這次中共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事件後挺身譴責中共暴行，十分難能可貴令人感動。

認同國府的「愛國派」(「反共愛國聯盟」)反共反台獨，在海外為國府衝鋒陷陣多年，除了有一部份回台發展之外，留在美國的也因沒有什麼利用價值了而日漸被國府漠視，頗多人心懷怨憤不滿。蓋因今日的國府反共和反獨國策都有頗大的變化，力求偏安妥協和平共存甚至走向「獨台」之路，不再需要衝鋒陷陣的人才了，「老愛盟」怎能不被棄和敝履呢？時勢潮流人事滄桑也真令人浩嘆！

中共與日本建交，雙方同意暫時將釣魚台問題「擱置」，中共倒真是「講信講義」，果然把釣魚台「擱置」不理，但是日本人呢？這麼多年來他們早就在釣魚台上建了氣象站，現在正在修建燈塔中，軍艦巡邏駐守，太陽旗迎

風飄揚，不折不扣的把釣魚台當做領土了，中共與國府都像瞎了眼睛啞了嘴巴一樣不聞不問，海外的「保釣派」和「愛國派」也同樣都視而不見，這樣子的政府，這樣子的人民怎能不被別人欺負侮辱呢！怎能不災難連續的降臨呢？

中共一向以「民族尊嚴」「民族大義」自豪於世，同時又以為之做為統一台灣的最大號召最大理由，他雖然貧窮落後、恐怖黑暗、貪污腐敗、殘暴毒辣，他還是要「統一」你「解放」你，誰叫你是他的「骨肉同胞」？誰叫你是他是同一個「民族」？(難怪台獨人士急惶惶的說他們不是中國人，不是「中國民族」而是「台灣民族」。)天生如此，你只好自認倒霉了，或者與中共共享「尊嚴」「大義」而自豪而得意了。

中共果真有「民族尊嚴」和「民族大義」嗎？能讓我們引以為榮嗎？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向蘇聯老大哥一面倒的事姑且不論矣，今天日本公然違背中日建交和約侵佔釣魚台，弱小的台灣還有人表達了一點抗議的聲音，強大的「祖國」却是「粒聲唔出」，而且對於釣魚台的消息完全封鎖，十一億人民還真以為日本人也同樣「擱置」了釣魚台等下一代子孫來和中國解決呢。

今天台灣和日本又因釣魚台而起紛爭，

中共對於台灣的領土主權根本就不當一回事，好像是不相干的第三者似的「唔關我事」「因豆的代誌」(他們家的事)，這樣子的「民族」還有什麼「尊嚴」「大義」可言？還有什麼顏面要來干涉台灣統一台灣？還敢氣勢汹汹的威脅：如果台灣獨立就不放棄使用武力，這算是什麼「骨肉同胞」？簡直就是土匪強盜！可恥啊！

對於釣魚台問題，今日的中共和國府已是如此的不爭氣的喪權辱國，將來「台灣國」獨立之後又將如何呢？哈哈！那就更不成問題了，台獨人士自始就對釣魚島(日名)不感興趣，基於「日台傳統友誼」「日台歷史信賴」，區區釣魚台當然可以雙手奉送。「台灣國」更會加強對臣民的約束，嚴禁侵犯「大日本帝國」的神聖領土「釣魚島」，日台兩國自然也就不會再發生任何不愉快事件了。

這就是國、共、獨三類中國人！醜陋的中國人！

強硬派爲什麼會贏？

紐約時報北京局主任 尼古拉斯·克利斯托夫

馳遠 節譯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在中國導致了一個多月的大規模遊行示威，一百多萬人每天上街，抨擊日益增長的腐化，要求更多的民主。七個星期之後，這一切又突然終止了。六月四日清晨，在全世界緊張的注視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坦克碾過天安門廣場，士兵向人群開槍，數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

在這一幕充分暴露於公眾眼前的舞台後面，另一台戲曾經緊張地進行着，很少被人們看見，更難於看懂，然而却是意義重大的。它的舞台不在北京的長安街上，而在中南海——離天安門廣場只有幾百尺的地方，那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禁宮。其北面一里開外，是鄧小平的宅第。這裡會爆發一場鬥爭，在最高領導之間，在一群野心勃勃，掌握着中國命運的老人中間。這場鬥爭的迴響，至今仍在震盪着中國，而中國的未來，也決定於這場幕後戲如何收場。

下面的敘述，採自許多中國的人物。他們之中一些自己就是中共官員，另一些則敘述了不同來源的文件，一些是公開的，一些是內部的。抱歉的是，許多人物和地點在此不能透露，以保障他們的人身安全不至受到威脅。

那無疑是一場悲劇，中心角色是趙紫陽，一九八七年繼胡耀邦之後出任中共總書記的人

。他機智，時而熱情洋溢，頭腦敏銳如芒，一度有望成爲鄧小平的繼承人。與其它領導人不同之處，趙是鄧氏改革開放中國的執行者和象徵人物。他周圍聚集了一批中國青年學者中的最優秀的份子，在北京四周建立了一系列政、經革新的思想庫。對大陸許多青年知識分子來說，那是中國的「開姆洛」（傳說中的亞瑟王宮廷所在地，譽英雄豪傑所嚮往的地方）。

可是到一九八八年夏天，這些知識精英的老板，面臨罷官的危機。那時中國通貨膨脹，腐敗日重，人民怨聲載道。許多老人黨的官員對趙紫陽已忍無可忍。當趙紫陽繼續計劃開放物價，將國有企業變成股份出賣時，元老們震驚了，他們開始指責趙紫陽，並準備「保衛」革命事業和國家經濟。八九年年初，一些對鄧小平最有影響力的元老，如八十四歲的計劃經濟天才，著名中共元老陳雲，正式向他建議，革除趙紫陽職務。

胡耀邦逝世後，第三天，四月十八日，大學生們舉起胡的肖像——他們的改革象徵，走上街頭，並批判黨的領導人。幾千學生來到天安門廣場，幾天後數千名學生將廣場佔領，並威脅着中南海的安全。

在學潮第一週裡，我碰巧與趙紫陽的幾位支持者一道用餐。後來中共領導階層指責趙陰

謀利用學生篡權。但據我的回憶，趙的助手在學潮之初根本沒有把學潮當回事，甚至公開表示不以為意。「那沒什麼大不了的」「學潮不久就會結束」。他們認爲，學潮將會給他們的老板增加另一個頭痛的麻煩，並對趙在黨內的位置造成威脅。總之在那時，趙紫陽派系的人，只是把學潮視作與其它已有的麻煩一樣倒霉的事情。

與此同時，北京市人民政府也被學生的行動震驚了。北京市長陳錫同，市委書記李錫銘，讓手下整理報告，將學生運動中最激烈的口號——鄧小平下台等，收集起來，上報中央。四月廿三日，趙紫陽按計劃前往北韓平壤訪問，讓強硬派官員負責決策。

廿四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召開會議，由李鵬主持，李是趙的政治競爭者。會議經過討論，認爲學潮是一場動亂，黨必須採取強硬措施面對之。

第二天早上，兩輛高級「奔馳」汽車駛出中南海，北轉，進入一條掛有「禁止入內」標誌的通道。在一隊特別警衛的護送下，六十歲的李鵬和八十二歲的國家主席楊尚昆，通過一道鐵門，進入八十四歲的鄧小平的宅第。

他們發現鄧小平已經充滿憤怒的情緒，警告動亂可能進一步擴大。他評論其它共產黨國

家的事例，特別是波蘭，由於容忍動亂而陷於經濟崩潰。還有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的動亂。

最後，鄧向李、楊表示，軍隊必須開入北京，制止示威的進一步擴大。他聲稱：「我們不怕流血，也不怕國際反應。」鄧小平的談話被錄音，製成文件在黨內高層傳閱。

按照鄧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強硬社論，指責學生製造動亂，威脅將堅決反對。據說文章清樣曾送給鄧過目，鄧親自將「學潮」改為「動亂」。另一份清樣傳往北韓平壤，趙紫陽傳回他的建議。針對這一「社論」，中共的派系鬥爭逐漸公開到表面。

四月廿六日，盡管鄧小平下了命令，中共元老整天都在商議，怎樣壓制學潮而又避免使用暴力。學生們還是準備在廿七日展開一場大規模示威行動。軍隊開入北京，接獲命令在需要時使用催淚彈和動用武力。

這時四處遊說反對動武的，是五十八歲的領導人閻明復，周恩來生前主要助手之子，現任統戰部部長。閻明復俄語流利，六十年代曾擔任過鄧小平的翻譯，與鄧有着長期的良好關係。因此，在沒有人敢於對鄧的主張抱持異見的情況下，閻爭辯必須設法避免流血，因為血會使政府進一步失去信譽。

終於，在廿六日深夜，五人政治局常委之一，國家安全系統的頭目喬石作出決定：軍隊繼續按鄧的命令部署，但將不會真行動用武力。士兵沿路設障，盡所能勸服學生，不用槍或警棍。

四月廿七的，用催淚彈和警棍武裝的軍隊布滿街道，消息在北京的大學內迅速傳開。上午九時，當學生隊伍開出「北大」正門時，沒有幾個人相信，他們會成功地到達天安門廣場，有的學生留下了遺囑，作好壯士一去不復返

的準備。他們舉着反對「四二六」社論的大標語，心情緊張地踏上危險的征途。

然而像奇蹟發生作用一樣，當學生們逼近第一道封鎖綫時，軍隊並沒有使用催淚彈和棍棒，於是軍隊的防綫迅速在人潮的壓迫下瓦解。圍觀的市民一見此狀，則大群地滲入學生隊伍，人數激增。

這是一個轉折點，「四、二七」成爲中國知識分子一個世紀以來，最成功地與當局較量的日子。

在中南海內，權力鬥爭却更形白熱化了。五月一日趙紫陽從北韓返京，在助手鮑彤協助下，重新評估局勢，制定對策。鮑彤五十七歲，身兼中央委員會委員和政治局秘書。鮑指出人民日報社論與傳給趙紫陽在平壤看的那一份略有出入，這使得趙有機會批評受公衆仇視的那篇社論。趙紫陽向許多領導人建議黨中央應收回那篇社論，從而間接地向鄧小平進行挑戰。

五月四日，趙紫陽越來越傾向於學生一邊。隨着黨內的敵意升高，趙紫陽等到一個鞏固自己地位的機會，尋求公衆的支持。「五四」當天，趙紫陽在電視上發表態度和緩的講話，從而使他的陣綫又向前跨了一步。

趙紫陽稱，問題應當以民主、法制的辦法加以解決。學生「並沒有反對我們的基本制度，相反，他們要我們糾正工作中的錯誤」。講話由鮑彤起草，標誌着鄧、趙分裂的開端。爲了加強趙紫陽作爲和解人的形象，鮑彤還安排趙紫陽的講話在全國電視網中播出，連續了三天。「人民日報」也在頭版刊登了趙紫陽的講話，並登載了公衆的正面反應。

此後一段，學潮似有消退迹象，但中國的

新聞記者們却突然大膽突進，要求新聞自由，對趙而言，這亦是一個機會促進他未來鞏固地位。

五月六日，趙召見了負責新聞事務的黨領導人胡啓立和芮杏文，告訴他們開放新聞自由和公開報導學潮，不會有什麼危險。當天胡啓立便召集全國最大的八家報紙負責人，讓他們放開對新聞的控制。

五月八日，北京市官員李錫銘、陳希同被激怒了。黨中央越開放，他們面對的情況越糟，他們要求趙召開會議，以便當面靠元老們的力量反對趙的作法，趙起初拒絕，到後來還是召開了會議。

這是一次激辯的會議。北京市黨委激烈批評趙在五月四日的講話，指趙出賣了黨。趙紫陽反駁說：「誰出賣你們了？只有在文革時人們才會被出賣。如果我做錯了，我願承擔責任。」

五月十一日，中共領導層陷入癱瘓，民衆自下而上要求改變，便配合趙、支持趙。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舉行擴大會議，趙紫陽處在八九民運期間對他最有利的地位。鄧小平沒有出席會議，誰來主持，誰就獲得權威的位置。趙紫陽在尋求和解政策被政治局批准，并呼籲滿足一些民運的基本要求，如反對腐敗，開放政府。他歡迎大家調查他兩個兒子的經商情況，據傳他們利用趙的地位攬取大量的錢。這也是趙紫陽尋求公衆支持的另一關鍵性努力。在不存在有組織反對的情況下，趙的政策獲得至少一半黨權力階層的允許。

十二日，由鮑彤起草，在「人民日報」上刊登了贊揚人權和建立權力制衡系統的文章。

那天下午，我見到嚴家其，一個卓越的政

現他情高意漲。他說：「這是報紙上第一次正面使用人權二字。」邊說邊揮舞看報紙。同時，我也同另一位趙紫陽助手，一個充滿智慧，要再造中國的年輕人一道吃飯。他認為，「趙紫陽有希望控制局勢，鞏固地位。最嚴重的火災已經過去，當然危險依然存在。」他說關鍵在於，趙的和解政策必須被證明是有效的，學生必須撤離天安門廣場，回到學校去。

然而，這個願望並沒有實現。

五月十三日，學生們開始在天安門廣場展開絕食活動。市民們天天去廣場以示支持，和平地佔領了這個首都的中心。

戈巴契夫到訪期間，全城騷動。政府方面不斷改變戈氏的安排和路線，以防止學生擾亂計劃。

此時，官方主要的協調人閻明復，懇求學生撤退。他還私下裡告訴學生，他們如果繼續示威，將會使同情他們的領導人完蛋。學生們禮貌地聽着，但最終拒絕了妥協。他們稱：這是原則問題。雖然趙的敵人示威者視為受趙派人煽動指使，但這時他們的行為，正在破壞他們「幕後指使者」的陣腳。

在領導層的鬥爭中，學潮的繼續造成新的格鬥，趙紫陽無疑已認識到，強硬派將抓住示威事件逼他下台。他只有孤注一擲，五月十六日，在與戈巴契夫進行電視談話時，趙再度向前跨出一步。

他對戈巴契夫稱：「在重大問題上，全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重大問題時，總要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

對外人而言，趙的講話似乎是對鄧小平的尊重，但許多中國人立刻意識到，趙紫陽在指責他的長期支持者壓制學生的行為。趙在暗示

，他願意滿足學生的要求，但「掌舵人」不允許。

五月十七日，示威者擠滿了街道，政府已不能控制首都。政治局常委們被召集到鄧小平家第開會。據許多中國幹部稱，正是在鄧小平家裡的這次激烈的會議上，趙紫陽懇求軟化學



李鵬(左)與姚依林(右)：多少晴窗盡在情言中

潮，但是鄧小平的反對意見佔了上風。總理李鵬、計劃經濟的總管姚依林，強烈反對趙紫陽

，安全部首腦喬石強調秩序，宣傳官員胡啓立雖同情趙，但不願意公開違背鄧的意志。趙被孤立了。這次會議雖然沒做正式的決定，但中國已注定走向六月四日的結局。

失去政治局票數後，趙并未放棄努力，他的助手們展開遊說，特別是爭取胡啓立和喬石的支持。同時，趙紫陽提出辭職，向黨施加進一步壓力。他寫信給鄧小平說：「我的想法同您的想法不一致。」趙紫陽知道他的辭職可能引發更大的示威，以求政治局接受他的主張。

但鄧小平拒絕了趙的辭職，於是趙紫陽托病不再參與黨內事務，并向公衆洩漏十七日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北京的示威群眾對此憤怒至極，並對趙採同情態度。

這時，牌照A01號「奔馳」轎車，掛着黑布駛出中南海，圍着天安門廣場繞圈子，車子裡面坐着的正是趙紫陽。他曾向中央要求會見示威學生，但李鵬否決了這一要求，理由是這一行動太過激進，所以趙只能在黑布後面觀看天安門廣場。

五月十七日後，鄧小平伙同他的元老勢力加上李鵬，已決定調軍進京，宣佈戒嚴，重建首都秩序。這一行動的另一更重要的目的，在於保護中央要害機關，以防群眾襲擊。他們還認為趙向示威群眾出賣了黨中央，并有政變的危險暗伏，所以揮兵入京以防不測。

對此，趙紫陽派助手閻明復說項中央。閻曾拜訪了國家主席、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請求他不要調軍進城。他對楊尚昆說：「趙紫陽讓我來見你，要求軍隊不要進京」。據在場的一位官員透露，嚴還補充說：「我本應該假裝，這是我自己的主張，而不是趙讓我這麼做的。」楊尚昆對嚴做趙的跟班很生氣，而趙對嚴出賣他更為憤怒。

另傳卅八軍軍長徐姓將軍拒絕調動他的部隊進京。他說：「四月廿七日我已經派過軍隊對付人民，我不願意再做這件事。」徐隨後進醫院養病。他之不服從命令引起中共的恐慌。因為他是中共最資深軍隊領導人徐海峯之子，這樣的紅後代都不可信，誰還可信呢？

五月十九日，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已絕食一週，不斷有人昏迷。趙紫陽再度請求前往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復遭拒絕。但趙堅持一定要去。為表示黨的團結，他同意李鵬同他一道前往。在廣場上，趙對學生說「我來遲了」，并不禁老淚縱橫。

第二天，在示威者不斷要求下台的情況下，李鵬說服了政治局常委宣布戒嚴，同時安排與學生談判，電視實況轉播。趙紫陽一度答應前往，但在最後一分鐘拒絕出席。楊尚昆對此十分不滿。他對趙說：「你至少應在場以示黨中央意見一致，你甚至可以一言不發。」但趙表示他不能與鎮壓行動一致，何況他在生病。

於是會見由喬石陪同李鵬進行。楊尚昆在五月廿一日戒嚴法實施之前，已經將軍隊部署北京各要地，街上的軍隊隨處可見。但當大部隊開到北京近郊時，市民衝出門，圍堵軍隊。同時示威遊行開始亮出他們的單位，工廠、機關、外交部、總參，以示他們的反鎮壓態度。

軍隊被阻及市民騷動，似乎表明趙紫陽已贏得支持，但他沒有辦法將街頭的勝利擴大到黨內去。

趙紫陽轉而尋求「全國人大」取消戒嚴，甚至罷免李鵬。一五八人的人大常委會幾乎三分之一的人同意召開特別會議。趙并與正在訪美的委員長萬里聯絡，請他火速回國，召開「人大」。

李鵬稍後察覺了趙的計劃，也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名義向萬里發電，要他繼續留在美國。

五月廿三日，在華盛頓會見布希總統後，萬里縮短行程，稱因病提早返國。鮑彤派人去接萬里的飛機，但強硬派系捷足先登，萬的飛機一落地，江澤民派去的「奔馳」轎車，便把萬里接去了。在上海同強硬派討論後，萬里決定支持他的老朋友鄧小平，也就等於支持戒嚴。

五月廿七日，鮑彤發現自己被跟踪，電話也被竊聽，隨後他被強硬派逮捕。同時，趙的警衛人員集體「辭職」，九名新的警衛被派往，他們聽命於政治局，而不是趙本人。趙的秘書也同時失蹤。



趙紫陽急切間幾乎是「朝為青絲暮成雪」

傳說這時鄧小平前往武漢和其它城市，召見各地軍隊將領，尋求支持。但另外的消息來源稱鄧並沒有出京活動。由於趙的失勢，各地黨軍負責人已迅速倒向贏者一方。各省的官員被召入北京，住入被監示的旅

館，嚴禁與趙派領導人接觸，一些人抱怨他們像被軟禁一樣。

五月卅一日，鄧小平會見李鵬、姚依林，告訴他們政府需要新面孔。鄧已同陳雲、李先念會商，決定由江澤民接替趙紫陽。鄧對李、姚表示：「我希望大家支持江，把他當做核心聯合起來，不要互相看不起，在你們之間鬥爭而枉費精力。」

六月三日，軍隊進京，天安門廣場邊有一萬多學生，許多是外地來的。軍隊在入城途中不斷受到市民堵截、抵抗和攻擊。六月四日軍隊驅逐了佔據天安門廣場的學生。

在六月四日這個星期日，許多報導相互矛盾。基於我在現場的觀察，與官方和外國記者的看法略有不同。

在天安門廣場上，沒有發生屠殺，盡管在其它地方軍隊開槍打死很多人。許多無辜者被擊斃前沒有向軍人挑畔，有些被打死者是救護人員。許多市民攻擊軍隊，但學生主張非暴力，基本上是和平的。

軍隊的行動使鄧小平和他的派系重新控制了首都。趙紫陽住在高牆圍屏的北京福建胡同六號，大部分時間在讀書，鮑彤住在獄中。六月的屠殺並沒有結束黨內的鬥爭，反而有所加劇。黨仍然沒有在如何統治中國上達成一致。領導人們仍在為經濟和政治政策而互鬥不已。

表面上，中國已經恢復正常，戒嚴也有鬆馳的趨勢。然而上層權力機構的緊張一刻也沒有鬆弛。許多中國人把現在情況與七六年毛澤東逝世前比較，毛的政治、經濟政策，在他死後兩年被徹底改變。人們預計鄧之後的變化會更快。

今天，許多中國人記起大文豪魯迅的一句名言：「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真理。」

中共中央文件：

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

〔機密〕

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
《關於徹底清查、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的工作方案的請示》的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人民政府，各大軍區黨委，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各人民團體；

黨中央、國務院同意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關於徹底清查、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的工作方案的請示》；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人民政府，各大軍區黨委，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各人民團體：

黨中央、國務院同意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關於徹底清查、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的工作方案的請示」，現轉發給你們。一切在京單位，包括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都要認真執行，負責地做好本單位的清查工作。其他省、市、自治區的情況同北京市的情況不盡相同，可參考北京市的做法，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制訂自己的工作方案，並報告中央。

這方面的情況和問題，隨時報告中央。

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

（此件發至省、軍級）

黨中央、國務院認為，現在北京市平息反革命暴亂和各地制止動亂的鬭爭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但局勢尚未完全平定，鬭爭是長期、艱巨和複雜的。一些反革命暴亂份子和製造動亂的嚴重犯罪份子尚未緝拿歸案，如果讓他們逍遙法外，必將後患無窮，國無寧日，民無寧日。必須認真貫徹鄧小平同志最近的三次重要講話和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精神，下定決心，乘勝前進，把平息暴亂和制止動亂的鬭爭堅決進行到底。

北京市和所有發生動亂的大中城市，都必須在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下，由主要領導同

志負責，組織專門班子，充份發動和依靠群眾，從追查當地的重點事件、重點單位和重點對象的問題入手，深入開展清查工作。要千方百計地把那些製造暴亂、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和幕後指揮者，各種非法組織的頭頭、骨幹份子進行打、砸、搶、燒、殺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份子徹底清查出來，及時依法從嚴懲處，以進一步穩定局勢，消除後患。從這次動亂和暴亂中看出，有些黨政領導機關、要害部門嚴重不純，這是一大政治隱患，有必要進行一次徹底清理。這項工作一般由本單位黨政領導掌握進行，問題多的單位，可以組織專門班子，並發動群眾檢舉揭發，號召有問題的人主動檢查交代自己的問題。領導班子不純的單位，由上級派專門小組幫助清查，並可吸收政治上強、身體較好的退下來的老同志參加。上述清查和清理工作要作為今年內的一件大事來抓，不搞徹底決不罷休。

在這場鬭爭中，既要態度堅決，毫不手軟，又要實事求是，防止擴大打擊面。要嚴格依法辦事，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堅決執行政策，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多做分化瓦解工作，既狠又準地嚴厲打擊少數嚴重犯罪份子，最大限度爭取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對人的處理

要堅持寬嚴結合，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該嚴的一定嚴，該寬的一定寬。對於一時不明真相而參加過遊行、靜坐、絕食和聲援的人，特別是青年學生，主要是教育問題，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提高認識，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可不予追究；錯誤嚴重的，可按黨紀、政紀、校規處理，其中主動檢查交代，認錯態度好的，也可以減輕或免予處分。在這方面，黨政機關要嚴於學校和企事業單位，黨政領導機關和要害部門要嚴於一般機關單位。不適合在黨政領導機關和要害部門工作的人，必須堅決調離。有違法犯罪行為的，不論是什麼人，都要依法嚴肅處理。罪大惡極、非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必須堅決殺掉；有從輕情節、可殺可不殺的，盡量不殺。在清查工作中，一定要文明執法，嚴禁逼供信。

清查工作是一場尖銳的鬥爭，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強首腦要害部位的安全保衛工作，嚴防犯罪份子報復破壞。

在清查處理各種犯罪份子中，宣傳報導要跟上，但要掌握適度，注意對內的社會效果和對外的政治影響。抓人的數字不要公開報導。判處死刑的案可選擇典型適當報導，不宜過多；報導時，要把罪犯的主要罪行說清楚，有前科的要加以說明。

各地、各部門都要在幹部群眾中深入持久地開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教育、法制教育和艱苦奮鬥的教育，切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大力加強黨的建設、政權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消除各種不安定因素，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要進一步加強政法工作，從體制、編制、經費、裝備等方面加強公安機關、武警部隊和政法隊伍的建設，強化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要繼續開展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和整頓治安秩序的專項鬥爭，堅決打擊各種敵對勢力的破壞活動，大力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和社會面的管理控制，切實做好對刑滿釋放、解除勞教、社會閒散人員和外來人口的管理教育工作，嚴防

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要抓緊在邊遠省（區）組建一些農場，凡家在北京市的刑滿釋放、解除勞教人員，今後一般不准返京，送農場安置勞動。已經放回而沒有正當職業、表現不好、有違法犯罪可能的，也可以再收容起來送農場勞動。要總結留場就業的已有經驗，盡快制定有關法律。北京市要研究制定流動人口管理辦法，限制外地閒散人員來京，以維護首都良好的社會秩序。

中央決定，由中央政法領導小組負責指導清查打擊反革命暴亂份子和製造動亂的嚴重犯罪份子的的工作，內部清理工作由中央紀委和中央組織部共同負責指導。各地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和問題，隨時報告中央。

中共中央國務院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

（此件發至省、軍級）

清查、鎮暴工作方案請示

黨中央、國務院：

北京持續一個多月的動亂發展為一場嚴重的反革命暴亂。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敵情的嚴重性，如不徹底清查、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和暴亂中的其他刑事犯罪份子，就會永無寧日。必須全黨動員，首長負責，放手發動

群眾，徹底清查，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和暴亂中的其他刑事犯罪份子。為此，特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指導思想

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清查反革

命暴亂份子和暴亂中的其他刑事犯罪份子，清查他們的罪行，挖出他們的後台，依法及時從嚴懲處，做到除惡務盡，不留後患。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人，孤立和打擊最頑固的敵人。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必須下最大

決心，用足夠的時間，投入很大的力量來抓，絕不手軟，絕不走過場，絕不半途而廢，否則後患無窮，將犯下歷史性的錯誤。

二、目的、要求

對反革命暴亂的策劃者、組織者和非法組織頭頭的陰謀活動，要逐一查清；對反革命暴亂中發生的重大打、砸、搶、燒、殺事件，要逐一查清；對逃跑的反革命暴亂份子和其他刑事犯罪份子，要全部緝拿歸案；對被搶劫和散失的槍支彈藥、軍用警用器械，要徹底收繳；對反動宣傳品的製造者、印刷者、組織傳播者，要逐一查明。通過清查、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和其他刑事犯罪份子，使全體共產黨員、各級幹部和廣大群眾受到一次深刻的階級鬥爭教育，提高在改革、開放形勢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自覺性。

三、打擊對象

- 1、反革命暴亂的策劃、組織者，主要是：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搞政治陰謀，同國外、境外敵對勢力相勾結或向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參與策劃、組織反革命暴亂的人；
- 2、非法組織的頭頭和骨幹份子；
- 3、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的人，包括製造政治謠言，書寫、印刷、組織散發反革命標語、傳單、大小字報，發表反革命言論宣傳煽動暴亂的人；
- 4、襲擊、殘害、綁架軍警人員的人，搶奪槍支彈藥和其他軍警物資、器材的人，砸燒軍用警用車輛的人；

5、在反革命暴亂期間進行其他打、砸、搶、燒、殺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活動的犯罪份子；

6、持有戒嚴部隊散落的槍支彈藥拒不交出或擅自處理的人；

7、包庇、窩藏反革命暴亂份子和其他刑事犯罪份子的人；

8、聚眾衝擊黨政機關和要害部門、聚眾堵塞交通或破壞交通秩序而造成嚴重後果的首要份子；

9、在反革命暴亂中犯有其他罪行的人；

10、對檢舉揭發上述罪行者實行報復陷害的人。

四、步驟、措施

(一)大造輿論。要有力地揭露反革命暴亂策劃、組織者的陰謀活動和罪惡目的；揭露反革命暴亂份子的醜惡面目和兇殘手段；揭露國內外、境外敵對勢力插手我國內事務的幕後活動；揭露煽動反革命暴亂的政治謠言，駁斥對黨和政府的惡毒攻擊。充分地宣傳、教育群眾，爭取絕大多數群眾包括一時不明真相或心存疑慮的群眾，與黨和政府站在一起，共同聲討反革命暴亂份子。

(二)深入發動群眾揭發檢舉。在做好艱苦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廣大黨員、幹部、群眾覺悟的基礎上，通過各種方式廣泛開展檢舉揭發。發生反革命暴亂的重點地區和參與動亂、暴亂人數較多的重點單位，要組織群眾反覆收看現場錄相，辨認暴徒和現場煽動者、指揮者。要做好知情人的工作，解除他們的顧慮。各區縣、鄉鎮、街道，各部門、各機關、各單位，都要組成專門班子，負責舉報工作，對群

衆檢舉材料逐件登記，徹底清查，該轉的要立即轉，並切實爲檢舉人保密，保護可能遭到報復的檢舉人。

(三)深入調查摸底。對沒有改造好的刑滿釋放、解除勞教人員，「四人幫」殘渣餘孽和其他有違法犯罪行爲的人，以及對黨和政府嚴重抵觸不滿的人，要普遍調查摸底，查清他們在動亂、暴亂期間的動向，從中發現反革命暴亂份子。

(四)大力搜捕暴亂份子，堅決打擊現行犯罪份子。公安幹警、武警、國家安全工作人員、保衛人員、民兵、群衆治安聯防隊、維護秩序工作隊等要和戒嚴部隊密切配合，大力搜捕反革命暴亂份子，收繳槍支、兇器，打擊現行犯罪份子。

1、對已暴露的反革命暴亂的策劃者、組織者，打、砸、搶、燒、殺的份子，在京煽動暴亂的境外人員，拒不投案自首的非法組織頭頭，公安、國家安全機關要組織專門力量搜捕，不使漏網；對已逃往外地的，立即通緝，請求外地協助緝拿歸案；要加強邊防檢查，設卡堵截，採取切實措施，嚴防暴亂份子逃往國外、境外。

2、組織軍、警、民聯合小分隊，在重點地區加強巡邏、盤查、蹲守，主動出擊。對繼續打、砸、搶、燒、殺的暴亂份子，設置路障、破壞交通的份子，張貼散發反動傳單標語、進行反革命煽動的份子，要及時抓獲。對公然拒捕者，戒嚴部隊、警察有權依法就地強行處置。

3、對群眾舉報的、現場錄相中辨認出來的、醫院傷員中發現的以及在押犯供出的反革命暴亂份子線索，要迅速組織查證、搜捕，並通過審訊擴大戰果。

4、對旅店、浴池、車站、外地包工隊住地、農民出租房等復雜場所，組織幾次全市性的大清查，對可疑人員予以收容審查，從中深挖暴亂份子。

(五)對已查獲的暴亂份子，要依法嚴懲。凡經司法機關處理的案犯，都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務必搞準，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對罪行特別嚴重、證據確鑿的暴亂份子，檢察院、法院要和公安機關密切配合，提前介入，依法快捕、快審、快判。罪該處死的，要堅決依法判處死刑，並召開宣判大會，公開宣判，藉以教育、發動群眾，震懾犯罪分子。審理中要加強政治攻勢，促使暴亂份子分化瓦解，坦白交代，爭取從寬處理。

五、認真清理，純潔內部

大量事實證明，在一些單位內部人員中混雜有不純份子，這些人與這次動亂、暴亂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不徹底清理，危害極大，必須認真加以解決。

內部清理對象，除上述打擊對象外，還應包括：與反革命暴亂的策劃、組織者有聯繫的人；動亂、暴亂期間與國外、境外可疑人員有聯繫的人；參加非法組織的人；支持動亂、暴亂，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人；傳播大量政治謠言的人，參與衝擊黨政機關和要害部門、圍堵解放軍、設置路障堵塞交通的人；大量資助動亂、暴亂的人；洩露國家機密的人；有其它可疑情況需要查清的人。

內部清理中，要以各級領導班子和要害部位為重點，必須確保純潔。

這次內部清理，不搞人人過關。要圍繞反

革命打、砸、搶、燒、殺事件和政治謠言的來龍去脈，查清可疑的人和可疑的事。

經過清理不夠刑事處罰而錯誤嚴重的人員，應區別情況給予必要的黨紀、政紀處分；不適合在領導崗位或要害部門工作的，應堅決調離。

六、嚴格執行政策

要堅決執行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有關通告。對投案自首者從寬處理；對隱藏、逃跑、繼續作惡的犯罪分子要依法嚴懲；對檢舉揭發反革命暴亂份子有功者給予獎勵；對包庇、窩藏犯罪分子者依法從重處理。

必須查明事實，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把受資產階級自由化影響較深、有一般自由化言論的人，與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搞政治陰謀的人區別開來；把一般信謠、傳謠、發洩不滿言論的人，與製造謠言、進行反革命煽動的人區別開來；把六月三日以前參加聲援遊行、絕食和有過激言行的人，與參加反革命暴亂的人區別開來；把因受蒙蔽而參與設置路障、圍堵軍車的人，與策劃、組織暴亂活動的為首份子和反革命暴徒區別開來；把受人唆使張貼、散發反革命標語、傳單、大小字報的人，與這些反革命標語、傳單、大小字報的製造者和組織傳播者區別開來。對前一種人，主要是進行正面教育，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提高認識，吸取教訓；錯誤嚴重的，可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對後一種人，則必須依法從重懲處。

清查、清理工作要重證據，防止別有用心的人挾嫌報復。對借機誣陷他人者，一經查實

要依法懲處。

七、組織領導

市委、市政府成立清查反革命暴亂份子領導小組，由市委主要領導同志任組長，戒嚴部隊和紀委、組織、政法等有關部門的領導參加。各區縣、街道、鄉鎮，各局、總公司、工廠企業，各機關、團體、學校和獨立事業單位，都要在黨委（黨組）領導下，層層建立清查領導小組，由主要領導同志親自抓。要抽調可靠人員，組成強有力的清查辦公室，負責具體工作。凡政治上動謠、表現不好的，不能參加清查工作。領導班子不可靠的，要立即進行調整。市委將召開全市領導幹部大會，對此項工作進行動員部署。各級清查領導小組，要根據本地區、本系統、本單位的具體情況，制定具體工作計劃，迅速開展工作。

社會面上的清查工作由各區縣、街道、鄉鎮黨委負責領導；機關、學校、企業單位的清查工作由各系統、各單位黨委負責領導；在京的中央單位的清查工作由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負責領導。高等院校的清查工作另行部署。

各機關、學校、企業單位在清查中發現重要情況，要按保衛工作關係，及時報告公安機關。對在社會上發現的機關、學校、企業單位人員的重要情況，有關單位要積極配合當地公安機關進行查證。清查出的反革命暴亂份子，需要依法處理的，及時移送司法機關。這個方案當否，請批示。

中共北京市委員會

北京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四日



一九八九年美國國會

提出有關中國民運的提案一覽



日期	提案人	案號	案名及內容要點	發展、備註
4/17	Benjamin Gilman (Rep.-R-NY)	H.R.2002	限制對中共之軍備輸出，以避免中共用之於鎮壓西藏人民。	
5/18	Sen.Jesse Helms (Sen.-R-NC)	Amendment to S-1160	支持大陸民主運動，要求中共尊重人權。	8/9 改以 S-1151 法案形式提出
5/23	Dick Anney (Rep.-R-TX)	H.Con.Res 131	促中共與民運人士和平協商。	
5/23	Barbara Keunelly (Rep.-D-CT)	H.Con.Res 132	支持大陸民主運動，要求中共尊重人權。	
5/23	Patria'a Saiki (Rep.-R-HI)	H.Con Res 134	要求中共解嚴，認定中共如以暴力鎮壓民運，將嚴重損害美中關係。	
5/24	Stephen Solazy (Rep.-D-NY)	H.Con.Res 136	要求中共和平對待民運人士，暴力鎮壓將嚴重損害美中關係。	無異議通過
5/31	Geooge Mitchell (Sen.-D-ME)	H.Con.Res 136	參院修正並予通過 H.Con.Res. 136	89 比 0 票通過
6/6	Robert Darnan (Rep.-R-CA)	H.Con.Res 142	國會對高科技之輸予中共表示關切。	
6/6	Dante Fascell (Rep.-D-ID)	H.Con.Res 136	通過經參院修正後之 H.Con.Res. 136	406 比 0 票通過
6/6	George Mitchell Bob Dole (R-KS)	S.R. 142	美對大陸輸出簽證需以其他人權情況而定，要求國務卿與盟邦諮商以尋求多邊行動。	100 比 0 票通過
6/8	Jesse Helms	S-1151	主張對中共採取全面經濟制裁。	100 比 0 票通過
6/13	Benjamin Gilman	H.R.2611	參院 S-1151 法案之衆院版本，名稱與內容均與 S-1151 相同。	5-18 曾以修正案 形式提出
6/13	Tom Lantos (D-CA) John Poster (R-IL)	H.R.2613	停止給予中共貿易最惠國待遇及停止對中共貸款或投資保證	
6/13	Gerald Solomon (Rep.-R-NY)	H.R.1624	禁止將美製人造衛星交予中共火箭放射。	
6/15	John Poster (Rep.-R-IL)	H.R.1675	增加香港移民美國配額至每年五萬名。	
6/19	Pete Wilson (Sen.-R-CA)	S.Con.Res 48	國會認定中共自天安門慘案迄今不斷的殘害人權。	
6/20	Slade Gorton (Sen.-R-WA)	S-1209	要求移民局予本年六月六日以前進入美國之大陸人士永久居留權	

6/20	John Lafalse (Rep.-D-NY)	H.Res.178	要求美於世銀、亞銀中反對貸款中共，七國經濟高峰會議時列為優先討論項目。	
6/21	Nancy Pelosi (Rep.-D-CA)	H.R.2712	准許持J簽證之大陸學生，無需返回大陸，得於美改變身份居留。	兩院无异议通過
6/21	William Cohen (Sen.-R-ME)	S.1213	本年六月五日以前進入美國之大陸人士凡持有學生或J類簽證者，皆予政治庇護。	
6/21	Herbert Kohl (Sen.-D-WI)	S.1218	大陸學生持J簽證者無需返大陸即可申請改變身份居留。	
6/22	Richard Gephardt (Rep.-D-MO)	H.R.182	促中共停止處死民運人士。	416比0票通過
6/22	Norman Mineta (Rep.-D-CA)	H.R.2726	將香港視為個別國家，以提高其移民美國配額。	
6/22	Alan Dixon (Sen.-D-IL)	S.1222	放寬移民規定，大陸人士持J類簽證者無需返大陸即可改變身份居留。	
6/22	Malcolm Wallop (Sen.-R-WY)	S.1232	要求將 中共 使館前公園命名為「天安門廣場公園」。	
6/22	Patrick Moynihan (Sen.-D-NY)	S.1241	停止中共貿易最惠國待遇。	
6/22	Alan Craston (Sen.-D-CA)	S.1242	停止中共貿易最惠國待遇。	
6/23	Paul Simon (Sen.-D-IL)	S.1263	將香港視為個別國家，提高其移民美國配額。	
6/23	Damis Deconani (Sen.-D-AZ)	S.1278	停止中共貿易最惠國待遇。	
6/28	Bruce Morrison (Rep.-D-CT)	H.R.2775	將中共 大 使館門前公園命名為「天安門廣場公園」。	
6/29	Dante Fasall (Rep.-D-FL)	Amendment 2655	對1990美援外授權法案予以修正，對中共採取多項制裁，包括停止軍售、貿易、經援等。	418比0票通過
7/11	George Mitchell Bob Dole	S.R.239	綜合 Dixon's S.1222 & Kohl's S.1218法案	97比0票通過
7/12	Frank Munkoroski (Sen.-R-AK)	S.R.241	修改移民法，擬由國務卿領銜設立專案小組處理大陸旅美人士居留問題。	無異議通過
7/12	Slade Garton (Sen.-R-WA)	S.R.242	修改移民法，便利大陸持F、J、M等簽證人士延長居留。	無異議通過
7/14	George Mitchell Bob Dole	Amendment Co S.1160	眾院 Amendment 2655 之參院版本。	81比10票通過
7/17	James Schener (Rep.-D-NY)	H.R.2915	修改移民法，便利大陸人士延長居留。	
7/19	Jesse Helms Claiborne(D-RI)	S.R.284	要求中共立即解除西藏戒嚴令，並與達賴喇嘛協商以解決西藏問題。	

7/19	Jesse Helms (Sen.-R-NC)	S.R.309	表達參院要求中共釋放包括楊巍在內之政治犯意願。	
7/19	James Exon (Sen.-D-NE)	S.R.318	規定美駐日大使館對大陸學生申請自日轉美就讀者，不得藉故拒絕。	
7/19	Jesse Helms	S.R.320	規定自 1990 會計年度起，美國之音對大陸廣播每日不得少於十二小時。	
7/19	William Amstrong (Sen.-R-CO)	S.R.324	規定司法部對於大陸留美人士以逃避中共一胎化政策為由申請留美庇護者從寬審核。	45 比 0 通過
7/19	Malcolm Wallop	Amendment 297	建議將中共大使館前公園命名為「天安門廣場公園」。	無異議通過
7/19	Clairbour Pell	Amendment 298	建議於該公園中豎立一座民主女神像，紀念於天安門犧牲之大陸民運人士。	無異議通過
7/20	Slade Gorton (Sen.-R-WA)	S.1370	便利大陸旅美人士變更身份合法留美居留。	
7/20	Slade Gorton	S.R.331	同 S-1370	
7/20	Jesse Helms	S.R.384	將美國之音年度經費由 3600 萬提高為 7100 萬以更新設備加強對大陸廣播。	
7/21	Joe Barton (Rep.-D-MA)	H.R.2966	同 S-1370	
7/26	Bill Emerson (Rep.-R-MD)	H.R.2912	發起民間團體籌款在美複製天安門民主女神像。	
9/20	Robat Kaston (Sen.-R-WI)	Amendment 787	同 Amendment 297 建議將中共偽使館前公園命名為「天安門廣場」。	無異議通過
9/26	John Lafalce (rep.-D-NY)	Amendment	於世銀及亞銀中反對貸款中共或對其提供技術援助	口頭表決無異議通過
10/4	Benjamin Andeson (Rep.-R-NY)	H.Con.Res	認定中共人權情況惡劣，美應與友邦全力阻止中共加入國際關協，停止貸款中共，停止最惠國待遇之決定延長一年。	
10/23	Gleemn Anderson (Rep.-D-CA)	H.R.3506	移民法修正案，凡中國大陸、薩爾瓦多、尼加拉瓜人民於返回本國將遭政治迫害者，得合法暫時留美工作居留。	
10/26	Neal Smith (Rep.-D-LA)	Amendment H.R.2991	對 1990 商務部、司法部及國務院撥款法案修正，除非中共改善人權，禁止將美製人造星交予中共發射。	

徵訂：「八九」中國民運紀實

最全面最詳實紀錄一九八九年北京民運史實的大型實錄。全書約一百萬字一千頁（上、下二冊），另配有四十幅珍貴圖片。嚴家其、吾爾開希分別為本書作序和題字。

本書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逐日紀錄了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到六月廿四日趙紫陽下台的全部重大事件。本書由吳牟人等編著，現已出版。訂價 \$ 12.00，另加郵費 \$ 2.00。

支票抬頭請寫： CONTACT OFFICE

Tel: (718) 639-7483

聯繫地址：

CONTACT OFFICE 44-22 Ketcham ST #3A, Elmhurst, NY 11373

我們對布什總統表示遺憾

——訪全美學自聯韓聯潮·賈浩

本刊記者

記者問：

最近J—一學生兩年豁免的問題出現了戲劇性場面，國會兩院一致通過，布什總統口袋否決，同時又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實現國會議案的意圖。我想無論這個結果別人如何評價，但這都和你們學自聯在美國政府的遊說活動分不開。你們能不能介紹一下你們的遊說活動是怎樣進行的？

韓聯潮：

遊說的工作實際在「六四」屠殺之後就有人在做了。當時學自聯還未成立，做這個工作的學生團體叫協調委員會。「六四」之後，很多留學生受到中國政府的威脅，特別是持J—一簽證有兩年回國的限制，很害怕。所以要想消除他們的後顧之憂，就必須解除懸在他們頭上的這把劍，通過遊說國會，取消兩年回國限制的規定。

開始做這個工作的是哈佛大學的趙海青、羅哲西；馬里蘭大學的黃源耘，我也在其中。七月十幾號時我們在國會做了一次證，當時我們的要求是給所有的學生一個臨時居留權，不止J—一學生，但這個目標很難達到，後來退到現在J—一兩年豁免的要求。

七月底全美學自聯成立後，這個遊說委員會成立了學生事務委員會下屬的工作組，繼續

原來的活動。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趙海青。

記者問：

你能不能具體地說一下你們是怎麼運作的？

韓聯潮：

我們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網絡，每個州都有兩三個聯絡人，負責和各校學生組織協同行動，同時負責遊說各州的國會議員和地方議員。有了這個組織網，只要學聯一號召，全國都能動起來。

在上面，趙海青、黃源耘等都是長期泡在國會，和議員與他們的工作人員建立了廣泛的關係。另外，美國有一個很大的律師事務所也在幫我們遊說，為我們提供諮詢。美國移民律師協會，一些人權組織都為我們提供義務幫助。他們給我們介紹很多有用的關係，提供很多專業的建議。

記者問：

我聽說在這個議案進行的過程中，出現過很多波折。

韓聯潮：

波洛西開始提議是給所有的中國留學生臨

時居留權。當時我們考慮不僅要保護J—一學生，而且要保護F—一學生和其他簽證持有者。但國會方面鑒於移民政策方面的考慮，不可能給中國人那麼多居留名額，只能先解決面臨兩年回國的J—一學生的緊迫問題。於是演變成現在的波洛西法案，取消兩年限制。當時簽證已到期的中國J—一學生已有三千人，面臨被遣送回去的危險，所以只能先考慮他們的問題。

當然，這個法案經過五個多月的波折最終在兩院通過了。中間曾有戈登的給所有中國留學生臨時居留權案和阿姆斯特朗提出的給生兩胎的中國僑民以保護的議案干擾。這兩個議員都是富於正義感並熱心幫助中國學生的人，但他們的附加案無形中抬高了波洛西議案的台階，增加了其通過的難度，增加了J—一學生的風險。

記者問：

我聽說阿姆斯特朗會打算用冗長演說來阻擾波洛西案投票？

韓聯潮：

阿姆斯特朗一直對中國的一胎化政策耿耿於懷，認為其極不人道，所以要求給所有中國人平等保護，不僅僅是J—一學生，同時也包括了兩個孩子的中國人。他堅持要把他的修正案加進波洛西議案，所以他就要阻礙波洛西議案的投票。

他確實十分熱心，認為你們J—一學生不能因為人多而不顧那些少數人的利益。當時我們就去和阿姆斯特朗談，說我們不會忘記少數人的利益，以後慢慢解決，一步步來。一胎化的問題以後可以放在墮胎的議案或其他議案中

解決，不一定非要綁在丁——一學生兩年豁免的議案中解決。而且我們答應今後願意幫助他推動他的提案的通過。後來他又和莫爾遜達成了一個妥協，同意莫爾遜加進他的修正案。最後他同意放棄他的提案。莫爾遜是衆院移民小組的主席，他把阿姆斯特朗的議案加進了他的提案，所以這件事才擺平了。

記者問：

你們對布什總統的行動有什麼看法？

賈浩：

布什總統的行動是個妥協的產物，一方面他耽心和中國政府的關係搞僵，怕中共停止派遣留學生，進而全面影響雙邊關係，所以他口袋否決波洛西案；另一方面，他又迫於國內輿論和國會輿論壓力，發表了一個行政命令，使法案的主要內容在行政命令中基本上得到實現。

學自聯對此表示遺憾。法律是剛性的，不易修改，而總統行政命令由總統解釋，總統也可以隨時修改和撤銷。我們覺得中國留學生是否能得到確實的安全保障關係到中國民主運動的未來發展，所以我們希望他們能得法律的保護。

當然我們也看到，布什行政當局從國會投票前堅決反對的態度到現在以行政命令的方法來保護中國學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不過我們還要拭目以待，因為布什總統的命令只是一個原則性的文件，還需要司法部和移民局制定具體細節執行。所以我們還要保持壓力。

韓聯潮：

我們表示遺憾主要是因為布什總統屈從於

中國政府的壓力。

賈浩：

實際上總統的這一行動已陷入很複雜的法律爭執。波洛西認為，總統實際上就是直接否決而不是口袋否決（擱置否決），如果是前者，國會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數重新否決總統，強行通過議案。這個法案已引起了行政和立法部門的內部矛盾。

另外法案和總統命令的區別在於，法案適用於所有人，而總統命令只適用「六四」屠殺前的人。這樣很多「六四」後逃出來的民運份子的居留又成了問題。

不過無論如何，我都認為這次遊說活動是學自聯一個非常成功的活動。當然，這一成功和美國各界和僑界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記者問：

你們學自聯現在和領事館的關係如何？是否有緩和關係的跡象？

韓聯潮：

緩和談不上。我們還是遵從芝加哥大會的原則：保持獨立，獨立於政府和任何黨派。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希望和使領館保持正常業務關係。一個是譴責鄧季楊集團的六四屠殺，一個是保持獨立性，推動中國民主運動，在這兩個原則上我們是不會讓步的。

不過我們考慮到，使領館人員一方面代表政府，另一方面也和李鵬政府有所區別，他們中間很多人對八九民運和留學生持同情態度，我認為還要把他們區別對待。在一些涉及留學生基本利益的問題上，還要和他們打交道。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們有自己的權利

應當享受。

記者問：

你們和過去聯誼會關係怎樣？

韓聯潮：

應該承認，在八九民運早期，聯誼會的一些成員也做過一些貢獻，這點我們表示贊賞。但在運動後期，我們對他們不能擺脫對使領館的依附關係表示不滿。芝加哥大會時，一些聯誼會的領導人曾提出想和我們合併，但當時比較亂，大家意見也不一致，所以沒有妥善處理好。

「十一」之前，使領館爲了制止學自聯搞「十一」大遊行，恢復了聯誼會的功能，花了一萬多元錢在巴爾的摩一個旅館開了個聯誼會的理事會。本來這個會計劃在大使館開，後來聯誼會的人怕別人說是使館傀儡，改在巴爾的摩。會上原全美聯誼會主席黃XX辭職，明尼蘇達大學的孫曉峰接替主席。本來使館想以聯誼會的名義發一個宣傳四十年成績的小冊子，但他們理事會不同意。但後來使館還是以聯誼會的名義照發。

明尼蘇達大學的同學會不同意孫曉峰去參加會議，但孫無視他們的意見，還是去了，還接了主席職務。他回來後，明大同學投票表決停止爲聯誼會理事學校，並要求孫曉峰辭職。孫也辭了職。所以現在聯誼會已沒有主席了。其他聯誼會理事學校也在做工作，效法明大。我們希望通過一種平和的途徑解決聯誼會的問題。

記者問：

學自聯今後還有什麼打算嗎？

賈浩：

我們理論工作委員會準備在總結「八九」民運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作系統的，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我覺得我們有必要和其他民運組織如民聯、民陣協調，動員多方力量打好理論基礎。這是個長期的工作，但又有一定緊迫性。因為中國局勢隨時有可能發生變化。

另外我們希望在這個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培訓人材。並通過開研討會、辦刊物的方法普及研究結果。

囚徒獄長各居其位 個位億位不容混淆

——兼寫丁楚先生商榷

帥泰

韓潮潮：

下一步的工作我們還是遵循芝加哥大會的兩個宗旨，一是保護學生利益，二是促進大陸民主化。

從第一個方面，我們將繼續保持壓力，繼續國會的遊說，爭取國會再否決布什的決定。在J——學生的問題解決後，我們還將提出增加移民配額，解決F——和J——學生的利益衝突。我們將支持莫爾遜的議案，保護所有中國學生。使他們處在一個可進可退的主動地位。

國內情況好了，他們可以回去，情況不好，他們也可留下，保存實力。

另外我們還要推動有選擇的經濟制裁，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

我們還要支持辦好電台，這是打破國內新聞封鎖的重要途徑，雖然開銷大，我們仍要全力支持。

訪問台灣的計劃也在進行。我們希望通過訪台，學習台灣在政治經濟改革方面的經驗，同時和台灣學生及各界建立聯繫，爭取他們道義和經濟方面的支持。

如果把中國大陸比為一處監獄，那麼十一億人民便是這座監獄的囚徒，四千萬中共黨員便是這座監獄的獄卒，而一小撮獨裁者便是正、副典獄長。如果允許囚徒與典獄長進行公平決鬥，勝利者無疑是前者；然而，監獄（I）這一特定的所在使後者佔盡壓倒優勢，使前者對後者的反抗猶如以卵擊石。

丁楚先生「整體個體，孤膽群膽」一文以這座監獄已然不復存在為立論基礎，因此，行文固然痛快淋漓，却完全不合實際。

六四慘案之前，我在一則西方記者發自天安門廣場的一則電訊中讀到一位青年市民的話：「老百姓真齊心哪。看看吧，我們有多少人哪！……」

當時，我既為他的大無畏精神所感動，又為他的盲目樂觀主義而悲

略懂珠算的人都知道，觀無二的珠子，其份量完全不同。如果把中國大陸比為一把算盤，那麼十一億人民都是個位上的珠子，而以鄧小平為首的那幾個老匹夫則是億位上的珠子，後者輕而易舉地壓倒了前者。手捏重權的鄧

丁楚先生的大作「化整體為個體，聚孤膽為群膽」（中春雜誌第七十八期）是一篇好文章。此文好就好在接過共產黨填鴨式政治教育中「個人與集團關係」的舊瓶，注入民運策略的新酒，使人讀來有耳目一新之感。

然而，就像丁楚先生在本文開始時批評倪育賢先生的文章一樣，此文作為紙上談兵的宣傳品是一回事，而作為指導民主運動的策略（此文是被編者歸入這一欄目的），則是另一回事。竊以為期期不可！

丁楚先生首先以使用天安門廣場上許多青年學生先勇而後怯的例子闡明其觀點。筆者以為不甚妥當。如果分析一下，我們就會發現，

六四慘案前幾天，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已處於強弩之末的形勢，學生們堅持不肯撤退，其原因而固執很多，但很重要的一條，乃是他們對於返校後算帳的恐懼。是的，當人民與獨裁者的矛盾尚未到達爆發的界點時，呆在天安門廣場上比呆在校園裡要安全得多，然而，當矛盾激化至界點後，情況便判然兩樣。六四慘案以及隨之而來的清查運動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留在廣場上的「群膽」必有殺身之禍，而撤回校園的「孤膽」却無性命之虞。

丁楚先生的失誤在於，他在分析「個體整體、孤膽群膽」時完全忽略了人民和獨裁者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實際上將二者置於虛構的平等地位上。

李楊，調集軍隊（他們也是一些個位上的珠子！）打贏了這一仗，取得了軍事勝利。

今年年初，筆者在一篇拙作中寫道：「面對武裝到牙齒的中共，手無寸鐵的人民只是一群聽憑宰殺的……Chicken！」我現在仍堅持這一看法。

在共產專制制度下，身居個位、身為囚徒的人民無力推翻身居億位、身為獄長的獨裁者，和平請願與暴力革命均無成功之望。

也許有人對此不以為然，歡欣鼓舞地大談波蘭和匈牙利的最新事態，認為民眾具有改變乾坤的力量。但是我要說，改變這兩個國家命運的並非身居個位的民眾，而是其統治者及統治者背後的大上皇。正是後者的明智給前者帶來了走出監獄的一線機會。

蘇聯共產陣營的太上皇戈巴契夫，是一位承前啓後的巨人。他在掌握最高權力後沒有像其幾位前任那樣墨守陳規，而是大力推行全面改革。作為衛星國的匈、波兩國首先得其惠益。如果換了勃列日涅夫在台上，蘇聯坦克早已開進了華沙和布達佩斯。

在共產制度下，離開統治者的開明，民眾的和平請願也罷，流血犧牲也罷，皆是枉然。即以波瀾壯闊的中國八九民運而言，如果沒有趙紫陽的默許，這場運動是不可能搞成如此規模的。趙氏雖然僅在天安門廣場露面一次，但是他的巨大身影始終投射在廣場上，影響、左右着民眾的情緒和行動。遺憾的是，在評述中國八九民運的汗牛充棟的文章中，人們對趙氏的巨大推動作用鮮有涉及，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客觀的。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趙紫陽先生，是中共高層罕見的硬骨頭政治家。他在亞銀年會上的講話，與引起眾怒的四二六社論針鋒相對；

他的關於鄧小平是最高決策人的一席話，令民眾義憤填膺，令老佛爺無處遁形……

據悉，趙紫陽曾在人民大會堂窗口凝視天安門廣場上的旗海人潮，良久不語，然後奔往高爾夫球場……

誠然，我們尚不可以確知；當趙氏故作開適之態揚起球竿的時候，他的雙目究竟緊盯着哪一個洞穴，心中澎湃着怎樣的狂瀾……然而，我們却可以從他的一系列行動——垂淚對學子、杯葛戒嚴會——理得出判斷。海外有人認為趙紫陽含淚是他人性的一面，不說明任何問題，錯矣！對於趙氏這樣的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藝術家而言，在廣眾注視之下放逐眼淚或者展露笑顏都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姿態。

正是趙氏以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尊做出的政治姿態，極大地鼓舞了各階層民眾的鬥志。甚至，當屠城軍的槍口已對準青年學生的胸口時，廣場上還有這樣的傳言：「趙紫陽、閻明復說只要大家堅持到明晨，他們就會有辦法……不必追查這一傳言的出處和真實性，它實際上代表了六四之前民衆普遍的認識水平。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的喪失是在六四之後而非在此之前。鄧李楊的屠刀使中國民主運動邁過了一個血腥的、却是必須通過的台階。如果說，六四之前民衆對中共仍然持幻想的話，那麼趙紫陽先生便是這種幻想的承載者。」

陳希同報告以及中共官方論調認為：「作為黨的總書記的趙紫陽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反其意而聽之，完全正確！」

囚徒獄長各居其位，個位億位不容混淆。分析共產專制制度下的官民矛盾，切莫忘記這兩條根本原則。

日本鈴木才能教育教室

鋼琴教師陳彩珠：

加州大音樂碩士
日本才能教育學校研修

小提琴教師董真海：

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畢業
日本武藏野音樂大學研修
日本才能教育學校認定指導者

The Suzuki Music Center

Piano & Violin Instruction

Elena 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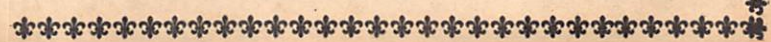
M.A. In Music
Matsumoto Certified Suzuki Teacher

Masami Yoshizaki

Peiking Music Conservatory
Tokyo Certified Teacher

2231 Rivera St.
San Francisco, CA 94116

Tel: (415) 661-9888
Fax: (415) 661-5325



康有為： 從維新派到保皇派

陳
雪



康有為先生

一、天降大任

「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這是十九世紀上期出現在中國啟蒙運動史上第一顆啟明星——龔自珍對他那個時代的真實寫照。那時候，清王朝建立在「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血腥統治基礎上的寶座已經斑駁不堪，逐漸動搖了；「康乾盛世」相對穩定的文治時期所煥發出來的光影也逐漸晦暗了。在龔自珍之後，到了十九世紀的中、後期，外國資本主義的砲艦和商船敲開了中國的門戶，使這具封閉的木乃伊暴露了它僵屍的腐朽性；在席捲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沉重打擊

下，所謂的「同治中興」也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很快便偃旗息鼓了。尤其是，發生於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統治集團三十年洋務運動所寄托的「船堅砲利」「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夢想也灰飛煙滅了。統治集團在哀嘆和相互指責中一籌莫展，不知所措；官僚機構在貪贓枉法、賄賂公行、官商勾結、人欲橫行中無聲而又無奈地腐化、糜爛，臭不可聞。而新社會的萌芽也在夾縫中艱難地成長着，人民群眾在寂靜中積聚着憤怒的岩漿，尋找着火山爆發的缺口——這就是戊戌變法時期中國社會的概況。

康有為就生長在這樣時期的一個封建士大夫家庭中。他十九歲跟隨廣州一位著名的愛國學者，理學大師朱次琦學「義理」，對中國古代的典籍已經成竹在胸，而對於明末啟蒙大師顧亭林所提倡的「經世致用」，關懷國事、憂心民瘼的優秀傳統和優良學風也浸染很深。二十三歲（一八七九年）他曾到香港一遊，初次見到了外國人治國的法度，才省悟到過去把西方國家當作夷狄看待是閉關鎖國狀態下養成的偏見。於是，大量地購買了外國的翻譯書籍進行研讀。二十五歲（一八八二年），他去北京趕考不第，回來時路過上海、香港，再次增長

了對西方的見聞和瞭解，於是更加勤奮地研究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理、化、數學等自然科學知識。

二、公車上書

康有為自稱：「吾學三十已成」。因此，在他自認思想已經成熟的三十歲那年——一八八八年，他第一次上書清帝，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請求變法。此後，他就一發而不可收，為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做了整整十年的準備工作。

首先，他聚眾講學，著書立說，為變法維新做了廣泛而深入的輿論動員工作。

從一八九一年開始，他應陳千秋、梁啟超之請，在廣州長興里萬木草堂講學，聚集學生一百餘人。講學內容主要是中國數千年學術源流、政治得失，並與外國的情況相對照。以後，又把講學活動推展到廣西。

與此同時，他刊印了為變法尋找理論和歷史根據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新學僞經考」。在這本著作中，他考證了王莽篡漢以後建立的「新朝」（公元九年至二十五年）所頒行、提倡的用古甲骨文寫成的儒家經典並非真經，而是出於王莽的侍從之臣劉歆的偽造，從而沉重

地打擊了宋朝以來知識份子高談經典義理，清朝乾隆、嘉慶以來埋頭於繁瑣考據這兩個長期以來嚴重嵌制人們思想的理學學派和考據學派，宣告了儒家經典並非神聖不可侵犯的聖物，而是被人偽造的膺品，是可以懷疑，可以否定的東西，從而動搖了人們「恪守祖訓」的觀念，為變法維新奠定了理論基礎。

另一部同時編纂並於一八九八年春正式刊行的著作是「孔子改制考」。在這種著作中，康有為大膽地指出，所謂的儒家經典並非出於堯、舜、禹、周文、武這些古聖先王，而是孔子出於「托古改制」的目的而手定的著作。而孔子所改的制，就是封建制；所立的制，就是選舉制，所嚮往的就是「民主」的「太平之世」。康有為就是這樣把「述而不作」的孔子，變成了托古改制的孔子；把封建主義的孔子變成了資本主義的孔子和變法維新的孔子，從而減輕了頑固派施加給維新派的「非聖無法」的壓力，並為「布衣改制」，平民參政掃清了道路。

康有為的這兩部著作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前者的歷史功能是被破，破除了封建經典的神聖性；後者則是立，論證了資本主義民權、民主、平等等新觀念的合理性。這在當時的思想界不啻是發聾啟聵的思想大震蕩，人們稱之為「火山大噴火」，是「颶風」，而康有為也被一些人稱為「狂人」。

其次，在一八九八年六月正式變法維新前，康有為七次上書清帝，並發動了舉世聞名的「公車上書」，集中力量說服光緒皇帝（名戴，公元一八七五年—一九〇八年）奮發圖強，決意變法。

「公車上書」是康有為發動和組織的一次赴京趕考的舉人們的集體請願活動。時間是在

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四月初八日）。當時，正是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的第二年，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之後的半個月。在瓜分危機迫在眉睫的危急存亡之際，康有為聯絡了十八個省，一千三百多名舉人在北京宣武城南松筠庵集會簽名，由康有為用兩天時間起草了兩萬言的「上清帝書」。（即第二書）在這次上書中，康有為請求「下詔鼓天下之氣」、



康有為著作

「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變法的要領是「富民」、「養民」、教民。而具體的辦法則是修鐵路、造機器、開礦山、興農業、惠商賈、恤貧民、立學堂、開報館、講孔學、裁冗官、辦外交以及瀟下情等等。

這次「公車上書」，是康有為第一次向光緒用「公羊之義」來推論變法的必要性；是康有為變法維新的提綱挈領式的較為全面的闡述；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正式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第一幕。而在此後「上清帝第四書」中（同年六月三日），康有為則第一次提出「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

復次，在爭取實行從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時，康有為和他的學生以及同情者們，又在全國各省建立了各種組織，辦起了許多報紙，為變法維新做了組織上的準備和實際行動上的推展，從而推動了變法維新的實現。

在組織方面，除了北京的強學會以外，還有上海的強學會、萬國公會、農學會、不纏足會、武昌的質學會、廣州的粵學會、知恥學會、長沙的南學會等等。報紙更是如雨後春筍，遍佈各地，如北京的「中外紀聞」、上海的「強學報」、「時務報」、長沙的「湘學報」、天津的「國聞報」、重慶的「渝報」、杭州的「經世報」等等。同時，各地又辦起了各種新式學堂以聚集和培養維新人材。如湖北的武備學堂、長沙的時務學堂、北京的京師大學堂。此外，還開辦了一些譯書局，專門介紹西方各國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學說。

就這些組織、報刊、書局、學堂的主要組成人員來說，他們都是帝黨官僚派和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混合物，其中也不乏見風轉舵成包藏禍心的陰謀家、野心家如袁世凱之流。而他們活動的範圍也多限於中上層官僚和知識份子中間。而其中較突出的是湖南時在作育人材、推行新政、改變風氣等方面都領先於全國，當時有「小巴黎」之稱。（表示人們嚮往法國革命之意）

三、百日維新

在全國上下變法維新的呼聲風起雲湧之時，在帝國主義在華劃分勢力範圍、割地賠款狂潮迫在眉睫之時，在帝后兩黨相互傾軋，后黨氣燄日盛，帝黨地位岌岌可危之時，光緒皇帝毅然接受了維新派的請求，於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即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頒下了一「定國是詔」，宣佈了變法維新從此開始。在這個詔書裡，光緒強調了「練兵」和「興學」兩件事是當務之急，目的即在於強國和勵才。同時，也提出了「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仍然彈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派老調和基調。

在一百零三天的維新變法時期中，康有為共向光緒皇帝呈上了三十七道奏折，其內容不外乎要求在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四個方面實行除舊和佈新，其中以佈新為主。具體說來，在政治方面，康有為要求制定一部不根本改變封建制度而可以發展資本主義的憲法；在經濟方面，康要求保護工商業，適當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在軍事方面，康要求重練陸海軍，挽救被瓜分的危機；文教方面，要求廢科舉，辦學校、譯新書，培養新人才。其中尤以「定憲法，開國會」的建議最有創意。

與此同時，光緒皇帝共頒了六十五道「上諭」，相應地提出了在以上各方面的改革命令和意見。但是，他對於開國會，定憲法「滿漢不分，君民合治」等建議却一直未曾頒諭。

在變法伊始的第五天——六月十五日，老謀深算的那拉氏下了一道命令要光緒遵命照辦三件事：第一，將光緒的老師，協辦大學士翁同龢革職，開缺回籍（翁的原籍是江蘇常熟）；

第二，將列名於強學會的直隸總督王文韶召回，換上親信榮祿；第三，定了一個規矩，凡任命三品以上官員授新職，必須到頤和園向太后謝恩。那拉氏的這一道一石三鳥的命令就使帝黨失去了德高望重的謀主和核心人物；就使頑固派牢牢地掌握了北洋三軍，控制了京畿重地，保障了頤和園的安全；就緊緊地抓住了用人權，致使新任命的維新派官員頂高只能是四品銜。在這道命令實施之後，那拉氏坦然地對光緒說：「你只要留着祖宗神主牌位不燒，辮髮不剪，我使不管。」說罷，就搖着鵝毛扇，優哉游哉地在頤和園消暑度夏，「穩坐釣魚台，且看風浪起」靜待維新變法的失敗了。

果然，一道道的變法詔書只不過是紙上談兵，並無實效。那拉氏完全不動聲色，聽之任之。只是在後期，在裁汰大批貪污、腐敗而又無知無能的官員，尤其是議處了那拉氏的親信，鬧得眾口訶訶，謠言四起的情況下，在譚嗣同等四位新人以四品銜進入軍機處，掌握要害部門，維新派將要得勢的情況下，在維新派迫不得已，動員袁世凱以新軍實行「兵練」，直接威脅到那拉氏的安全的情況下，她才傾巢出動，連夜回宮，囚禁光緒，處死六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維新派推進血泊之中，她對於以靜制動，以守為攻，成明守暗攻的策略的運用，對於反攻倒算時機的選擇，她用心的陰狠和手段的毒辣，比距此三十七年前她發動辛酉政變，從肅順等八個顧命大臣手中奪取政權，幹得更圓熟，更老到，更在行了。

四、流亡生涯

烈士喋血，智士遁海；無可奈何，無可非

康有為在一八九八年九月由京逃滬轉港，十月由港赴日。他在途中聽到光緒被囚的消息，曾賦詩哀傷：

忽瀛龍 醫太陰，紫微移座帝星沉。
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濤濤夜夜心。

在這種孤臣孽子，忠君愛主的思想感情的支配下，康有為與梁啟超在到達日本後不久，就在橫濱創辦了「清議報」，連篇累牘地讚頌光緒是「捨位忘身而變法」「愛民忘位」的聖君，並以「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為辭，拒與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合作，並於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在加拿大成立了「保皇會」，揭發了它的「專以救皇上」的宗旨，提出了「救聖主」就是「救中國」的口號，專以揭露和打倒慈禧為己任，到處歛款募捐，結會遊說。

然而地火在運行，革命在發展。一九〇〇年，孫中山發動了惠州起義；一九〇一年，革命派在日本創刊「國民報」鼓吹革命；一九〇三年，章炳麟發表了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洋洋灑灑，將康有為駁得體無完膚。一九〇四年，孫中山發表「敬告同鄉書」，明確指出「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東西之不能易位。」並號召大家「大倡革命，毋惑保皇」，與保皇派劃清界限。一九〇五年，孫中山將三個主要的革命組織合併為同盟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從此，推翻清朝成為時代之流。而康有為仍頑固堅持他的保皇立場，提出「預備立憲」的口號相對抗。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發，康有為聞訊，「惴惴恐栗」，連寫「救亡論」「共和政體論」「兩文攻擊革命，反對民主共和，並提出「虛君共和」，以孔子後裔充當「虛君」的政治主

議！

張。民國成立後，他於一九一二年成立孔教會，一九一三年創辦「不忍」雜誌，一意鼓吹復辟。一九一七年七月，他化裝進京，與張勳一起策劃清朝復辟，拉出溥儀「登極」，被任命為弼德院副院長。復辟失敗後，他躲進美國使館達半年之久，並寫文章咒罵「中國若仍行民主……終遂滅亡」。此後，他仍不甘心，「猛志除孫」（指孫中山）直到一九二七年病死青島。

五、從狂人到怪人

過去，與康有為同時代的人曾經把非聖無法，鼓吹變法的康有為稱作「狂人」，而把變法失敗後一意保皇，而且革命浪潮越高漲他保皇的意念越頑固的康有為稱作「怪人」，或是「頑石」。這真是一個沉痛的歷史悲劇。那麼，康有為的歷史功過究竟應該怎樣評估呢？由「狂人」到「怪人」的戲劇性轉變，決定性因素又是甚麼呢？作為後來人，我們應該從康有為的歷史劇中汲取一些什麼教訓呢？

首先，康有為的第一位的歷史功績在於：他在中國近代史上開展了第一次的思想解放運動。

在一八四〇年鴉片戰事以後的半個世紀中，中國曾經出現過一系列的改良主義啟蒙思想家。如本文開頭所說，第一位啟蒙思想家龔自珍的歷史貢獻在於憤慨、悲壯的心情揭露和抨擊了那個充滿貪污、腐化、卑劣、無恥、無可救藥的時代，從而為中國近代思潮開始了一個浪漫主義的前奏。緊接着，魏源、鄭觀應則現實主義地提出「師夷長技」「船堅砲利」及改良政治的主張。而封建頑固派則死抱着綱常名教、祖宗古訓不放，拒絕一切改革；洋務派則

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主張用西洋的科學技術和堅甲利兵，來鞏固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在這三種不同的勢力或思潮面前，康有為勇敢地打破了封建主戰聖賢傳二千年的統治，用明、清以來「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的陸、王心學來對抗「存天理，滅人欲」的宋朝程朱理學；用今文經來對抗古文經，用學校和策論來對抗科舉加入八股，用托古改制的孔子來對抗「述而不作」的孔子，用疑古、論古、微言大義經世致用來對抗繁瑣的考據和亘古不變的義理；用西方的科學知識來認識自然界，並演繹為哲學上世界觀、宇宙觀的闡釋。如康有為、譚嗣同將「電」「元素」「以太」當作天地萬物的本源，並以此來充實或更新中國古典哲學中「氣」這個基本概念的內容；以進化論來解釋中國歷史論證變法的必然。因此，康有為所倡導的這次思想解放運動，一方面表現了中國近代第一批先進的知識界那種向西方追求真理的天真和熱情，另一方面也表現了他們勇敢摒棄一切腐朽的、沒落的東西的勇氣和膽量。他們是中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是中國現代進步思想的黎明。

其次，戊戌變法運動在政治上上中國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勇敢的嘗試。如前所述，它的改革，不限於「器」和「利」，不同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重要的是它主張定憲法，開議會，實行君主立憲，君民合治，以打破中國兩千年來的封建專制制度，用日本明治維新的方式來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這在中國是破天荒的大事和創舉。

第三，它把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的保國保種的民族救亡愛國運動推向了一個高潮。這個運動發生於中日甲午之戰，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當然，更重要的是，它以失敗的結局，以血的事實，生動地宣告了改良主義道路是此路不通，年輕的脆弱的幼稚的資產階級要想與頑固的守舊的封建地主階級分享政權，只能是痴心妄想，是一廂情願的單相思。因此，它的失敗成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迅速崛起，壯大和成熟的催化劑。這是康有為所始料不及的。

七里長廊到石船，排雲層殿上通天。
龍巖流作昆明水，游客傷心宮樹烟。

這首作於一九二六年夏曆八月的詩，可以作為康有為醉心於復辟帝制的頑固保皇派的絕命詞。在帝制已經被推翻了十五年，昔日的宮苑已變為民衆的玩場的時代裡，他以老態龍鐘之身，行將就木之軀，仍夢想着「通天」，仍感沾着「龍巖」，仍哀悼着「宮烟」。其冥頑不靈！我們很痛心，很不忍心對他說出這四個字——可想而知。而與維新烈士譚嗣同留在監獄裡的題壁詩：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欲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以及在菜市口刑場上的絕命詞「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相比較，可以說，一個是立於高山之巔的壯歌，一個是徘徊在皇帝陵側的哀鳴；一個是召喚革命的高亢的號角；一個是悲泣腐屍的低沉的誅文；一個代表着未來，雖然將死然而方生；一個代表着舊日，雖然猶生然而已朽！其胸襟，其意境，其神韻，其氣魄，真不可同日而語；真令人難以置信竟是出自曾經是同一戰壕中的戰友。

六、英雄末路

然而，康有為何以未能與時代一同前進，

而由開風氣之先的維新派佼佼者變為向隅而泣的時代的落伍者呢？首先的原因就是，他與封建的經濟制度和政治體治保持着血肉的聯繫，他不願從根本上改變封建的專制體制，而只乞求在封建體制允許的範圍內實行改良；他投其所好地屢次上書，而最能打動封建統治者心理的就是「日本變政考」。也就是說，皇帝和他所指望的改良，最好的情況也只是在中國出現一個明治天皇或彼得大帝，而不是華盛頓或羅伯斯庇爾；是君民共治君主立憲的帝國，而不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更重要的是，他把個人的命運，一己的禍、福、休、咎、進、退、得、失完全與皇運的興衰隆替結合在一起。把百日維新的實行只看作是光緒的聖明和對少數個人的恩寵，而沒有看作是時勢的必然和帝后兩黨鬭爭的產物；把戊戌政變也只是看作是那拉氏個人的兇殘而不是封建專制制度的頑固。在這樣一些基本的政治立場和思想認識的支配下，就決定了他以曾經有過花翎頂戴，曾經上過金鑾寶殿，曾經參預戎機而感榮宗耀祖，光大門楣；就決定了他在出國以後藐視那由穿着布衣、沒有功名和官銜的留學生和普通華僑組成的革命黨；就決定了他至死不悔於孤臣孽子的心態，直到最後做了聖主明君的殉葬品。

康有為蛻化為保皇派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那一套維新變法的理論體系裡埋伏着復辟倒退的契機。他把維護正統的孔子裝扮成托古改制的孔子。然而，這個本來已經斑駁陳舊的牌位在被塗上資本主義的油漆以後，却以它的詭譎化腐朽為神奇，保持了它偶像的地位；到了一定時機，托古變法復古，俏皮多變的孔子恢復成道貌岸然的孔子，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嗎？同時，他的公羊三世改世說也存在着嚴重

的缺陷。他把中國堯、舜、禹的無固定君主的傳說時代當作「據亂世」，殷、周以後有固定君主的時代當作「升平世」；「君主主憲」「君民共治」時代當作「太平世」。而在這每一個「世」裡，又有無限個三世；三世之中還有三世。從這樣一種歷史進化論出發，中國社會只能是在無限多的「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大大小小的圓圈裡兜圈子。有時是由「升平」進入「太平」（在百日變法之時）；有時却是由「升平」退到「亂世」（在變法失敗，和帝制被推翻以後）。這樣以來，在康有為那裡，歷史就變成了時而前進，時而後退，無軌跡可循，無方向可覓的迷魂陣，成了任人擺佈的糊塗帳。因此，變法維新由我，復辟倒退也由我，一切都由「乾綱獨斷」，不容庸眾置喙。這種歷史獨斷論必然導致政治上的專制獨裁論。同時，這種「三世進化論」，主張「進化有漸」「因革有由」「徐導大同」「不能躐等」歷史只能是緩變和漸變，而不能發生飛躍的質變和突變。這就從理論上為他前期的妥協和後期的墮落留下了迴旋的餘地和藉口。

再一個原因，就是他對「亂」和「革命」和「群衆」，患着極大的恐懼症，他甚至把這三者當作同義語。在著名的「公車上書」中，他曾經擔心「金田之役，將復起矣！」說明他主張變法的一個目的是唯恐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再起；而在變法失敗後，與民主革命派的辯論中，他也一再宣稱：革命自立是「速求滅亡」，「是以忍報德，以仇報恩」。而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國以後，他更是以為從此就要天下大亂了，於是急忙「保教」「尊孔」，提倡「君臣」「思孝」，企圖用意識形態上的禁錮，來復活那一個已被推翻的帝制。

最後一個原因，就是康有為在出國以後，

遊歷了歐、美、亞、非等三十餘國，他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如貧富懸殊、工人罷工、殖民者以掠奪等，從而使他由對西方物質文明的嚮往，倒退到對中國封建制度和倫理、道德的復歸；由對於以西方為藍本的「大同世界」的幻想，倒退到對理想的丟棄。他在晚年時以無限懊惱和懺悔的心情寫道：

「追思戊戌時，鄙人創議立憲，實鄙人未察國情之巨謬也。程度未至而超越之，猶小兒未能行而學踰牆飛瓦也。」（「不忍」雜誌匯編二集「國會嘆」）。

康有為就是在這樣一種思想境界中走完了他人生的末路。

行天談

律師事務所

各州各類之移民案件 房產買賣 生意轉讓
意外傷害 分居離婚 政治庇護 商業契約

321 BROADWAY, 6FL., NEW YORK, N.Y. 10007

曼哈頓百老匯大道321號六樓(移民局正對面)

212 693-1303

請電話預約

讀

作
編



得人心者得天下

丁楚先生：您好！

收到你寄來的刊物及信，非常高興。仔細讀罷，特別是路邊的兩篇「觀察家」，我很爲其冷靜和明智而感動。我不會寫分析文章，恐怕寫不出你需要的稿子，所以接受刊物使我有愧。不過我是有些想法想與你談談：

民陣代表的發言我看了。八九民運前的一段時期，中國文化界、文藝界、知識界普遍泛濫着一種「浮躁」，這次看完民陣代表的發言，我第一個感覺是：「都浮躁到巴黎去了！」滿篇的浮躁！民運人士的主張和理想是進步的，但他們情緒是浮躁的。一種急於求成的情緒溢於言表，所以有「勝利」、「失敗」之類的詞匯。可我認爲民主運動不是一些活動、口號，它要達到的目的也不是「推翻」什麼，爲什麼「平反」等具體的戰果；民運是一種事業，要通過長期、不懈的努力，把民主意識強有力地滲透到民心之中，而不是只傳到人民耳朵

裏。這樣看來，被鎮壓下去，逃亡國外也是向勝利的邁進，而成立了多少組織，搞了多少活動，有多少了響應並參加這些活動等等，不應該是民運人士特別介意的事，更不能以此爲「勝利」。

民主運動的真正精英是人民，他們爲爭取一點點自由付出的代價是鮮血和軀體，而民運人士付出的只是國籍。人民起來了，並不是誰號召起來的，而是長期的忍耐實在忍無可忍，所以民運人士登高一擲，頓時從者如雲。民運人士如果不放棄「精英」的自我感覺，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與人民溝通（而不是「喚起」人民），我覺得他們很難成功。我是一個世界主義者，有些民運人士又是我的朋友，我從感情上熱愛他們也支持他們所做的一切；但在理智上，我強烈地感到他們要多花精力去瞭解解人民，從人民的角度考慮問題和行事。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了天下以後還得人心才行！這才是民主。領袖借衆之人而叱咤風雲，決不可以爲自己的責任乃是「喚起民衆」。

堅定地辦好這份雜誌

編輯先生：

七十七期針對華僑對中春患有恐懼症已開出了解藥達八貼之多，唯楊遠先生的最爲中肯「……堅定地辦好中春這份雜誌……」是的，只要文章有內容有足夠的說服力，對於認真思索的讀者們永遠是具有吸引力的。順便給你們一點意見吧：希望你們永遠不要登載那些造謠湊趣的文章、罵街文學及那些手淫式反共家的文字，多載些實在的、科學的、誘導性、啓發

李思叢



性、探討性、解剖性的文字。越接近真理的東西越不須要任何人或任何權威去扶持的。當然啦，如果只是唯銷路着想，一味討好廣大讀者的話，我勸你們趕緊向美國的 PLAY BOY 看齐，包保要發財的，但思想嚴謹的讀者是不會感興趣的。

編安

我總是和風車作戰

卞光先生：

讀你上期中國之春讀作編一欄中的來信，有些事情需要解釋。你說我們在「中國之春恐懼症」討論時盡是一面之詞，而無另一面之詞，似乎給人的印象是人們並不恐懼。

實際上，中國之春的恐懼症也好，厭惡症也好，全是鬼打牆一樣的現象。所有指責中國之春的人似乎只敢在背後議論，而真正請他們當面議論時，反而一個也沒有。你也可以看出，在討論過程中我一再要求別盡吞中國之春說話，多批評我們。可是敢來開會的都是不恐懼的，而恐懼者不敢來，這也很能說明問題。最近我常外出講演，很想就中國之春的問題和人辯論，可是我發現我總是和風車作戰，以致我真有點懷疑批評我們的人是否真信他們有理。

其實共產黨也是這個德性，別看他們總是氣勢汹汹地罵我們，可是只要在動口不動手的地方，他們從不敢和我們正面交鋒。我們到處找大使館的人論理，可是他們總是繞着走。只要在他們不敢動手的地方，共產黨從來是口下

景迅

十月二十日



敗將。君不見夏穎奇領事在肯塔基三走麥城。我相信，中國之春是不怕批評的。

丁楚

十一月卅日

中春作者出入大陸



編者致讀者、作者：

最近，我們收到不少讀者反映，稱贊本刊越辦越好。這的確是對編輯部同仁的莫大鼓勵。其實，一份雜誌要辦好，主要靠大家肯惠賜佳作。中國之春是一份民運刊物，搞得好，它能對當下的民主運動有推動，日後也少不了為史家們所重視，當作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和思想史的必讀資料。只不過要想做到這一點，還需要海內外有識之士多多關懷才是。過去背着「反動刊物」之名，害得不少優秀的作者望而却步。現在好了，橫豎大家都成了「反革命」。中春的稿源或許會豐富起來。倘若某些作者仍有顧慮，盡可以採用化名，直接寄交給中春編輯。中春的保密工作還算不差。至少近來在中春上用化名發表文章的人，還沒有洩密的（幾位化名的作者平安出入大陸即為明證）。當然，由於編輯部人手有限，眼光有限，有些稿件未能及時妥善處理，有些好文章失之交臂，這都是懇請作者原諒的，今後我們定將努力改進。當今中國正值多事之秋，有志之士莫不憂心忡忡，躍躍欲試。中春雜誌願竭誠服務。另外，在此辭舊歲迎新春之時，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讀者訂購本刊，或者是為朋友代訂一份作為新年禮物。

編輯部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五日

講究戰術

中春編輯部：

中共反動當局最怕人民的覺悟。人民的覺悟來自於自己痛苦的經驗和外界的信息。中國已經給了人民足夠痛苦的經驗，現在它最怕的是啓迪人民的各種外界信息。許多跡象表明中共加強了對國際電話的監聽及信檢，正展開一場「信息冷戰」。如果我們嚴肅認真地對待這場戰爭，那麼就現實來講，強動率廣播好比是「正規軍」，郵寄宣傳品是「游擊隊」，「麻雀戰」，當年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可以驗證游擊戰是制敵的有效手段。

中國民聯的千百盟員和各兄弟組織的戰友們，平時應以郵寄宣傳品為己任，持之以恆，開展「游擊」活動。由於中共當局仍然「堅持開放」，它不可能截取所有海外郵件，只要我們講究戰術，絕大多數信件可以寄達國內。我們的經驗是：

- 1、不使用大信袋，只用日常家信的信封；
- 2、不使用安全信封，使用略可透出內容字跡的白信封；
- 3、宣傳品外襯手寫體紙（如可寫一張無用的信後復印多張備用），使從信封外可略見字跡；
- 4、每封宣傳品不要太多超重。
- 5、信封上一定要有寄信人詳細地址姓名（可以是假的，有的戰友只寫個USA，那等於寫「內有宣傳品，請扣留」）；
- 6、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儘可能詳細（可以是不熟的人或已去世的人名，或不存在的名字，總有人會「代拆」信件的，只要不大量落在



郵檢處手裡就是勝利）。

總而言之，寄宣傳品的外觀，要和一封普通家信一樣就可「突破封鎖綫」。當年的游擊隊員不也和老百姓一模一樣嗎？

此外，順便建議民聯總部下發的宣傳品，在裝訂尺寸、用紙厚薄，甚至在封面偽裝方面，都可在最初設計時詳盡考慮，給寄件人提供方便，以獲「游擊戰」的最佳戰績！

李志強

望於更正

中春編輯部：

本期（七十九）「中春」有關成立七週年的活動報導中提及我的簡介部份與事實有頗大出入：

來美前我是中央樂團交響樂隊第一小提琴手，曾任小樂隊首席兼小隊獨奏演員，十八歲時並未參加過國際比賽活動，而三年後進中央音樂學院管弦系，我因貼大字報而被劃為右派。我的手是受損於多次下放勞動中。特此借貴刊一角，望予更正。

洪威廉

注意保護國內人士



我是由大陸來美一員，也是中春讀者。讀「紅色恐怖下的北京」一文，編者為保護作者的安全，用江河海化名這很好。現在大陸上水深火熱鬥爭中的民主鬥士處境更險惡，所以應倍加愛護。因中共的整肅是十分殘酷的，挖空心思的整人，並且運動仍向縱深發展中。中春不要為他們提供任何綫索和砲彈來傷害民主鬥

士。如「劉剛與北大民主沙龍」一文敘述劉剛及其他一些民運骨幹的精英活動和計劃。這篇文章讀後確實很感動人，為有這一代青年精英而感到高興和有希望，但是此文可成爲劉剛及其他另外一些人士的一紙罪狀。因爲中共會收集和研究中春上的文章加以利用。那麼文章中涉及到的另外人士也會受到更深的迫害。

又如「紅色恐怖下的北京」一文，所述集體串供，個人否認，群眾保領導，領導保群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等具體鬪爭方法，要少登和不登。對敵鬪爭中要揭露、瓦解、打擊敵人的要害，但不要輕易地暴露自己。所刊文章應以不損害民主人士的人身安全和保護民主力量爲前提。因此這類稿件刊登要特別慎重，可暫不刊出全文或適當時候再刊出，這樣做對保護國內民主力量渡過紅色恐怖較有利。

萬合章

注意「文通理不通」



中春第七十九期吳牟人的「什麼是非暴力」一文寫得很有特色，值得細讀。作者不愧是非暴力學分析哲學的。分析哲學有個原則，叫「明晰優於深刻」，一篇政論文章好不好，首先要看它概念是否清晰、邏輯是否多密。這個要求看來很簡單，其實要做到並不容易。中國人寫政論，講究的是氣勢，輕視的是推理。以前古人批評說中國人「政論文，大半是「文通理不通」，就是指的這層意思」試看今天國人寫的政論文章，有幾個能擺脫這種毛病？這是一個文風問題，但又不止是文風問題。建議中春開闢一個欄目，專門就中春上面的文章進行評論，不僅是着眼於觀點的異同，也不妨對文風、文

體乃至寫作方式、思維方式評短論長。這實在也是克服舊的思維模式的一個重要方面。不知讀者、作者和編者們以爲如何？

讀者 蘇喬

「吾盟」應該刪掉



丁楚：

新的七十九期「中春」恢復「讀、作、編」，我覺得就應該像這樣短小精悍而且放在最後，編輯部應該對讀者來信大量刪減，「讀、作、編」最好不要超過兩頁，有些老學究式的語言也最好刪掉，像「大鑒」、「吾人」、「吾盟」、「鼓倡」之類，還有像「望」「中春」發表「這樣的字也應刪掉」。

我希望「中春」還應多爲打自己的知名度做一些文章，比如以簡訊形式報導一下中春成員的一些活動，不能總是做無形的事而讓人覺得中春沒有做什麼。

吳方城上週來參加了第十八屆AMERICAN LEADERSHIP CONFERENCE會議，我正想促他寫一篇報導給「中春」投稿。

石劍鳴

八九—十一—廿三



說評人誰罪功千秋 集照片案血門安天

精裝燙金封面，全書200頁特級銅版紙彩色精印。
210幀權威照片，版權購自世界各大通訊社。

請珍藏歷史見證，購送客最佳禮品
唯一中英對照本，美華人人可閱讀

(美國市場零售價\$29.50,詳見「世界日報」出版廣告)

現特別優惠中外民運人士及中國留學生價\$24元，每本請加郵費：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美國\$1.60

支票請寄：CHINA SPRING (中國之春)

加拿大\$5.00

74-14 WOODSIDE AVE

歐洲\$14.00

ELMHURST, NY 113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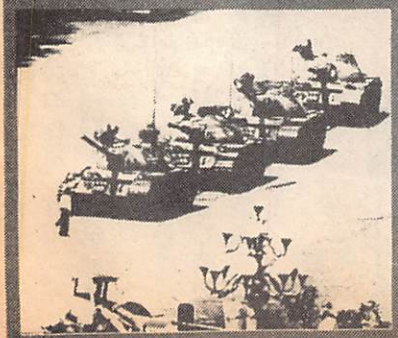
南美洲\$9.00

電話：(718)429-6777

亞洲\$20.00

獻給自由

DEDICATED TO FREEDOM



「於無聲處」來的消息

中國之春編輯部：

我剛從北京來到美國。我願意向海外的朋友們講一講國內最近的情況。

六四之前，我們大家都沒想到政府真會開槍殺人。六四之後，全國一片恐怖。許多人都感到消沉、絕望。今後怎麼辦？中國還有希望嗎？

當然，人心沒有死。現在，人們私下談話時，沒有不罵政府的。東歐變化的消息傳到國內，有些當官的說，還要走着瞧。老百姓都很振奮，希望中國也能發生那樣的變化。

抵制情緒到處可見。今冬北京人抵制買大白菜就是一例。上面很緊張。至今不敢解除戒嚴。大學裡都派了工作隊，北大門口還有警衛（我照了相，附上）。

國內的人很關心海外的情況，民聯、民陣的事情，不少人都知道一些。「新聞自由導報」和「中國之春」偶爾能見到，大家都爭着看。臨出國的頭兩天，北大的一些人還收到中國民聯寄來的文章，胡平寫的「大陸民運下一步」。國內的人們最希望知道的是中國未來的前途，是我們現在可以做些什麼具體的事情。希望海外的人們對這些問題提出更令人信服的分析和提出更多的現實可行的辦法來。有人說，明年的四五到六四，可能要出事，那麼，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國內關心政治的人對你們寄托很大的期望。你們能把工作深入到國內來，這是很不容易的。實際上，今天國內也有不少

人敢冒險做些工作的，你們是不是可以和國內的人更好地配合。

國內還在抓人。抓參加運動的人，也抓什麼小偷、賣淫的、賭博的，叫除六害。誰都不知道柴玲哪兒去了。參加運動被抓的人，大家都認為是英雄。

我因為忙着辦出國，怕惹麻煩，沒有打聽更多的情況。臨走前回了趟老家天津，聽說南開大學要開除金岩石，我認識金岩石，原來是南開學經濟的。

對了，這些天，國內人對在美國的留學生要求通過關於「一簽證的一個法案的專議論」也很多。多數人都不支持。當官的說那些人是國家出的錢，不應該不回來。老百姓抱怨說這要一來把我們出國的路給斷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還不太清楚。不過我想提醒海外的人，做事時考慮得更全面一些。

天安門開放，花十塊錢可以上城樓上看一看。長安街上坦克的履帶印還看得見。聽說警察與軍隊之間有點子矛盾。國內的人，能出來的還是都想出來。國內表面上是安定的，實際上大家都一肚子牢騷，這使我想起魯迅的詩「于無聲處聽驚雷」。

祝新年好！中國的希望在你們身上。

江山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八日



北京大學正門警衛森嚴

我們在夜空中

建立神像

神像跌碎

在血腥的廣場

我們在廣場上

拯救明天

明天碾死

在黑暗的夜晚

輓歌

未明湖



我們在夜晚裡

尋找尊嚴

尊嚴摔倒

在自由的墓園

我們在墓園裡

彩虹彩虹

彩虹哭死

在冷漠的夜空

海內外民主運動大事記

薛偉整理

十一月
六日

傳來自北京的內部消息，在中共最新通緝令上名列第一和第二的王軍濤和陳子明，均已於日前在逃亡途中被捕。

波蘭聯合工人黨（即波共）在其十六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宣佈：該黨本身及社會主義已經「破產」，並呼籲組織一個新政黨。

美參眾兩院協調會議通過廣泛制裁中共條文，但若是北京改善人權，或有礙美國國家利益，可授權總統免於執行。

七日

由於逃亡潮和大示威，使東德陷入了危機之中，東德內閣被迫宣佈總辭職，並將召開國會選舉新政府。

因中共領導內部嚴重分裂而數度延期的五中全會，傳在北京一家飯店內秘密舉行。會中將對趙紫陽和經政等問題進行激辯。

八日

鄧小平辭去中共軍委主席，由江澤民繼任，楊尚昆為第一副主席，劉華清為副主席，楊白冰任軍委秘書長，這是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決定的。

東德政治局委員總辭職，以示對局勢混亂負責，改革派大將莫卓被推舉競選總理。

前往香港參加民主運動的中國民聯成員陳軍，在香港機場遭香港移民局留置，確定將被遣返回美。另兩位民聯人士汪岷、錢達力排阻撓接踵前往。

成都公審民運人士，有六人當眾被槍決。

天安門廣場北京工自聯副總指揮岳武在紐約表示，他將爭取美國勞工聯盟支持，重組工自聯推展大陸民運。

東德政府宣佈開放邊界，柏林圍牆全面解禁，無條件准許移民和自由旅行。

中國民聯成員陳軍、汪岷、錢達均遭港府拒絕入境，民聯發表聲明，指其違反國際慣例。

傳湖南、江西兩省邊境地區出現一支鐵道游擊隊，經常奪取火車上的物資，並將這些物資分給平民。

東德當局打通柏林圍牆，百萬民衆湧入西德觀光探親。

鄧小平向中共高級軍官講話，強調全力支持江澤民。遲浩田透露六月四日下令派兵鎮壓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的，是鄧小平本人的決定。

中共中央委員會已正式表決通過，將趙紫陽逐出中央委員會，另有消息

稱：三十八軍軍長李際均因在六四事件中，抗命拒殺無辜，最近被軍事法庭判刑十年。

東德國會秘密投票選出首位非共議長馬洛達，莫卓當選總理將推動經濟改革。三十萬東德人在萊比錫示威要求結束共產黨統治。

意大利共產黨向時代屈服，正式宣佈將改變黨的名稱，並可能拋棄馬克思主義。

保加利亞新領導人穆拉迪諾夫表示，他的政權將逐步走向自由化，並為十一名黨內不滿份子平反。

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讚揚東德改革，他說蘇聯及其盟國正朝向一個新的和平時代前進。

美國前駐中國大使羅德說，美國應維繫對台灣人民的承諾，並予美國境內的中國大陸人民以道義上的援助，而美國與中共恢復關係，須待北京出現新的政權。

保加利亞共產黨舉行中央全會，整肅高階層的死硬派。捷克政府廢除人民出境簽證限制。

鄧小平在中共軍方一次會議上說，台灣若搞獨立，中共就要出兵。台灣問題應當提到工作日程上，不能老用笑臉對付台灣。

東德將組「大聯合」政府，總理莫卓邀各黨派共襄盛舉，新內閣二十七職位，共黨將只佔十餘席。

李鵬在巴基斯訪問中，首度評論東德變局，聲稱北京政策決不會受到動搖，並說東歐改革是否有益還得「

等着瞧。

內容是大陸J簽證學生可免返國兩年就可改變身份，要求移民局認真考慮因「一胎化」申請政治庇護案的「波洛西」——阿姆斯特朗法案，被參眾兩院一致通過，但布希可能否決此案。

十八日

保加利亞新總統穆拉迪諾夫表示支持自由選舉，各地民衆集會要求實行民主改革。

東德國會通過政治經濟改革方案，莫卓允諾民衆將享受更多權利。

十九日

中共當局向美國駐北京大使李潔明就美國國會通過制裁中共一事提出抗議，中共副外長劉華秋說，這些制裁措施嚴重地傷害中美關係。

羅馬尼亞共黨領袖丘沙士古反對蘇俄式的改革，羅馬尼亞響起更換領袖呼聲，丘沙士古呼籲舉行世界共黨高峰會議。

二十日

捷克三十多萬群衆在布拉格示威，高呼「自由！自由！」，要求共黨領導階層辭職。

蘇俄共產黨致函羅馬尼亞強硬派，留意東歐改革潮流，並表示謹守不干預政策。

東德四十萬人要求選舉自由，並譴責最近實行的改革是「作秀」。

紐約舉行在中共領事館前的「天安門廣場」的命名典禮，紐約市長郭德華再度邀請中共總領事翁福培投奔自由。

捷克政府保證與政治反對派展開對話，並保證不會實施戒嚴。東德政府

廿二日

向西德許諾，兩年內實行自由選舉。鄧小平指示防止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式改革的政治觀念滲入。鄧小平認爲東歐的非共演變乃是戈氏的影響及東歐國家領導階層太軟弱的結果。羅馬尼亞共黨反對改革，丘沙士古連任黨領袖，表示繼續保持獨立立場不受莫斯科牽制。

廿三日

中共再度駁斥波洛西法案，中共副外長劉華秋在會見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代辦時表示：「至爲憤怒」，認爲只會損害中美雙邊關係，促布希否決。大陸民運人士李祿在美國國會作證，中共干擾郵件，脅迫留美學生、外僑及在大陸親友常遭威脅。

廿四日

捷克共產黨向改革洪流低頭，總書記傑克斯下台，政治局書記處總辭職，由新人烏巴涅克擔任總書記。東德共黨領袖柯倫茲再度讓步，公開承諾修改東德共黨掌權的憲法條文。

廿五日

新華社利用「瞭望」專文提出嚴詞警告，決對「台獨」作強力反應，若認爲北京「不敢動武」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想法。

中共宣佈從事私人企業的人今後不能加入共產黨。

廿六日

台灣十一月下旬將舉辦大陸民運學術會議，萬潤南、劉賓雁、胡平等人都將應邀出席。會議由政治大學國關中心主辦。

保加利亞解散秘密警察，廢除批評共黨政府判重刑法條。

廿七日

蘇聯國會通過法律，波羅的海三國

獲得經濟自由。

匈牙利第一次公民投票揭曉，執政黨落敗，明年一月選總統計劃化爲泡影，新的國會選舉是在明年三至六月。捷克和平革命新高潮，數百萬工人舉行全國兩小時的總罷工，艾達梅總



捷克人民示威遊行要求民主自由

廿八日

理承認罷工的合法性，但要求罷工只應舉行幾分鐘即可。捷克共產黨決定放棄獨裁，擬改組聯合政府，國會討論修憲，將刪除保護馬列主義，及共黨三條文，結束共黨專政。

印度國大黨在大選中挫敗後，自願退居在野黨，印度總理甘地遞辭呈，

反對派壽組政府。

西德總理寇爾提出西德統一十一點計劃，西德喝采，美國歡迎，東德拒絕，蘇俄疑慮。

廿九日

七十一名參議院聯名致函布希，敦促簽署波阿法案。

羅馬尼亞禮操皇后柯曼妮絲，逃抵匈牙利投奔自由。

民主中國陣綫理監事會下月六日在波士頓召開，將討論決策、組織、財務法規細則，並將討論與台海兩岸關係及西藏問題。

三十日

美國總統布希否決波阿法案，另外發布類似行政救濟的法令，免除「一簽證學生必須回國兩年才能改變身份」的規定，直至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為止，全美學自聯拒絕接受，國會擬反否決。

菲律賓發生兵變，叛軍飛機轟炸總統府，駐菲美軍受命協剿叛軍。

中國民聯主席胡平和陳軍應加拿大麥基爾大學之邀請，前往該校進行演講，獲得當地留學生和華僑的熱烈歡迎。

十二月一日

據香港「爭鳴」月刊報導，鄧小平已製定了統一時間表，五年之內解決台灣問題。

戈爾巴喬夫會晤教宗達成協議，蘇聯將與教廷建交，並允許烏克蘭天主教會登記。

二日

台灣選舉揭曉，縣市長中，國民黨佔十四席，民進黨六席，無黨籍一席，六成選民支持國民黨，民進黨獲百分之三十選票，其他背景當選者佔一

三日

美蘇結束高峰會議，肯定雙方新關係，雙方同意揚棄冷戰，明年簽約大幅削減武器。

東德中委會政治局總辭，柯倫茲喪失共黨領袖頭銜，前領袖昂納克被開除黨籍；三名前助理被捕。兩百萬示威者結成人鏈，貫穿這個國家的一千三百公里領疆。

四日

捷克布拉格學生大示威，抗議中共暴力鎮壓民運。美加民運團體大結合，組成的「北美美籌備會」在舊金山舉行的民運團體研討會中宣佈成立。

蘇聯和華沙公約盟國一起譴責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事件。蘇聯政府聲明入侵捷克的決定是「錯亂的及不適當的」。

五日

東德民衆更新示威旗幟，要求共黨下台，兩德統一。又有二十萬人民走上街頭要求選舉自由。路透社電傳陳雲病危，趙紫陽因心臟病住院。

移民總局解釋布希法令，凡今年十二月一日在美的「一簽證大陸留學生，都可以豁免必須回國兩年的規定」。

中共官方的北京青年報透露在天安門事件二十四天內，有二千五百多名「暴徒」被捕，學生與工人未列統計。

東德政府解除了共黨民兵武裝，秘密警察領導階層總辭職，前東德領袖昂納克等被軟禁。

我願幫中國人獲得自由

政治庇護

專辦

工作許可 遞解出境 H-1 簽證
三年早經辦 經驗豐富 成功率高
收費合理 \$1500 華人助理陳先生
DOROTHY A. HARPER

HARVARD LAW BUILDING
691 S. HARVARD BLVD., SUITE B
LOS ANGELES, CA 90005

TEL: (213) 381-0187 381-1011 FAX: (213) 381-1601

詳情請問民聯洛杉磯支部 (213) 343-0896, (818) 458-1020

美國名律師
中國民聯法律顧問
中國民聯盟員

挑樂絲·哈澄





紅色恐怖下的北京



(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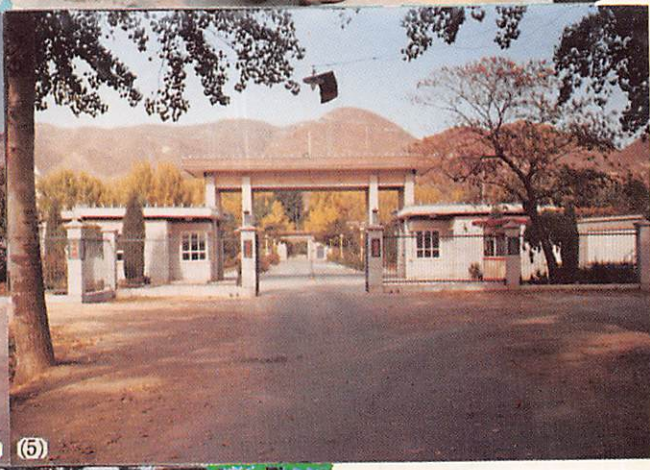
(4)



(3)



(6)



(5)



(7)

(1) 沒有毛澤東像的天安門。
 (2) (3) 北京城成了大兵營。
 (4) 聞名世界的全聚德烤鴨店生意冷清，在門口擺起了售貨攤。

(5) 誰能想象這就是令人毛骨聳然的秦城監獄。
 (6) 這是關押劉曉波的潮河招待所。
 (7) 中國的巴士底獄，鮑彤就關在這大牆內。



中國民聯聯絡站遍佈全球

中國之春銀行帳号: 96004533 BARCLAYS BANK 77-01 31st AVE JACKSONHEIGHTS N.Y. 11370

- | | | | |
|--|---|---|--|
| <p>美国纽约总部:
P.O. 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UNITED STATES</p> | <p>澳洲堪培拉聯絡站
G.P.O. BOX 2851
CAMBERRA ACT 2601
AUSTRALIA</p> | <p>美国路易维尔聯絡站
1249 S 2nd ST APT 1
LOUISVILLE KY 40203</p> | <p>美国密西根州聯絡站
P.O. BOX 6347
E. LANSING MI 48862</p> |
| <p>港澳聯絡站
香港 九龍 廣東道 501号 二樓四室</p> | <p>南美洲聯絡站
P.O. BOX 10A
ALBORADA GUAYAQUIL
ECUADOR</p> | <p>美国肯塔基州聯絡站
3385 OTTEE CREEK DR
LEXINGTON KY 40502</p> | <p>美国科罗拉多州聯絡站
690 CORORADO BLVD
DENVER CO 80206</p> |
| <p>日本聯絡站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市郵便局
46号信箱</p> | <p>加拿大温哥华聯絡站
P.O. BOX 94052
RICHMOND BC
CANADA V6Y 2X2</p> | <p>美国印第安那州聯絡站
P.O. BOX 2796
W. LAFAYETTE IN 47906</p> | <p>美国奥洛冈州聯絡站
2030 W 16th WAY
EUGENE OR 97402</p> |
| <p>欧洲法国聯絡站
3 ALLE G LEBLANC
9300 AUBERVILLIERS
PARIS FRANCE</p> | <p>加拿大阿尔伯特聯絡站
P.O. BOX 2487
DRUMHELLER AB
CANADA T0J 0Y0</p> | <p>美国新泽西州聯絡站
1404 RASPBERRY CT
EDISON NJ 08817</p> | <p>美国阿拉巴马州聯絡站
5213 GREENWOODLANE
MOBILE AL 36608</p> |
| <p>欧洲德国聯絡站
PARISER STR 52
5300 BONN 1
WEST GERMANY</p> | <p>美国旧金山聯絡站
P.O. BOX 146446
SF CA 94114-6446</p> | <p>美国北卡州聯絡站
115 WOODBURN RD
RALEIGH NC 27605</p> | <p>美国内布拉斯加州聯絡站
P.O. BOX 80755
LINCOLN NE 68501</p> |
| <p>欧洲荷兰聯絡站
DEVELSTEIN 518
1102 AK BIJLMER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p> | <p>美国洛杉矶聯絡站
P.O. BOX 565
MONTEREY PARK
CA 91754</p> | <p>美国俄亥俄州聯絡站
P.O. BOX 10747
COLUMBUS OH 43201</p> | <p>美国犹他州聯絡站
P.O. BOX 282 SLC
UT 84110-0282</p> |
| <p>欧洲英国聯絡站
P.O. BOX 58
MANCHESTER M14 6XL
UNITED KINGDOM</p> | <p>美国华盛顿聯絡站
P.O. BOX 4558
ARLINTON VA 22204</p> | <p>美国田纳西州聯絡站
P.O. BOX 576
TULLAHOMA TN 37388</p> | <p>美国康乃迪克州聯絡站
P.O. BOX 0039
STORRS CT 06268</p> |
| <p>澳洲墨尔本聯絡站
G.O.P. BOX 376F
MELBOUNE VIC 3001
AUSTRALIA</p> | <p>美国休斯顿聯絡站
P.O. BOX 740787
HOUSTON TX 77274-0787</p> | <p>美国爱荷达州聯絡站
P.O. BOX 3561
MOSCOW ID 83843-0477</p> | <p>美国新墨西哥州聯絡站
P.O. BOX 21832
ALBUQUERQUE NM 87154</p> |
| <p>澳洲悉尼聯絡站
P.O. BOX K477
HAYMARKET NSW 2000
AUSTRALIA</p> | <p>美国芝加哥聯絡站
2411 CONCORD DR
WOODBRIDGE IL 60517</p> | <p>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聯絡站
P.O. BOX 19427
BATON ROUGE LA 70893</p> | <p>美国蒙大拿州聯絡站
P.O. BOX 5065
BOZEMAN MT 59717-5065</p> |
| | <p>美国西雅图聯絡站
P.O. BOX 95802
SEATTLE WA 98145-2802</p> | <p>美国夏威夷州聯絡站
P.O. BOX 8718
HONOLULU HI 96815</p> | <p>美国密西根阿那伯聯絡站
1659 Mc INTYRE
ANN ARBOR MI 48015</p> |
| | <p>美国麻州聯絡站
47 CENTRAL ST APT 5
WELTHAM MA 02154</p> | <p>美国乔治亚州聯絡站
P.O. BOX 29712
ATLANTA GA 30359-0781</p> | |
| | | <p>美国佛罗里达州聯絡站
P.O. BOX 4572
HOLLYWOOD FL 33083</p> | |

T.P. Lee #8097. 70-81 (F)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 5

- 發行: 中國之春雜誌社
 - 美國: P.O. 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 香港: 香港九龍廣東道501號二樓四室
3-782-6772
 -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3) 849-6348
 - 澳洲: GOP BOX 376 F
MELBOURNE, VIC 3001
AUSTRALIA
 - 歐洲: PARISER STR. 52
5300 BONN 1 W. GERMANY
(0228) 679-902
- 零售價: (美) 2.50 美元 (加) 3.00 加幣 (港) 12.00 港幣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0735-8237 *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E TO CHINA SPRING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